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9

宇宙怪人
塞洛博士的秘密

E. 哈米頓著／葉振聲譯



國語注音

宇宙怪人塞洛博士的秘密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9

CALLING CAPTAIN FUTURE

E.HAMILTON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出版者□大衆書局□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〇〇〇一號□電話（〇七）五五二七六六號□發行者□大衆書局□發行人□王餘德□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登記字號局版台業〇五四五號□印刷者□美光美術印刷廠□台南市塩埕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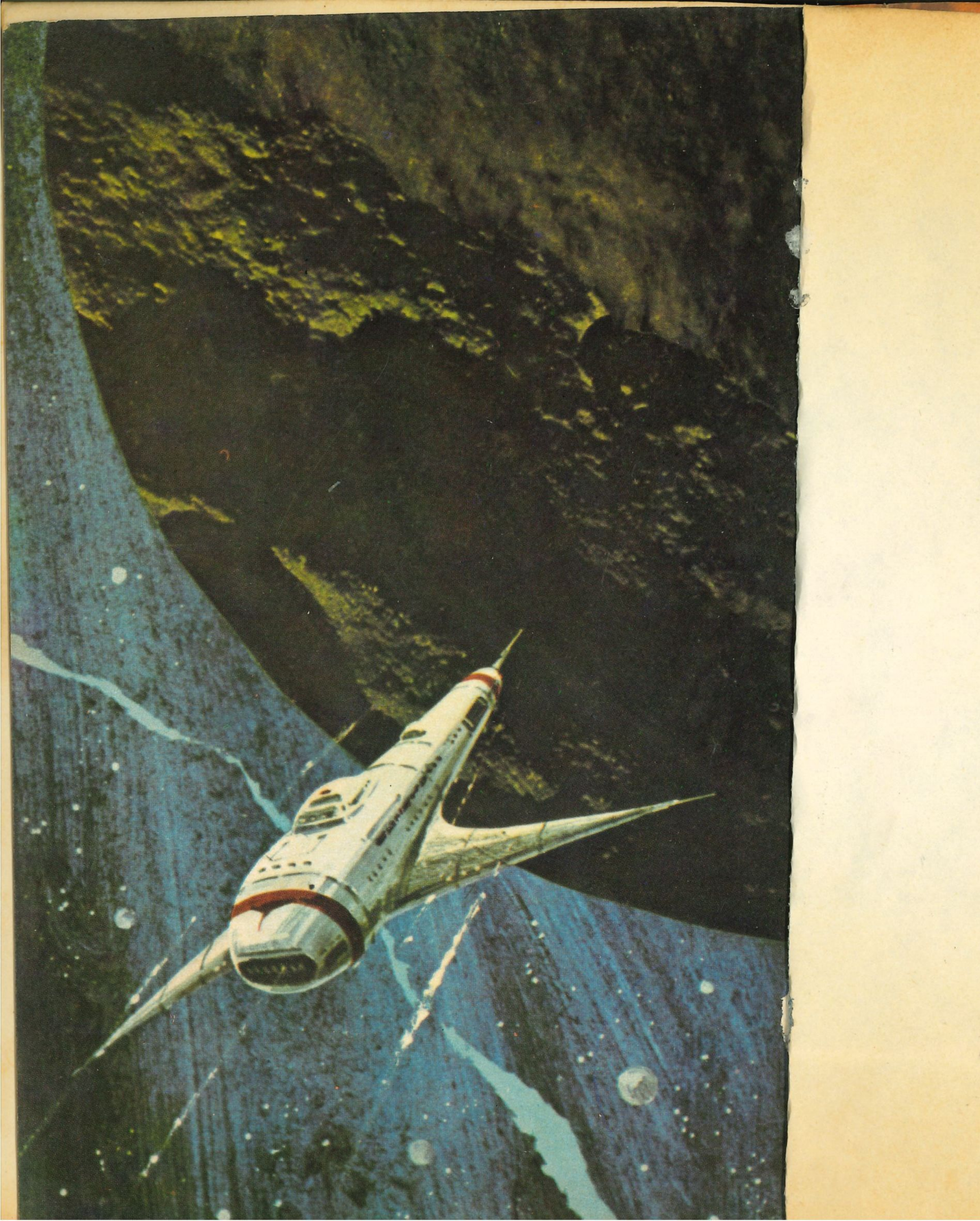
66. 12初版

譯者：葉振聲

特價八十元


國語注音・優良讀物
少年少女
(SF)
科學幻想叢書
1 恐龍世界探險記
2 神秘的地底世界
3 太空醫生
4 星際獵奇
5 海底的地震都市
6 海底十萬里
7 宇宙戰爭
8 流浪中的都市太空船
9 宇宙怪人塞洛博士的秘密
10 銀河系防衛軍
少年少女
世界大探險
1 康蒂基號漂流記
2 金字塔的秘密
3 俾哥爾航海記
4 消失在沙漠裡的古王國
5 神秘的印加王國
6 麥哲倫環繞世界
7 深探黑暗大陸
8 密林裡的安窩窪
9 向巨峰挑戰
10 太空探險的先驅—畢卡爾兄弟
11 瑪雅族文明的遺跡
12 悲劇的南極探險
二十五開本
道林紙精印
特價三五元
大衆書局印行





前言

SF是種範圍廣泛的幻想科學小說，其情節與人類生活方式相關連，帶有諷刺社會的意味，並兼備了神秘趣味之內容。

此篇『宇宙怪人塞洛博士之秘密』，雖說爲SF，卻是太空冒險傳奇的代表作品，其對以後SF的發展影響甚鉅。

太陽系首屈一指的科學家—體格健壯的費賈船長，同行的有機械人古拉克、化學人奧特以及身爲費賈船長的養育親人—亦是商策對象之腦學者西蒙等，這些不同人物所聚集而成的費賈人，爲了太陽系而大肆活躍，本書之趣味性乃是無可置疑的。

在這個令人窒息的世界裏，偶而將視野轉向太空，讀一讀以費賈人爲主角的大太空冒險小說，我想定會給予讀者清爽的感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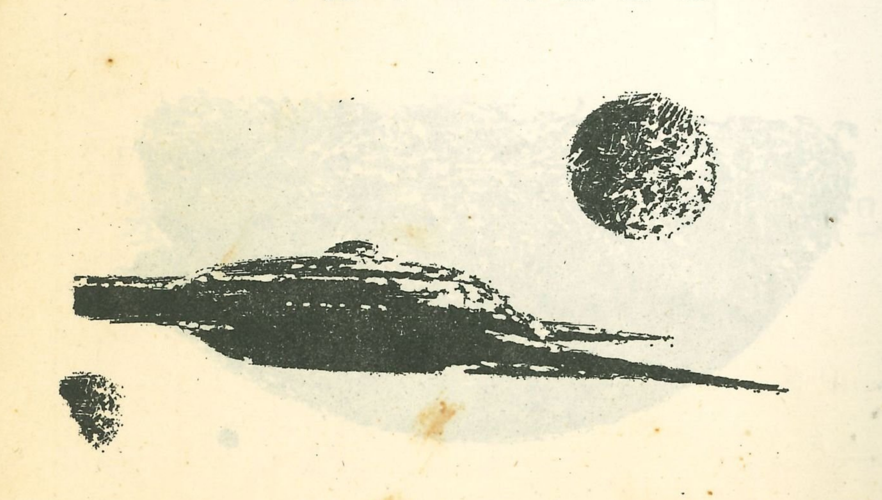
原作者

EDMOND HAMILTON

耶孟德・哈米頓於一九〇四年生於美國俄亥俄州，孩提時代生活貧困，然其天資聰穎僅以十五歲之幼齡便進入大學就讀，其性格羞怯喜讀幻想式小說，大學三年級時輟學，十九歲即開始寫小說。

作品除費買船長（Captain Future）之叢書外，尚有許多優秀的幻想科學小說（SF），現今仍活躍於文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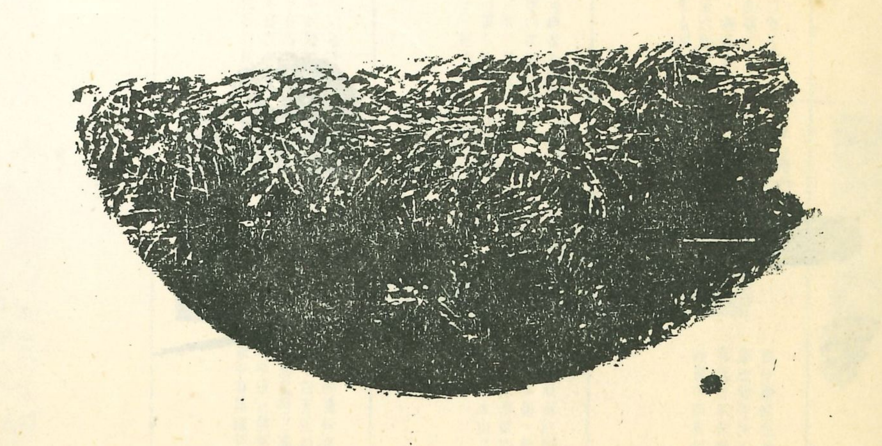
目錄



CALLING CAPTAIN FUTURE

宇宙怪人

塞洛博士之秘密



黑暗星迫近了

太空船帕拉斯現在正以全速由金星向地球航行。

在此豪華旅客船的沙龍中，隨著金星人所奏的音樂，大家一如往常快樂地跳鬧著。

此乃太平盛世的情景。突然，發生了一件不吉利的事，使人人在轉瞬間陷入急躁不安之中，這是誰作夢都沒有想到的。

在泛橋的電視收影機之前，史巴庫斯通信士正打著盹呢。

這時候，一等駕駛士進來向通信士下令道：

「聯絡地球第四太空港，就說本船入港時間是明天上午七時。」

史巴庫斯通信士立即插入電視收影機的開關。

銀幕上，馬上現出地球第四太空港主任管制官的影子。

主任管制官點點頭說道：

「帕拉斯號，明白了，請到第四太空港的第十五號船塢……。」

一語未歇，主任管制官的影像開始模糊，接著變成波紋時便迅即消失了；幾乎在同一時

間，銀幕上卻出現一個怪模樣的男人。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史巴庫斯一時竟懷疑自己的眼睛。

那個怪男人一襲黑色的衣服，額頭呈現恐怖的曲巒，黑色的眼睛洋溢著誘人般地熱情。

史巴庫斯總覺得他不像是地球人，事實上，其身上也果眞散發著某種東西，而使史巴庫斯擁有那種感覺。那男子表情悻悻然以嘶啞的聲音說道：

「我是塞洛博士，我要警告太陽系的所有住民，巨大的黑暗星已逐漸地接近太陽，如此下去，黑暗星將與太陽相撞，那一天也就是太陽系生物的末日了，你們的科學家們卻無人發現這個事實。」

史巴庫斯哆嗦著。所謂黑暗星乃是燃燒完了的恒星，亦即死的太陽，倘巨大的黑暗星向著太陽前進……。

自稱塞洛博士的男人，嚴肅地指點黑暗星的位置，然後再大聲說道：

「除非有奇蹟的出現，否則『末日』將是無可避免。而且就在以後數個星期內逼近了；然而，諸君！只有我才有能力避免它們相撞，因爲我不是這個太陽系的人。」

不知不覺中，史巴庫斯通信士已被塞洛博士的話所牽引著。



「在此危機逼臨之際，你們若想探聽我是什麼人的話，根本毫無意義，最重要的是爲了避免碰撞，希望你們能讓我隨意使用太陽系的所有機械和資料；換句話說，在這段期間內，你們應把一切太陽系政府的命令權交給我，以及我所指揮的『末日自衞團』。」

塞洛博士說完話之後，影像接著也消失在銀幕上。

史巴庫斯呆痴了一會兒。現在所說的若屬眞實，那就糟了，不管怎麼說，非避免生命之源的太陽頻於毀滅之途是不行的……。

過了一會兒，第四太空港的主任管制官又在銀幕上出現，極其驚慌的。

「喂！看到剛才的情形嗎？那個叫做塞洛博士的傢伙，擠進太陽系的全波長，而在所有的電視收影機上出現呀！」

史巴庫斯問道：

「到底是什麼呢？看起來好像不是平常人，他所說的能相信嗎？」「太陽系的末日眞的會來臨嗎？」

「笨蛋！一聽就知道是個騙人的招術罷了。」

主任管制官不屑地說道，接著便從銀幕上消失了。

這時，裝在電視收影機上方的信號器，突然尖銳地響起來。

此即太陽系政府的緊急廣播！很快地，太陽系政府報導官的影像出現了。

「全太陽系的各位，我想你們都已聽到那個自稱塞洛博士的話了，他所說的實屬揑造，依據天文學者的報告，在他所說的位置上並沒有黑暗星，也沒有發現任何怪異的物體。」

當太陽系政府報導官的影像消失後，史巴庫斯鬆了一口氣，撫著胸口喃喃說道：

「果眞是騙人的嗎？難道會是驚擾別人的惡作劇？」

說起來，這還只是事件的開端而已。

人們只當是惡作劇而放下心來，甚至謠傳也逐漸消失；另一方面，行星上的警察則爲了捕捉擾亂民心的塞洛博士，而找遍整個行星。

誠如塞洛博士自己所說並非太陽系的人類，所以那裏也找不着他的踪跡，甚至博士廣播佔用的電波，也是新電波，自是無法追查出下落。

如此經過了二個星期，卻連塞洛博士的影子都找不着，行星的警察漸漸放棄了追捕工作，他們覺得與其處理這種徒勞無功的瑣碎事，還不如做些其他事情來得好些。

正在此當兒，塞洛博士又出現在電視收影機。

「太陽系的人們聽著：你們似乎不相信我的警告，那麼最好再看一看吧！各位，請以你們的眼睛去證實，到底是我的話正確呢？抑或你們的科學家正確？」

令人怯懼的眼神，以一種昂然自得的口吻說罷，影像便跟著消失了。

由於再次的警告，遂有人立即拿出小型望遠鏡來觀測，這時候正如塞洛博士所言，確實有一黑暗的物體，騷動便在整個太陽系裏散佈開來。

塞洛博士廣播之後，太陽系政府急忙播出否定的說法。「全太陽系的各位，天文學者已發現在射手星座的方向，確有某種黑暗的東西存在，然其質量近乎零，故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此報告安撫不了膽戰心驚的人們。

「如塞洛博士所說，黑暗星畢竟是有的。」

「爲什麼我們的天文學起初都沒發現黑暗星呢？」

「如此看來，他說黑暗星向著太陽逼近是眞的了，那太陽系的末日已經逼臨了！」

當然，也有人替政府的發表辯白，事實上他們也擔心天文學家再次計算錯誤，或眞有危險。

隨著日子的消逝，相信塞洛博士警告的人日益增多，他們開始加入塞洛博士所說的『末日自衞團』。

『自衞團』是每個人在袖子上戴一黑色鐵餅徽章，在太空船的船頭掛上標幟，而且，太陽系的每個行星之間若想增加伙伴的話，也可以任意調度，當然，給予塞洛博士支配所有太陽系的權利，其目的乃是想防止『末日』的來臨。

離塞洛博士第二次廣播約過一個星期之後，有人深信塞洛博士一定會再度廣播，而打開電視收影機的開關一直等待著。

似乎爲報答其期待一般，塞洛博士又出現了。

塞洛博士咆哮似地叫喊道：

「太陽系的所有住民聽著：你們的天文學家雖然發現了黑暗星，卻主張沒有什麼危險，這是怎麼回事呢？根據我所收集的情報，那些天文學家們早已將其家族隱藏起來了，他們打算在大碰撞發生後，回到某些殘存的行星上，這是多麼卑鄙的傢伙呀！他們的話不能相信，能夠拯救此太陽系之危機者，只有我一人。」

當穿黑色衣服的塞洛博士之身影一消失，太陽系政府的報導官又立即出現在電視收影機

上，唯此次與過去不同，他痛苦似地皺著眉頭，聲音也顯得軟弱無力。

「全太陽系的各位，的確有幾個天文學家和其家人已經下落不明，然從那些人平時的言行來說，足可斷言，他們是不會把自己隱藏起來的，他們並非卑怯的人，請不要聽信塞洛博士的謬言。」

可是，人們再也不聽政府的勸告了。

「說什麼不要相信，沒有危險？豈有此理，沒有人會再相信政府的話了。」

「就是說嘛！與其相信爲避免危險而逃之夭夭的天文學家，不如相信塞洛博士的話，這有什麼不對？」

「我以前是站在信任政府所發表的一方，但現在再也無法忍受，畢竟危險已逼近了呀！再說，知道避免災禍方法的人，只有塞洛博士一個人啊！」

恐懼的心理趨使著盲目的民衆，要求政府把命令權授予塞洛博士。

當天晚上，在太陽系的所有行星上興起了示威運動。

尤其是太陽系政府的首都紐約，更是擠滿人山人海的群衆。

「立即罷免總統和評議會！塞洛博士是我們的救星！同胞們加入『末日自衞團』吧！」

人們齊聲吶喊著，恐怖的暴動氣氛瀰漫了整個廣場。

傑姆斯・佳舒總統從自己的房間，俯視著下面瘋狂般的人群。

總統面露憂慮緊張的神色，向秘書波尼爾喃喃說道：

「騷動如再加大，政府就要被推翻了，塞洛博士有辦法唆使這些人們，實在很不簡單。」

波尼爾秘書滿懷狐疑地搖著頭說：

「不過，總統，塞洛博士只是善於唆使而已嗎？當我們的天文學家使用最大的天體望遠鏡，都無法發現黑暗星時，那個人卻已發現了呀！」

佳舒總統點點頭。

「嗯！連我也無法瞭解這一點，為什麼只有他有辦法發現黑暗星呢？不管如何，我們絕對不能把人民所推舉出來的政府，轉讓給一個煽動民眾、意圖以暴力奪權而又來歷不明的人。事實上黑暗星質量，根本小得不足造成危險。為何人民就不肯相信政府的話呢？」

正在此時，行星警察首長荷克・安達斯喘噓著跑進來。

「總統閣下，我們的力量已無法攔阻蜂擁而來的群眾，他們紛紛擁進其他行星的政府機



關，並發生駭人的騷動。照此情形看來，不到一個星期，太陽系政府將會落入塞洛博士手中。」

佳舒總統頓時臉色發青。

因爲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也不驚慌的安達斯首長，都說出那麼沒有信心的話了，就可以想像到事態的嚴重性。

佳舒總統問道：

「無法捉到塞洛博士嗎？」

「已經無計可施了，一點主意也沒有。」

「那麼，下落不明的天文學家喬治和葛利瑪他們呢？」

「也是全然不知。」

安達斯首長無奈的答著。

佳舒總統目不轉睛地仰望緩緩上升的明月，喃喃地說：

「能夠拯救太陽系政府危機的人，只有一個人。」

波尼爾秘書恍然大悟似地，大叫起來。

「是費賈船長嗎？」

「是的，就是費賈船長和其三個奇怪的伙伴，他們都是費賈人，波尼爾趕快向北極發出指令，要他們盡速點燃信號燈。」

三十分鐘後，在北極凍源上，已燃起了巨大的鎂光燈。

這正是通知在太空某處的費賈船長及其伙伴的求救信號。

『費賈船長—快回答呀！』

無論距離多遠的任何一處宇宙空間，都能清晰地看到那盞炬火。

費賈船長及其伙伴

那時候，費賈船長正在月世界基柯克雷塔的個人研究所裏。

在基柯克雷塔的火口底處，有像圓寶石的某種東西正閃閃發光著。那就是費賈船長研究所的大窗戶。

研究所裏，滿是太陽系第一流天文學家的精巧設備和機械。

當機械的旋轉聲平息之後，傳來兩個人的聲音：

「開始實驗吧！西蒙。」聲音非常清晰。

「再等一會兒，卡茲斯。」

另一個人的聲音聽起來不太像人聲，而好像是嘶啞夾雜著金屬摩擦似的嘎吱聲。

這是不足爲奇的，因爲發出聲音的人西蒙·萊特，只是一個活著的腦而已；換句話說，西蒙沒有軀體，爲了不讓他的腦細胞死去，而被裝進一個特別的四角形透明箱裏。

同時，在箱子上並裝有代替嘴巴的擴音器，以及代替眼睛的瘦長突起透鏡管子，更有代替耳朵的接收器等。

至於先前的清晰聲音，則是發自卡茲斯·紐頓，他是個肩膀寬濶、身高約有二公尺的魁梧青年，清秀而呈淺黑色的臉，閃著智慧的眼神，一看就明白卡茲斯是位卓越的天才。

卡茲斯左手帶著一只大戒指，其上的九顆鑽石，是以超小型原子力慢慢環繞於中央鑽石的四周。

當然，正中央的鑽石代表太陽，其餘九顆則表示太陽系裡的九個行星，而戒指的主人正是費賈船長。

那時候，卡茲斯與西蒙正着手於把銅變成無雜質硼素之實驗，這項實驗如果成功的話，

將無需出外找尋那爲數甚微的硼素，實在是一項重要的發明。

終於進入實驗之最後階段了，從掘岩築成的研究所一隅，傳來陣陣激烈的叫嚷聲。

一者是像機械所發出那種吱吱的聲音，另外一者則像磨擦所發出的咻咻聲。

卡茲斯·紐頓——費賈船長非常生氣似地叫喊道：

「古拉克和奧特又開始吵架了，爲什麼他們兩人總是合不來呢？古拉克！奧特！」

很快地，兩人已進到研究室裏來。

古拉克是個身高二公尺以上機器人，他那粗壯的雙臂隱藏有太陽系最大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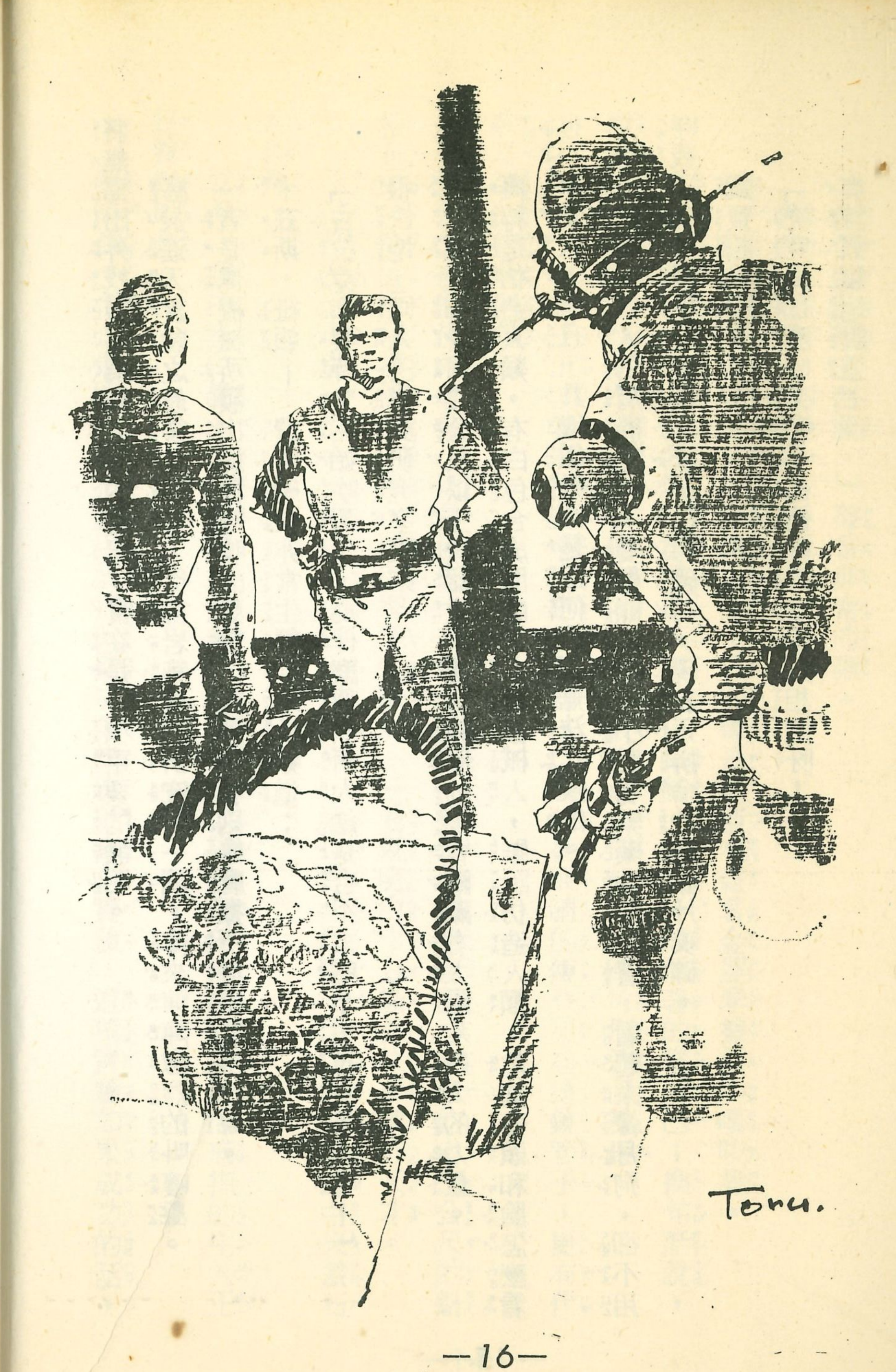
奧特是仿造人類，有白色合成肌膚之人型機械人，雖說仿造人類，然其光頭和臉怎麼看也不像是人，而且，其機敏動作是任何人都無法比擬的。

古拉克機器人的肩膀上，一隻像熊的灰色小動物緊緊地伏貼著，看起來像月狗，卻不用呼吸，且其堅硬的牙齒能咬碎任何礦石。現在正拼命地把銅片咬碎。

費賈船長說：

「究竟爲什麼吵架呢？你們就那麼難以相處呀！」

奧特氣瘋地說道：



「我叫古拉克不要飼養這隻檢來的月狗依依庫，因爲依依庫一來，就把我最珍愛的手槍吃掉，這已不是第一次了，可是，這傢伙竟不想丟掉！」

機器人古拉克用他那粗壯的金屬手臂，一面撫著依依庫一面說：

「因爲奧特不是人類，所以，他不了解我們人類飼養寵物的心理呀！」

奧特更加懊惱地說：

「不是人類？無論誰看了都會說我是人類呢！像你才是個不值錢的金屬塊，還想說些什麼！」

「金屬塊？」

費賈船長急忙插入中間把兩人推開。

「好了，好了，我們不都是同志嗎？」

這時候，活腦西蒙·萊特說：

「是啊！你們經常爲誰像人類而吵架，那有什麼意思呢？最好看看曾是人類的我吧！雖然我沒有人類的軀體，然而畢竟和你們一樣，是費賈人之一啊！這才是最重要的。」

正如西蒙所說，他們三人是與費賈船長共同維護太陽系裏和平正義的費賈人。

這些費賈人更是把卡茲斯·紐頓培育成卓越青年的大功臣。

距今二十五年前的二十一世紀，太陽系全體已變成一個國家了，每個行星或衛星上，都建立了許多大大小小繁榮的都市，唯獨月球仍然荒涼不堪。

卡茲斯的父親羅傑·紐頓博士和母親耶蕾奴，為了避免別人的打擾以便專心從事於研究。即邀同他們的密友——活腦西蒙一起遷往月球。

西蒙是有名的科學家，不幸染患疾病，就在斷氣前的一剎那，羅傑·紐頓博士取出西蒙的大腦，裝入一個特製的箱子裏，以期讓大腦不致死亡。

羅傑他們移居月球不久，費賈船長卡茲斯就出生了。

在這段幸福快樂的月球生活中，羅傑與西蒙先後製造了機器人古拉克，和人型機械人奧特。完成不遜於人類頭腦，同時較之人類更為勇敢、誠實的機械人，乃是羅傑博士的理想。

當理想實現時，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想要竊取羅傑之發明的惡徒們前來偷襲研究所，並殺死羅傑及其夫人耶蕾奴。

耶蕾奴夫人臨終托孤給西蒙·萊特以及古拉克。囑咐他們把卡茲斯培育為一個抗拒邪惡保護忠良，勇敢的人。

從那時候開始，西蒙他們便悉盡全力地養育卡茲斯。

西蒙把本身所擁有的卓越科學知識，全部授予卡茲斯，而且還把他培養成一個凌駕其上的科學家。

太陽系中首屈一指的大力士古拉克機器人，則把卡茲斯鍛鍊成超人般的魁梧體格。

另外，手腳靈敏而又善於化裝的奧特，則訓練他在任何時機之下，均能快捷靈敏地使身體運用自如。

如此一來，向危害太陽系人們的惡徒挑戰的勇敢、正義之士——超人費賈船長便因此產生了。

這個費賈船長及忠實的費賈人，共同製造了太陽系中速度最快、性能最好的太空船——慧星號。

他們向太陽系政府宣言，願走遍行星與惡徒們爭鬥到底。起初，太陽系政府對於費賈人的提議，還是半信半疑；然而在一次次危險發生時費賈人卓越的表現，終贏得了太陽系政府的信賴而成為太空救難中心。

因此之故，卡茲斯由衷喜愛這三個忠實的伙伴，也更尊敬他們。

卡茲斯愛憐的說：

「你們兩人對我來說，可是比人還要重要啊！怎麼儘是吵架呢……」

這時，西蒙冷不防地叫吶道：

「信號呀！」

西蒙的透鏡眼睛透過頭上的玻璃窗，注視著漂泛在太空中的碧綠地球。很快地其他三人也注意到了；那是在北極的某處，一盞光芒忽明忽滅地閃爍著。

費賈船長突然嚴肅起來：

「太陽系政府正在呼喚我們！總統呼喚我們的話，一定是很重大的事情。趕快，乘上『慧星』！」

活腦西蒙說道：

「古拉克，把我搬走。」

機器人古拉克迅速提起西蒙，一手抱住月狗依依庫，飛快地跟在費賈船長及奧特後面，那些無謂的爭吵不知溜到何方了。

兩個小時之後，慧星號已著陸在紐約政府大廈的頂樓。

發現在底下廣場上，衆多的群衆與警察人員正互相地擠成一團。

費賈船長咬住下嘴唇，然後說道：

「似乎發生相當迫切的事了。喂！趕快！」

費賈人迅即到達總統的房間。

在房間裏的佳舒總統、波尼爾秘書和安達斯行星警察首長，一看到卡茲斯和費賈人，如釋重擔的大舒一口氣。

「只要費賈船長一來便不成問題了。」

卡茲斯問道：

「發生了什麼事呢？大樓前面的群衆們究竟要求什麼呢？」

總統喜形於色的叫著。

「他們要求把太陽系政府的指揮權，全部交給塞洛博士及其伙伴。」

「塞洛博士？那傢伙是何許人？」

卡茲斯一問，波尼爾秘書便非常驚訝地說：

「你沒聽到塞洛博士的廣播嗎？聽說太陽即將和黑暗星相撞毀……，已有百分之九十的居民相信博士的警告。」

費賈船長說：

「我們一直在進行新的實驗呀！你所說的那顆黑暗星是什麼呢？」

於是，總統便很快地把過去所發生的事情，毫無遺漏地說出來。

船長喃喃地說：

「西蒙和我會立即觀測那顆黑暗星，不過，最主要的必須抓住塞洛博士，然後粉碎散佈的謠言，澄清事實眞象。」

安達斯首長絕望地搖著頭。

「正因爲無法找出塞洛博士的居處而困惑不已啊！不僅如此，就如總統所說那樣，天文學者一個接一個地失踪，大約一個鐘頭以前，金星天文台的肯恩博士也告下落不明了。」

船長說：

「那些失踪的案件一定是塞洛博士幕後策劃的。我們立刻駛入金星，找找看有沒有線索。」

這時，電視收影機的警報器突然響了。

安達斯首長一面跑近電視收影機，一面說：

「是金星來的聯絡！大概是負責肯恩博士之情報員的通知吧！」

首長打開收影機的開關。

只見銀幕上出現一位黑髮、美麗而可愛的地球少女。

船長不由得叫喊道：

「是瓊．蘭多露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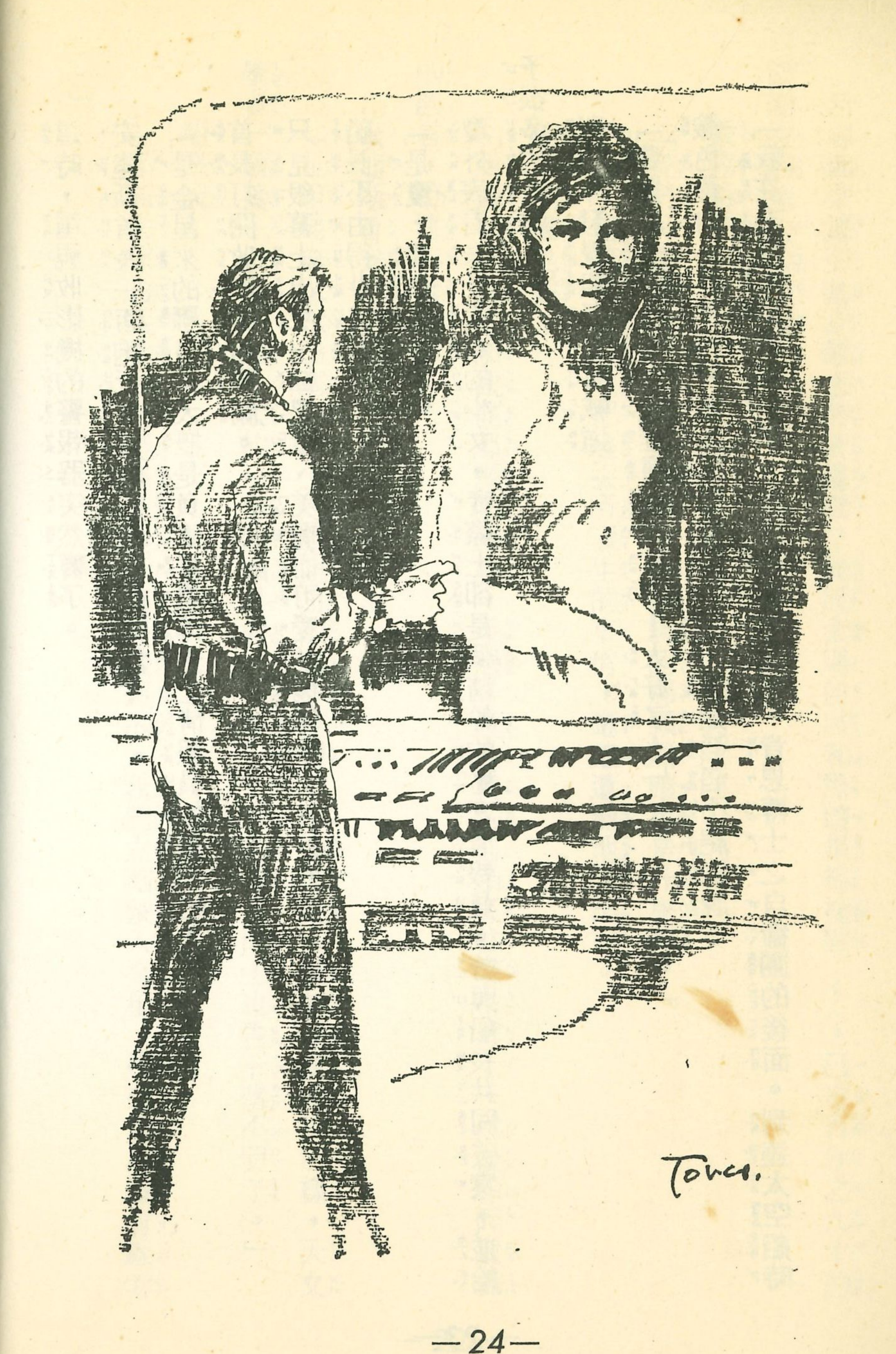
瓊外表看來是柔弱的少女，實際上卻是個精幹的秘密情報員。曾與船長共同破案，並給予很多的幫助。

對方亦發覺船長而叫喊道：

「費賈船長呀！你也處理這宗案件嗎！太好了！」

臉色蒼白，眼睛因興奮而閃閃發光的瓊，開始滔滔不絕地說：

「我在金星上找到線索了。我跟踪綁架崁斯．肯恩博士之自衞團的後面。到達太空船時



，聽到他們說下一個目標是火星的天文學家卡托拉……」

說到這裏，突然停頓下來，然後叫喊道：

「被自衞團那些傢伙察覺……。」

瓊的身影倏地從銀幕上消失。接著聽到房門損壞的聲音，以及駭人的驚叫聲，然後銀幕完全變黑。

船長叫喚道：

「瓊！瓊！」

「自衞團發覺被瓊跟踪，便打算把肯恩和她一起帶走，卡茲斯！」西蒙說。

化粧的能手

過後不久，船長和費賈人所乘坐的慧星號，寂靜無聲地抵達火星的西吉魯斯市。

『末日自衞團』所要綁架的卡托拉，就是西吉魯斯市的天文台台長。而船長的計劃，是在自衞團來臨之前設下埋伏。

活腦西蒙狐疑似地說道：

「那些傢伙一定知道瓊，已把他們的計謀告訴我們了，他們還會大大方方地來嗎？」

「那怎麼辦？不管他們是否以為瓊已通知我們，反正做看看吧！他們到這裏時，應該會帶瓊和肯恩博士來充當人質，所以，如果進行順當的話，便可望扭轉乾坤。」

船長這麼一說，機器人古拉克也和聲道：

「就是啊！以我們的力量將不難捉住他們。」

船長笑著說：

「不過，古拉克，這次我要你和西蒙留在慧星號上。」

「這麼說，就只剩你和奧特兩人？為什麼我不能去呢？」

奧特故意為難地回答說：

「像你這種破爛的機器人，若在村子裏走動，將立即被敵人察覺；這點你難道不知道嗎？你就和你那隻瘋狂的愛犬暫時看家吧！不過，那隻瘋狗若再咬我的機器，我可要把牠扔到宇宙空間了。」

月狗依－依庫一面依偎在古拉克的手臂裏，一面瞪著眼睛咬牙切齒。由於月狗是在沒有空氣和聲音的月世界裏長成，所以牠往往以精神感應來了解對方的意思。

船長不顧又要吵嘴的古拉克和奧特，而向著被放置在特別台上的西蒙說道：

「我們出去的這段時間，請你先仔細地觀測那顆黑暗星好嗎？」

慧星號同時也是一座空中的研究所。除了種種精密的機械外，還具備有收藏在微粒子底片裏足可令人驚訝的書籍。

如果以古拉克為助手，並利用那些機械來觀測的話，西蒙絕對比任何一位天文學家，更能把握事實的眞象。

船長帶著奧特，在冰寒徹骨的火星黑夜裏前去天文台。

在火星的夜空上，福勃斯及第莫斯兩顆月亮正閃閃發光著。西吉魯斯市則到處聳立上寬下窄的建築物。

火星上任何一個都市都是如此。

經過市中心時，雲集的人們正在喧嚷著關於塞洛博士想拯救太陽系的事情。

費買船長顯出抑鬱的臉色，喃喃說道：

「這已不容再忽視下去了；不早點抓到塞洛博士，制止那騙人的廣播是不成的。」

船長和奧特沒多久已到達西吉魯斯天文台了。

天文台是建築在郊外的沙漠起源附近。

在微暗的天文台裏面，一個禿頭、紅肌膚的火星人，正在天體望遠鏡旁邊的桌子上。專神地計算著。那個火星人一發覺潛近在背後的船長和奧特時，便哀叫了一聲。「你，你們是什麼東西呀！」

如果看到奧特那不像人類的樣子，當然會驚訝不已。

當他再看到船長左手指上的大戒指時，火星人便叫喊道：

「費買船長！」

「是的。你是卡托拉天文台長吧！」

火星人用力點著頭。

「是的。你怎麼會到這兒來呢？」

「自衞團那批人，想來拐騙你；現在大概也已經到了吧！」

「你，你說什麼！」

卡托拉驚慌地瞪大眼睛。

船長說：

「請不用擔心。我的同伴奧特，將充當你的替身。」

說著，回頭轉向奧特說道：

「來吧！奧特。化裝成這個人。」

奧特點點頭，同時從掛在腰帶上的四方形容器裏，取出化裝用的道具。然後，把特製的化學油擦在頭部及身體各處。

其動作之敏捷，實在是難以形容的。

奧特那純白的合成皮膚，由於化學藥品的作用而變軟；皮膚一變軟，便能夠像黏土一般，任意地改變臉形，或身體各部分的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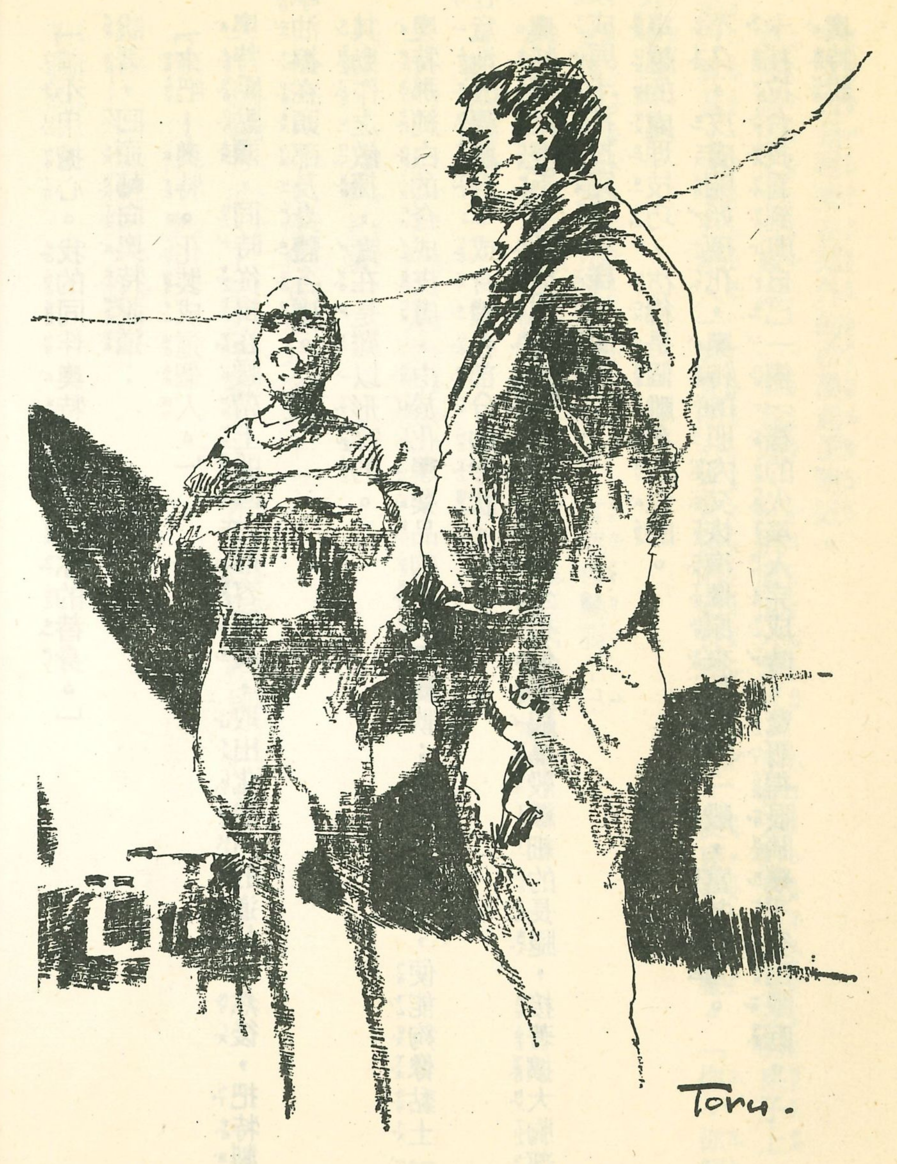
奧特揮動雙手，首先把脚變成與火星人完全相似的鶴鳥般纖細的長腿，接著擴大胸部，再做成與卡托拉完全一樣的臉。

卓越的處理技巧，彷彿是個雕刻家似的。

不久，皮膚開始硬化，奧特的肌肉又恢復像原來的橡膠一般，富於彈力。

卡托拉台長看到與自己一模一樣的火星人完成時，驚訝得眼睛幾乎突出眼眶。

奧特說：


Toru.

「化裝好了喲，船長。」
那聲調也與卡托拉完全一樣。
船長開口道：
「卡托拉台長，今晚奧特將代你工作，請你立即回家去吧！」
卡托拉不解地搖頭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我也不十分明瞭，反正，就聽你費賈船長的話吧！」
卡托拉一走出天文台，船長便命令奧特，說：
「他們的太空船若在這個圓屋頂的外邊著陸，一定會留下幾個人在船裏，其餘的人則來這裏；假使猜想不錯，你須儘可能與他們騷擾，拖延反抗時間；我好利用這個空檔潛進太空船，救出瓊與肯恩博士。」
「這樣不行，船長。那太危險了，還是連絡行星警察來得妥當。」
船長搖頭道：
「若那樣的話，瓊他們可能會被殺掉的。諾，看你的了！你到望遠鏡那邊，裝出天文學者的樣子吧！」

「真沒面子呀！比起坐在這裏看著望遠鏡，我已經知道更遠的行星呢！」
船長一面嗤嗤地竊笑，一面走出天文台，蹲在後面的陰暗處，並拔出質子手槍，目不轉睛地等候著。
不一會兒，當火星的月亮福勃斯，在地平線上消逝時，船長發現在頭上的星海中，有某種物體慢慢地旋轉著。
費賈船長正以為大概是火星的貓頭鷹時卻又立即聽出那是火箭引擎的微微響聲。
「一定是自衛團的太空船！終於來了吧！」
太空船一面滴溜溜地盤旋著，一面向著天文台降落下來。由於關掉了燈光，並減少火箭的噴射而降落之故，看來彷彿是艘黑色的幽靈船。
太空船在距離天文台很近的地方著陸了。船腹的門一打開，迅即約有十人左右，一個一個跳下來。
其中兩人站在外邊看守，原子槍被寒冷的星光照得閃閃發亮。
其餘的人躡著手腳，悄悄地走向天文台。乍看之下，似乎是地球人，在灰色服裝的肩帶上，掛著自衛團的黑色圓標幟。

「好，就是現在了！」

船長從合金製成的皮帶上，取出一個圓形的小東西。

那是一種使附近的光線發生折射，而看不見自己身影的機器；在船長所發明當中，堪稱爲卓越武器的一種。

然而，這種作用只能持續十分鐘而已；換言之，只能在這十分鐘之內，救出瓊他們的。

船長把那個機器掛在頭上，然後一按鈕，便有如雲霧覆罩一般，眼看之下開始變得透明了。

從天文台那邊，傳來奧特模仿卡托拉之叫喊聲，大概奧特正在儘量拖延時間吧！

當身影完全看不見時，船長本身也同時變得什麼也看不見。因爲所有的光線，都在自己的周圍折射的緣故。

所幸，船長早已把附近的景象完全記在腦海裏，以後則全憑直覺行動了。

船長悄悄地鑽進兩個看守人中間，並登上昇降口的樓梯潛入太空船裏。

接著，又靜靜等待身影顯現出來，雖然在這裏也可以隱藏身影，但是如果看不見前面任何東西，也是枉然的。

天文台這邊，似乎仍舊大聲騷嚷著，唯這畢竟是有限的。

不久，當隱身消失時，船長急忙由通道走向船頭，他猜想瓊他們一定被關在船頭那邊。

突然，一個自衞團團員從船室走出來；對方剎時嚇得目瞪口呆，凝視著船長；隨後又立即伸手取出腰際的原子槍。

然而，費買船長比他更快了一點；那時候已扣動質子手槍的板機了。

對方一下子倒地不起。因爲不想殺他而事先減弱了馬力，所以只是昏倒過去而已。

再稍往前走，有一扇面對著通道的門被鎖住了。

船長突然感覺異樣便立即啓開門閂，打開房門一看。

裏面一片漆黑，但有兩個人被關在那裏。

一個是地球的少女，抱著頭坐在地上；另外一個是身材短小的金星人。

「瓊！琰斯肯恩博士！趕快逃走呀！」

船長低聲催促道。

發現船長的瓊，不由得發出欣喜聲：

「呀！船長！我知道你一定會來救我們的……！」

「噓——！被聽到的話怎麼辦！」

然而已太慢了。

船內響起吵雜的喧嚷聲。

「好像費賈船長潛進來呀！」

自衞團的團員們紛紛地跑向這邊來了。

船長發射質子手槍，立即有半數人員倒下來。

其餘的人則大聲向天文台方向喊道：

「這是費賈船長的圈套呀！趕快回到船上來呀！」

船長想以最快的動作去解決其餘的團員，便拿起質子手槍跑向前去。

對方一個身材矮小，相貌醜惡的地球人，對準船長打出一團粉紅色，而又蠕動不已的東西。

瓊哀叫一聲：

「鋼索蛇！船長，小心！」

那些粉紅色的蛇群已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纏繞住船長的手腳，同時以極大的力量

開始勒緊。其他的蛇群也纏住瓊和肯恩的軀體。

那正是土星上一種叫做鋼索蛇的蛇。惡徒們常將之飼養馴服以便充當武器。

只要被那東西纏上，即使是船長也毫無辦法。不過費賈船長仍然拚命掙扎。

相貌醜惡的矮個子，向著船外叫道：

「卡拉庫，趕快回來！不要再管卡托拉台長，馬上要昇空了啊！」

太空船的噴氣引擎，開始發出劇烈響聲。

從天文台裏慌慌張張跑出來的好像是領隊的高大男子及自衞團團員，急忙跑回太空船。

這時候，太空船便載著正掙扎得暴躁不已的費賈船長，開始上昇了。

正當此時，突然以飛快速度衝過來的奧特，瞄準正要上昇仍然敞開著的艙門，一躍跳了上去——雙手扳住門之邊框。只有人形機器人奧特，才能夠有如此令人驚訝的跳躍能力。

有一個自衞團團員誤認奧特是卡托拉台長，立即彎下身子，設法拉他上來，被鋼索蛇纏住的費賈船長叫喊道：

「小心呀！」

奧特以及從上面抓住他的手的男子，拚命不使其滾落出猛烈搖盪的船體外面。

接著太空船傾斜得更加厲害；奧特和那個自衞團男子受此影響，那一瞬間，便被拋到太空船外邊的黑暗宇宙了。

趕快！

「奧特！」

費賈船長悲慟的驚叫著，拚命地扭動身體。五、六條鋼索蛇，卻更加有力地勒緊身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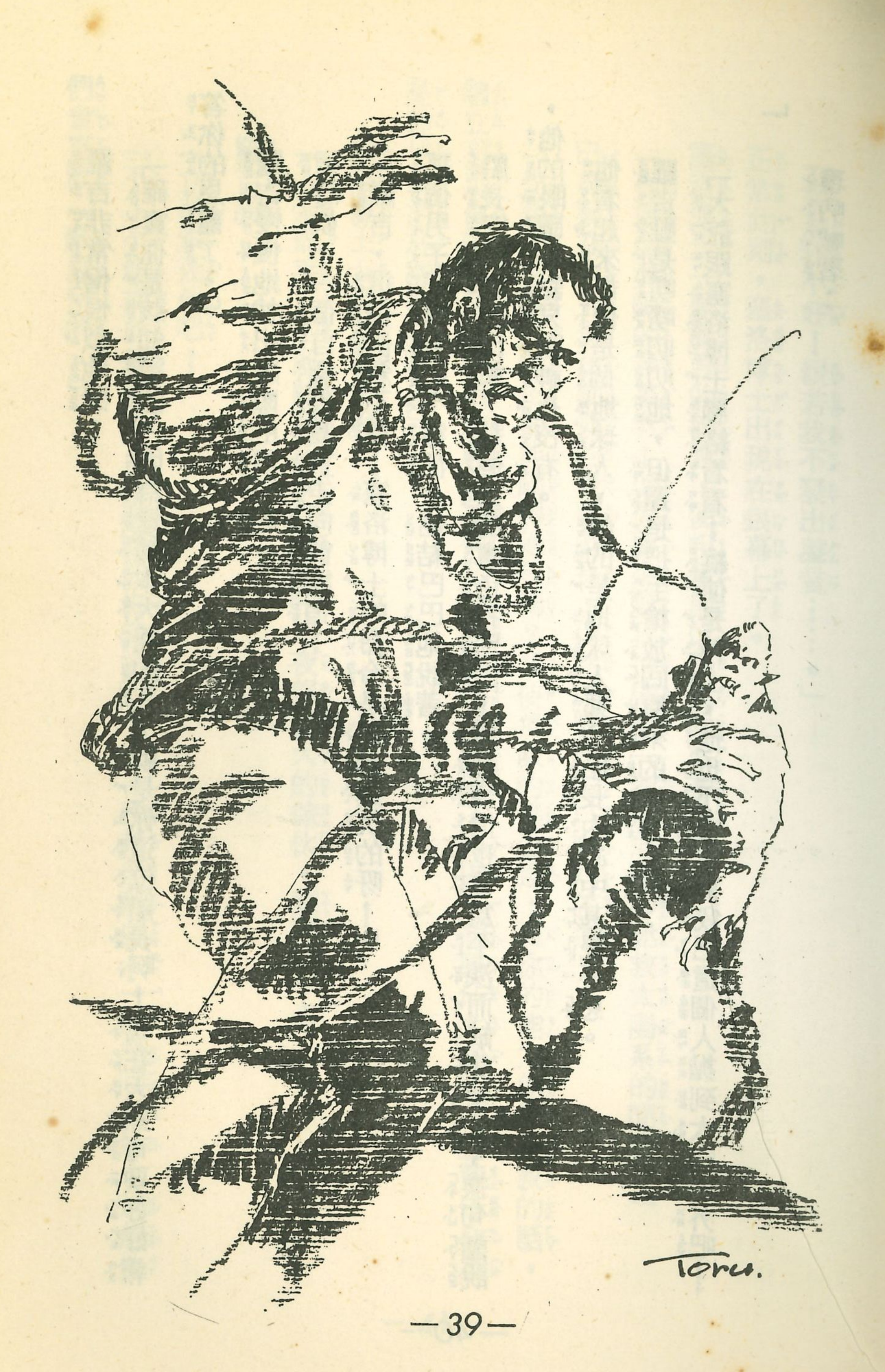
這時候，相貌醜陋的矮個子走過來了；在其旁邊的是剛才被叫做卡拉庫的高大男子。那高大男子魁梧的身體上，孤零零地附上那顆看來愚蠢的小腦袋。

矮個子盡情地踢著船長的身體，然後譏諷地笑著：

「活該！你想設下圈套來捕捉我們，自己卻被逮捕了！這就是所謂的費賈船長啊？」

船長毫不畏縮地瞪視著矮男子說道：

「羅吉！我認得你！你是以壞主意著稱的化學家。你在卡拉庫身上注射賀爾蒙，使他變成巨人，好跟你狼狽為奸；五年前，以無期徒刑之判決和卡拉庫一起被關在冥王星之衞星的流刑星——凱路貝爾斯。」



羅吉非常憎恨似地說：

「確實你是該知道的。因為逮捕本大爺的人，就是你這位船長啊！現在大爺可要好好報答你的恩寵了。」

羅吉慢慢地拔出腰際的原子槍。

這時候，一個自衛團團員走向前說道：

「羅吉，這傢伙殺不得！塞洛博士的命令是不能違抗的呀！」

那個男子好像舌頭不靈活，結結巴巴地說著。

船長突然感覺出來，那個人的膚色特別白，臉部表情也甚為平淡而缺少變化；換句話說，他的眼睛一點兒眼神也沒有。

他看起來好像是個地球人，眞的是地球人嗎？船長內心中甚覺疑惑。

羅吉雖是嘮嘮叨叨地，但還是把手槍放回原來的地方，說：

「大爺跟塞洛博士聯絡看看；縱使是博士，他也不會反對我把這個人拋到太空船外吧！」

瓊吶喊著：

「都是我不好！假若我不發出聲音……。」

正當此刻，塞洛博士出現在銀幕上了。

塞洛博士一聽羅吉的報告，便粗暴地以低沉的聲音說：

「你這個混帳的多事者！偏偏要來管我這個唯一能從危險中拯救太陽系的閒事！」

已經躺在地上無法動彈的費賈船長，仍然以輕蔑的口吻回答道：

「你想那些騙人的招術能瞞得過我嗎？假使危險的確逼臨，而你的能力能夠拯救的話，請立刻把你的力量提供給政府，如何？設若你不這麼做，那就是想霸佔太陽系，我警告你還是趁早打消那種野心吧！」

塞洛博士大發雷霆地說：

「本大爺手下的敗將還敢警告我！哼！夜郎自大的傢伙，醒醒吧！」

羅吉說：

「立刻殺死他吧！」

「不，不能如此便宜他。其原因你也知道吧……。和其他那些人一起帶回基地；我想他們會喜歡『敵屋』的。」

「『敵屋』嗎？那太好了！」

羅吉意味深長地嗤笑著。

塞洛博士附加一句：

「可決不能讓他逃跑呀！費賈船長是個脫逃的名人啊！」

「讓本大爺看守的話，一步也別想走動。」

羅吉憎恨地說完，塞洛博士的身影便從收影機的銀幕上消失了。

羅吉命令道：

「再把這三個傢伙拋進剛才關著肯恩他們的倉庫裏。」

卡拉庫輕輕鬆鬆地扛起費賈船長，卡拉庫是個力量相當大的大力士。

其餘的團員，則分別扛著瓊和肯恩博士。

將三人拋進倉庫之後，羅吉便沒收了船長掛在腰上那合金製成的皮帶以及質子手槍，然後，羅吉又取出一個小機器，並打開開關。

就在那個當兒，結紮在三人身體上的鋼索蛇突然鬆開來，而且離開他們的身體。那些鋼索蛇，飛快地爬回站在走廊上羅吉所拿的大袋子裏。

機敏的船長未錯過那個機會，突然衝向房門。然而，幾乎同一個時間，入口房門喀嚓一聲被關起來。

小個子的金星人——崁斯肯恩博士，好不容易站立起來，怒氣冲冲地叱叫道：

「好不講理的傢伙。竟把在南金星天文台發現凱黑德星雲的我，當作馬鈴薯袋子一般地看待。」

瓊說：

「都是我不好，如果我不叫出聲音……。」

「不要再說那些了，你也建立起提供線索的大功勞，倒是我和奧特的作戰失敗了。」

「那麼，奧特大概沒問題吧！」

「我也正擔心著他呀！不知奧特……。如果奧特的身體不碰到某些東西的話，那些惡徒也會把他摔下去的！」

船長緊閉著嘴，崁斯肯恩則說：

「我們要怎樣才能逃出這個房間呢？」

船長微笑著說：

「肯恩博士，再危險的經驗我都嚐試過了，而且安全殺出重圍。」

船長說完之後，隔著窗戶往外面看了一看。

火紅的火星逐漸地與太空船相距愈遠了。

「似乎是向著太陽系盡頭行駛的樣子；若依照這個路線看來，現在的目的地，應該是天王星或冥王星；如此的話，塞洛博士的基地一定在那附近了。」

瓊問道：

「那些自衞團的團員們，除開羅吉和卡拉庫之外，其本來面目的確是地球人嗎？剛才我碰到其中一個人的手時，總覺得有點不對勁呢！」

船長皺起眉頭說：

「如果……。不，現在最重要的還是設法逃出這裏。」

僅管如此，然而合金製的腰帶卻已被沒收了。在那腰帶上藏有秘密隱蔽的口帶，當窮途末路之際，拯救船長脫身的種種道具都收藏在裏面。

總而言之，想要逃出這裏，唯一的辦法就是打開這扇房門。如果砸碎窗戶，則轉眼之間空氣馬上消失，他們必定瞬即死亡。

然而想破壞這扇從外面被上了鎖，而又是以整塊金屬板所作成的房門，是相當不可能的了。

這時，船長點點頭坐了下來，並取下左手所戴的大戒指；然後非常小心地拆開來。

肯恩焦急似地問道：

「到底在幹什麼呢？」

「這只戒指裏面有一個極小的原子能引擎；我正想把它取出來呀！」

「那麼小的引擎，你說有什麼用呢！」

船長只是微微地笑著，一句話也不回答地繼續分解戒指。

不久，肯恩又說：

「好像越過木星的軌道了，脫逃的計劃能成功嗎？」

船長一面站起來，一面回答：

「嗯—。不太能順利地完成；不過，我已製造一顆小原子球了。這個東西在幾分鐘之內，將會放出原子能，以便完全燒毀這扇房門以及門閂。」

唯肯恩仍然滿臉狐疑。

「卽使破壞房門，又如何逃走呢？打算乘坐這艘太空船脫逃嗎？」

「不，敵人的人數太多了，我們得偸取救生艇逃走。同時，利用電視收影機和費賈人取得聯絡，然後呼叫慧星號過來。」

船長說罷便把耳朶附在門上，以確定通道上是否有人。

確定沒人之後，立卽打開原子球的門關。一盞很小、但是猛烈的火焰突然散爲火花而熄滅了。

船長點點頭，便悄悄地推開門。然而不知何故，房門動也未動，是否計算錯誤呢？或者是外面的門栓沒有完全燒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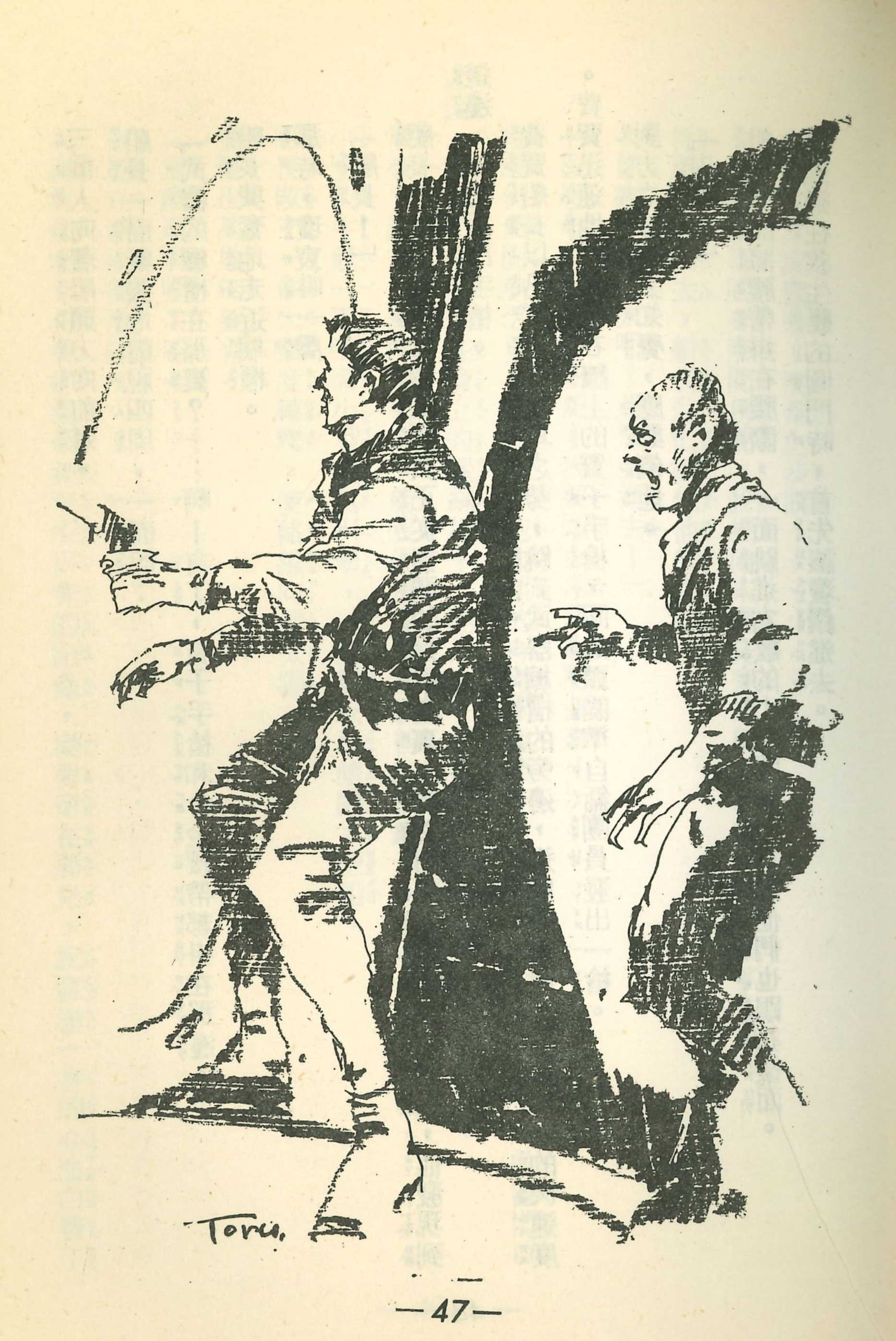
「應該不會這樣呀！」

船長用肩膀頂撞房門，用盡全力去推。

就在這個時候，冷不防地房門突然開了。

船長很高興地向其他兩人低聲說道：

「救生艇在船頭附近的右舷；當太空船降落在天文台旁邊時，我已看清楚了。來，走吧！」



三個人向著船頭方向前進。

船長一面緊張地環視四周，一面說：

「武器的櫥櫃在那裏？……啊！有了，質子手槍和合金腰帶都掛在那邊。」

船長興奮地走近櫥櫃。

那時，瓊哀叫一聲：

「船長！」

船長一看，一個自衞團團員正從盡頭的操縱室裏，突然出現在通道上。而且，他發現到這邊，並想拔出手槍。

費賈船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跳到武器櫥櫃的旁邊，這即是被奧特訓練出來的快速度。費賈迅速地拔出掛在牆上的質子手槍，回過頭瞄準自衞團員發出一槍。

對方立即失去知覺，應聲倒地。

「趕快！」

船長一面將腰帶掛在腰際，一面跳進右舷的小房間裏；肯恩他們也跟在後面。

來到通往救生艇的圓門時，首先讓瓊鑽進去。

肯恩原本緊跟著，突然止步說：

「我必須再回到那間房間，我把尚未研究完成的記錄遺忘在那裏了！」

肯恩想折回去，船長急忙抓住他的手腕。

「你瘋了嗎？來吧！趕快坐進去！」

「你想命令我嗎？別想！我要回去拿那本記錄來！」

肯恩仍然固執己見，船長只好抱起他的身體鑽進裏面，同時立刻緊閉了出入口的圓門口之後，船長又使用裝在牆上的螺絲扳子，開始摘下被釘在太空船船腹上的螺絲釘。

當拔下最後一顆螺絲釘時，船長便迅速坐在艇首的操縱台，小心地拉開槓桿。

小型救生艇一面噴著小型噴氣引擎，一面靜寂地離開太空船。

船長做了一個大幅度轉彎，使路線向著太陽。

瓊發出高興的聲音：

「這麼順利呀！船長！」

肯恩立刻生氣地說：

「神氣什麼！花費好幾個禮拜所研究的記錄，硬要留在那兒，我窮盡一身的心血白費了

，船長……。」

「請你安靜一點，這裏還不是安全之地。那些傢伙將會馬上發現那個被質子槍射中而昏倒的人。如此一來，他們一定趕來追擊我們；要是那艘太空船追來的話，立刻就會被追上了。」

費賈船長滔滔說完，便開足引擎馬力。

那時候，救生艇突然下垂而劇烈地晃動著。

船長的表情有點僵硬地說：

「以太亂流！來到不妙之處了！」

瓊叫著說：

「船長！他們追來了喲！」

回頭一看，剛才的太空船在無數星星之中，逐漸地靠近來。

船長點點頭，便將救生艇左右扭轉，以期甩掉追擊者；然而，敵人的速度實在太快了。

瓊哀叫道：

「靠近來了呀！」

那時候，救生艇或許是衝進以太亂流之故，竟胡亂地飛動著，所幸火箭噴射仍然強勁有力。

眼看著敵人也逼近那裏了。

可是，在那當兒，瓊又叫喊起來：

「哎！他們又開始折回了呢！他們放棄追蹤了吧！」

「不，並非放棄；那些傢伙乃爲躲避被亂流所困，才折回去的。」

船長毫無笑容地說。

瓊反問道：

「不被亂流所困？」

「是的。爲了不像我們這樣，被『太空的撒加索海』衝走。」

「『太空的撒加索海』！」

瓊害怕得一面發抖，一面嘟喃道。

和地球的撒加索海一樣，只要進入這種以太亂流的漩渦中，無論任何太空船，從未有過生還的記錄，可說是太空船的墓場。

小個子的肯恩，再也沒有精神談論剛才的研究記錄如何如何了，他只是鐵青著臉，朦朦朧朧地注視著費買船長。

毛髮濃密的生物

人形機器人奧特和一個自衛團團員，從太空船滾落到大約二十公尺之下的火星沙漠上。

雖然在黑暗中急速地掉下來，可是奧特仍拼命地扭轉身體，企圖把自己的軀體翻到對方的上面。如此的話，當劇烈地撞落地面時，對方多少能給予他一點襯墊作用。

到底是敏捷的奧特。在僅僅幾秒鐘的時間內，便把身體翻轉過來；然而當猛烈地跌落到地上時，連那麼健壯的奧特也幾乎要昏厥過去。

好不容易地，奧特搖搖晃晃地站立起來，又蹲下身子看著敵人的屍體。不用說，對方已被壓得扁扁地立即斷氣了。

看到那屍體的奧特，好像毫不相信似地瞪大眼睛注視著。

「我會不會是瘋了呢？」

也難怪奧特會不由得大聲嘶吼起來。因為橫臥在那邊的屍體，與剛剛跟自己揪在一起的

男人，非但一點都不像，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生物。

那具屍體從頭頂直到腳底；均覆蓋著純白短毛，他的腳從腳後跟開始，前端分叉為二，手指頭也只有兩根。頭頂平坦，兩隻又黑又大且沒有眼瞼的眼睛，在長滿白色的臉上，發呆、無神地瞪著。

這具怪物戴著皮製的腰帶，其連接在腰帶上的圓筒形機械，在墜落的時候，已撞得粉碎了。

「在墜落的衝擊中，我到底變成什麼了呢？剛剛的確是個地球人呀！」

然而，連吃驚的空間也沒有了。奧特被相距甚遠的噴射引擎叫醒了。

那時候，奧特正困惑著這件事不知如何處理，以及不知往何處去才好，而想得頭昏眼花。

「船長被捉去了！我所做的事，怎麼會失敗呢！這下子不知要被古拉克那傢伙怎麼取笑了！不管怎樣，還是必須立刻回到慧星號去。」

奧特把滿是毛髮而又相當重的屍體扛在肩上；他想帶回去讓活腦西蒙查查看。

好不容易地回到慧星號一看，在船中央的研究室裏，活腦西蒙萊特正使用機器人古拉克

，觀察黑暗星。

由於奧特打扮成火星人的樣子，所以，西蒙和古拉克都很驚訝地望著奧特。

奧特用力將屍體拋在地上，急忙說：

「是我，奧特啊！」

西蒙立即尖銳地說：

「船長呢？」

奧特羞愧地回答說：

「這個，被…被自衞團的那些傢伙抓走了。」

接著，把剛才的經過簡略地說了一遍。

古拉克一聽完，便閃爍著他那光電管的眼睛，氣瘋似地說：

「所以我說讓我去比較妥當吧！這完全是你的責任！船長被人抓走，而你卻袖手旁觀啊！」

奧特忍受不了，便回罵道：

「不管怎麼說，那都不是我的責任！我完全按照船長的意思去做！」

「照他的意思去做，還讓我們的船長被捉，那怎麼辦呢！哎！」

西蒙冷淡地說：

「安靜點！你們再爭論那些事情又有何用呢！最好是立即追趕那艘太空船。」

「太空船究竟飛往何處我也不知道；不過，有一具敵人的屍體，我把它扛回來了，你看是否能當作線索呢？」

於是，奧特便把他覺得是和那地球人一起墜落，結果地球人卻變成奇怪生物的經過，詳細地向西蒙萊特說明。

西蒙以透鏡眼詳細地檢查那具屍體，並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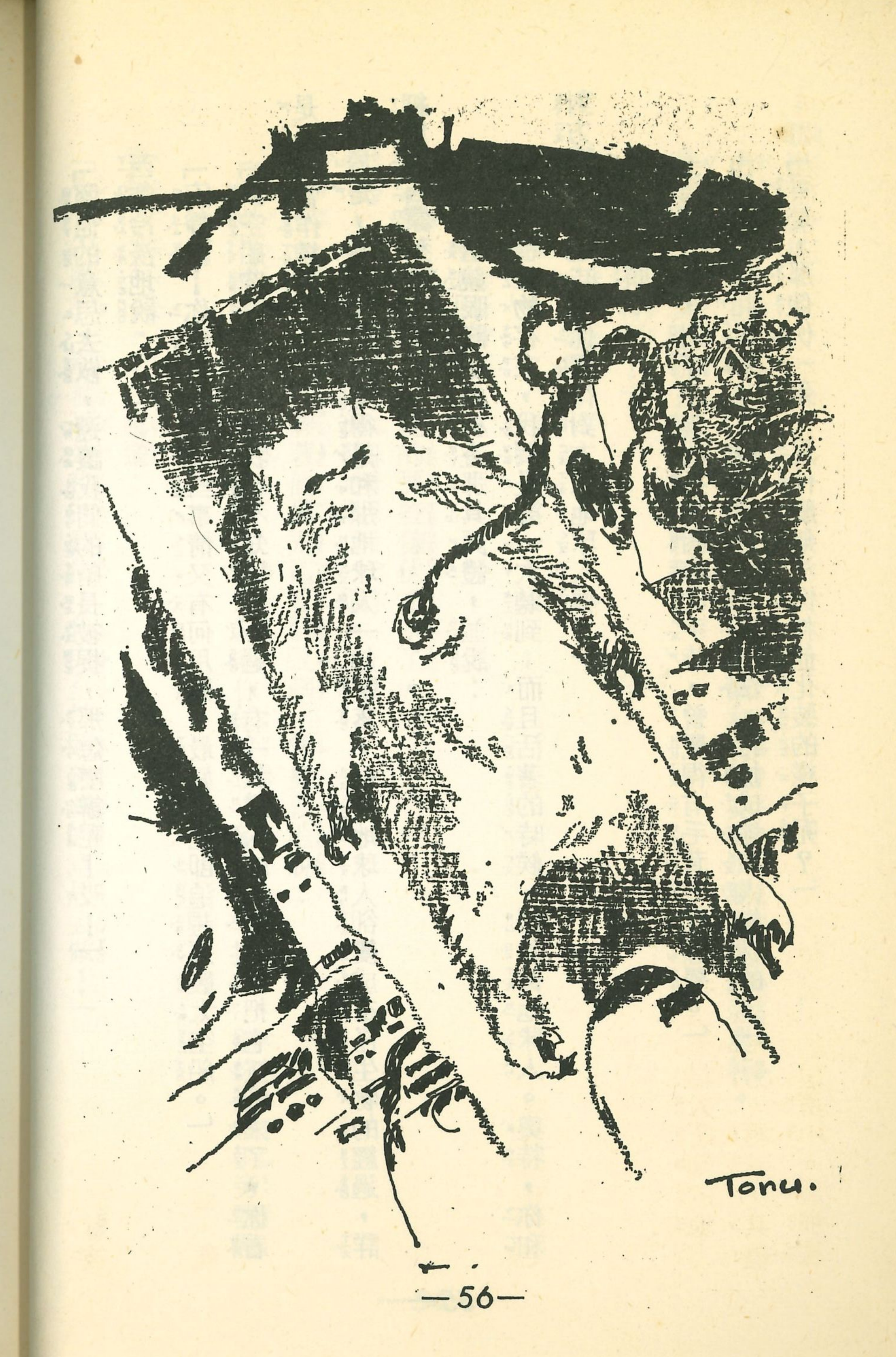
「有這種生物存在，我倒是第一次聽到；而且活著的時候，居然像地球人。奧特，你和對方揪在一起時，你覺得對方像地球人嗎？」

奧特搖搖頭：

「這個……，對了！當我抓住對方的手時，曾覺得有毛茸茸的感覺。」

「是嗎？如此說來，這傢伙便是以某種方法，打扮成地球人模樣的。」

「可是，那傢伙一死，為什麼無法保持他化裝的樣子呢？」



「裝在那傢伙腰帶上的裝置，一定是使他裝扮成地球人的某種機器吧！由於這個裝置被碰碎，所以現出原形。」

儘管西蒙萊特如此說著，可是奧特仍然難以置信；他想那種使人變成地球人的機器，難道眞會有這種東西嗎？

活腦西蒙將屍體放置於手術台上，以X光線加以檢查。

一會兒之後，西蒙嘟喃地說：

「果然是這樣！這種生物是住在冥王星，或在附近的東西呢！」

奧特吃驚地回問著：

「你是說冥王星？從來也沒有人看過這種東西住在冥王星呀！再者，爲什麼能這麼肯定呢？」

西蒙鎭靜地回答：

「爲冰層所封閉的冥王星尚未全部被探險過，何況三個衞星，也有尚不爲人所知的地方。你看看這個生物的瞳孔，可以得知他乃是住在僅有黃昏時刻那種光亮的地方。再者，其體毛如此深密，骨骼又不太強硬，顯示他們一直居住在氣溫甚低、天體甚大的環境中。而那樣

的天體，就只有冥王星而已啊！」

「不過，這傢伙也許是從太陽系以外的星球來的呀！」

奧特插嘴道；西蒙則平淡地回答：

「絕無此事。因爲這個生物的眼網膜構造，可以感覺到太陽所發出的紫外線。」

古拉克叫喊著說：

「那麼，船長是被捉到冥王星去了；那個叫什麼塞洛博士的混帳東西，其秘密基地一定是在那邊；趕快，我們馬上出發吧！」

五分鐘之後，古拉克操縱著慧星號，不斷地升上天空。接著古拉克在途中，把槓桿拉近身邊。

這個時候，令人驚訝的是，慧星號變成了眞正的慧星了。

這也是船長的發明：它從噴射管噴出厚離子的粒子，讓那些粒子圍著船體，並拖著長尾巴，乍看之下，便會看成慧星的形態。如此，將能瞞過敵人的耳目。

慧星號便如此僞裝地，以驚人的速度繼續飛向冥王星。

這段時間裏，西蒙也利用小型望遠鏡，不斷地觀測著黑暗星。

奧特焦急地說：

「船長身上發生了如此重大的問題，你卻毫不在乎似地一直觀察黑暗星！」

西蒙靜靜地說：

「你怎麼說我不擔心卡茲斯呢！那有若我的親生子的卡茲斯，我不會不擔心他。只因這個觀測是卡茲斯爲了與塞洛博士戰鬥所必須的緣故。」

「哦！原來如此，如果船長不被殺害……」

沒等奧特說完，古拉克便從旁插嘴道：

「船長會被殺嗎？我們趕快去找他，並救他出來！」

「話是這麼說，可是……」

奧特以低沈的語調說著，突然又大聲叫道：

「前面是什麼！也許是那批傢伙的太空船吧！」

西蒙和古拉克不由得注視著前面。

的確有一艘形狀不同的太空船，向著這邊方向逐漸靠近來。

西蒙說：

「那不是自衞團的太空船！路線不同。」

古拉克叫喊道：

「衝向這邊來了！打算連船體一起撞上嗎！」

太空船的墳地

話說，費賈船長他們陷入以太亂流之中，逐漸被捲入漩渦裏。

察知危險而改變方向的自衞團太空船，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踪。

船長咬咬嘴唇說：「落得如此地步都是我的責任；明知這種亂流連接宇宙的撒加索海，然而爲了想甩脫追擊……。」

由於瓊甚爲信賴船長，因此便安心地說：

「的確你已巧妙地甩脫敵人了呀！縱使是撒加索海，你也能設法逃出的。」

費賈說：

「誠如你所知道一般，這種以太亂流，乃全部流入中央的渦漩地方；只要被捲入此亂流裏，無論怎麼反抗必會再衝向中央地帶，而無法脫出。不過，不管怎麼說，我們都得試一次

看看。」

船長將調節瓣桿開到盡底，只是要逃出以太亂流似嫌太弱了。

船長關上引擎。他想在救生艇流入亂流中央之前，將動力節省起來。

費賈目不轉睛地凝視著救生艇的前方；不多時，形成一陣巨大的漩渦，眼看就要被捲入中央地帶了；如此一來……。

只見船長絲毫未有膽怯的樣子。

再過不久，救生艇已不再像剛才那樣，而開始上下、左右激烈地搖晃了。

船長向另外兩人說道：

「抓住支柱！」

兩人於是慌忙地抓住支柱。接下來的震動更加劇烈，甚至那邊是上面，那邊是下面也分不清楚了。

那種狀態繼續了多久呢？突然間，救生艇靜止不動，彷彿進入蓄水池中似的，附近寂然無聲。

肯恩看看窗外說：

「好像從以太亂流中逃出來了似的。」

瓊也興奮地說：

「逃出撒加索了喲！」

船長卻搖搖頭。

「不，祇不過因進入中心地帶，亂流消失而平靜下來罷了。哎，明知白費力氣，也得試試看。」

費賈船長發動噴氣裝置，並將艇首衝向剛才所來的方向。

然而，不到三十秒鐘的時間，艇首撞上肉眼可見的以太亂流之水牆，而被彈回原來的地方。

「若不拿到更強的原子能，是毫無辦法的。」

船長低聲嘟喃道；肯恩絕望似地反駁道：

「在這樣的地方，如何取得原子能呢？」

船長靜靜地指著窗外說：

「那邊有呀！」

在其所指的遙遠彼方，可以看到一些龐大金屬似的物體。

隨著救生艇的靠近，逐漸可以看清那些是各式各樣之形狀的太空船殘骸，以及大大小小的各種隕石。

對於那些恐怖形狀的東西，瓊有點膽怯似地問道：

「那是什麼呢？」

「那就是被拖進這個撒加索海裏的太空船墳場啊！尚未有如此脫離成功的太空船。」

靠近旁邊一看，那裏有太陽系所建造的各式太空船。

過去，包括往返行星之間載送客人的豪華型太空船、大型貨物船、巡邏隊的太空艇等等，曾經無聲無息地漂浮上來。

一看那被微弱太陽光所照射，而蒼白地閃閃發亮的樣子，便會感到一股陰森森的恐怖。

瓊小聲地說：

「那裏不會有人還活著吧？」

「應該不會有才對！因為呼吸用的空氣早晚會用完的呀！」

「那麼，等這艘救生艇的空氣槽裏的空氣一用完，我們也將死亡了！大概只剩下以後兩

天啦。」

「所以，我才想找尋適合這艘救生艇的原子能引擎以逃出這裏啊！不知道是否有尚未損壞，而且又合適的東西呢？」

瓊抖擻著身子說：

「要進入廢船裏找尋嗎？」

「嗯。你和肯恩台長一起留在這裏。」

「不，我也去嘛！」

這時候，肯恩說：

「我留在這裏，我打算將遺忘在那艘太空船裏的記錄內容想出來，並加以整理。」

船長和瓊穿上太空衣，從狹窄的空氣閘溜到外面，然後從腰帶取出小型推進器，並點上火。

小型噴射器慢慢地把兩人推向附近的遇難船隻。

第一艘是貨物船；其船尾部分，好像被巨人握碎一般，已經破得一塌糊塗。

「這是被隕石所軋的，這個樣子是找不到可供使用的引擎了。」



船長透過太空船的電線機向瓊說。

其次是一艘大型的定期旅客船。

船內是一片令人不忍卒睹的慘狀；其中包括火星人、金星人、地球人等太陽系的所有男女屍體，一個一個地重疊著，而且已凍得硬綳綳地堆在那邊。

走下引擎室一看，一顆圓筒形的巨大原子能引擎，完整無損。

船長搖著頭說：

「太大了，再找一找別的。」

再下一隻船似乎是被宇宙海盜所襲似的，船上亦是令人慘不忍睹的情景。

瓊毛骨悚然地問：

「在這個太陽系裏，會發生如此可怕的事情呀！」

船長說：

「那已是相當早以前的事了。在這一堆廢船上，全都是舊式船隻！相信附近一定有最近失事的船才對，我們到那邊看看吧！或許可以找到新型又能使用的引擎。」

正當欲往別處的當兒，瓊突然指著裏面的一堆廢船說：

「那是什麼呀？」

瓊所指的，乃是一個大約三十公尺長的灰色圓筒狀物體，其形狀一點也不像船。

船長搖著頭說：

「什麼東西呢？怎麼看也不像太陽系中所製造的太空船，或許是這個太陽系以外的東西吧！」

太陽系以外之生物的太空船，竟也來到這裏，而又遇難流到此地；船長如此想著，似乎對它特別感興趣。

「稍微看看吧！想跟來嗎？瓊。」

不用說，瓊是答應了。

兩個人逐漸靠近那謎一般的圓筒；然而兩人又立即停止行動了。因爲他們發現在圓筒的對面，另外又有一艘太空船。

所說的這艘太空船，體積甚小，破舊不堪；幾隻舊式的噴氣噴射管連接在船體外，樣式並不漂亮。

瓊驚訝地說：

「好像是原始時代製造的嘛！這個樣子也能做太空飛行，我眞不敢想像呀！」

然而，船長這邊卻有點僵住了。

「我想到了！那是……。」

船長窺伺一下船首部分，點點頭說：

「沒錯！是派奧尼亞三世號！」

「派奧尼亞三世號！這麼說，就是首先探險木星前面之行星的瑪克．卡路的太空船嗎？竟在此地……」

船長以其完全近乎尊敬的眼神注視著。

「是的，正是瑪克．卡路的船。瑪克是第一位降落土星、天王星與海王星的人，其後以冥王星爲目標飛行而告失踪，想不到竟死在這裏！」

兩人暫且擱下謎樣太空船的探險，撬開派奧尼亞三世號的入口，並進入裏面。

在這艘古老的小型太空船裏，僅乘坐六個人而已；此六個人都已倒在地上結成冰了。

這位宇宙開拓者，一定相信追隨自己之後的人會來這裏，而在此地去世的。

操縱室的座位上，一個似乎蹲下來一般，長得黝黑而枯瘦的男人全身已結凍了。好像仍

然活著似的，隔著正面的玻璃目不轉睛地瞪著宇宙。

瓊說：

「是瑪克．卡路呀！」

瑪克．卡路的臉不僅出現在歷史課本上，同時也被塑成銅像，應該不會看錯。

費賈船長一看到那勇敢的表情時，禁不住湧起一陣心酸。

因爲現在他們也和瑪克．卡路同樣，被緊閉在宇宙的撒加索海裏了。

船長勸戒自己說：

「爲了慰藉瑪克．卡路的懊悔心理，無論如何也得想辦法逃出這裏。」

章魚人

船長說：

「噢！從這裏出去找找看原子能吧！不過，首先我想調查一下那個謎樣的圓筒；畢竟調查太陽系以外之太空船，這可是唯一的機會呀！」

身爲研究者的船長，即使在此種情況之下，亦不失其鎮靜的心情。

然而，始終找不着房門或窗戶一類的東西。

瓊說：

「我總覺得好像有什麼不祥的預感呢！這和我們的世界相差太遠了。」

「不用擔心，裏面是不會有生物存在的呀！可是！那邊有入口呢？不設法找出窗門進入是不行的。」

就在此刻，正如照相機的光圈一般，由一點而逐漸擴大，然後在船腹開了一個大約直徑三公尺的圓形。

船長的眼睛射出讚歎的光芒。

「這扇門有精神感應的功能呀！由於我想找出房門以便進入裏面，房門便開了！能夠發明這種構造的，到底是什麼生物呢？來吧！瓊。」

瓊提心吊膽地跟在船長後面，然後走進魔術洞裏。

裏面排了一大排金屬製的棚子上均點著藍紫色的燈火。

當瓊看到那結凍而橫臥金屬棚上之奇形怪狀的生物時，不由得發出了哀鳴。

這也難怪瓊會如此。因爲那怪物就像人與章魚的混血兒，全身被厚厚的鱗片所掩覆，堅

硬的疙瘩沿著脊樑並列著，四隻手好像觸手一般。

無論怎麼看也不是這個太陽系的生物，好像不呼吸空氣似的。一盞一盞附着在棚上的藍紫色燈火，彷彿在保存那些生物的軀體似的。

沿著牆壁，排列著一大排大槽。

船長探頭往裏面看看，卻全是空的，看來好像原本裝著紅色的液體，其殘渣仍留在槽子裏。

「大槽裏曾裝進血液呀！這些生物的食物一定是血液！由於血液缺乏，所以……。」

在圓筒的船頭方向，有類似控制盤的東西，上面的槓桿及開關等等，也和太陽系的完全不相同。

船長一靠近控制盤，突然，盤上的各種燈光一起亮了起來。

而在同一時候，橫躺在最靠近控制盤的兩個章魚人的藍紫色燈光消失了，接著，兩個章魚人開始扭動著身體。

船長立即緊張地叫喊起來：

「我明白了！他們是吃盡食物的血進入冬眠的。當含有血液的生物進入船內時，探測器

便開始作用，而使為首的兩個章魚人甦醒過來；待這兩人完全甦醒時，其他的藍紫色燈光亦將全部消失，他們便會過來吸食我們的血液。首先打破控制盤……。」

船長馬上跑近控制盤，瓊大叫了一聲：

「船長！」

在船長回頭看之一瞬間，已被那滿佈鱗片的觸手緊緊地抓住了。

章魚人比他所想的還要迅速地甦醒了。

其觸手一隻抓住船長的手時，一隻抓住喉嚨，其餘兩隻則抱住胸部。

更可怕的是另一個章魚人，想跑近控制盤，以叫醒其他的章魚人。

瓊拼命地想扳開纏繞住船長身體的觸手。

費買船長也使盡全身力量，伸手拔出腰際的質子手槍，同時毫不遲疑地，瞄準著正要伸手打開控制盤的章魚人發射。

章魚人瞬即變成黑焦。

抱住船長的章魚人，正想抬高船長的身體把他摔向地上。

船長心想決不能讓它如此動作，便在被它抱住的情形下，發出第二發子彈。章魚人失去

原形倒在地上，同時船長也被拋向地面。

船長飛快地站立起來，迅速注視著其餘睡在棚上的章魚人動態。

非常幸運地，在藍紫色燈火下的章魚人，毫無動靜地繼續睡著。

船長安心似地說：

「好危險呀！探知我們進來的探測器，僅是叫醒帶頭的兩個章魚人而已，而喚醒其餘章魚人的，則似乎是帶頭那兩個章魚人的任務啊！不過，以血液為生的生物，到底來自宇宙的何處呢？其對於太空中的寒冷及真空，一點也不在意，真是恐怖的生物呀！」

瓊顫抖著身體說：

「以血液當作食物的，真是恐怖的生物！船長，我們趕快離開這裏吧！」

船長實在是很想調查這種章魚人，以及章魚人的科學。

然而，卻不能在此地徘徊。

兩人從剛才進入的圓筒裏一出來，那個洞便無聲無息逐漸地消失了。

船長對那謎樣的太空船喃喃說道：

「有朝一日，我將再次回到這裏調查；不過，不管怎麼說，卻是脫離此地之後的事了。」

Toru.

費賈船長儘可能找尋在遇難船隻群邊緣的新船，這件工作竟出乎意外地順利，他搬了十座能夠使用的原子能引擎往救生艇去。之後，又將十座原子能引擎拉進船尾的動力部位，並且非常細心地一座一座安裝在船板上。

瓊也氣喘噓噓地幫忙這項激烈的作業。工作好不容易完成時，瓊一臉因油污而變得黑漆漆，並慎重其事地向船長問道：

「如此眞能夠逃出此地嗎？」

「這個嘛！只要機體堪得住原子能引擎，而不唏哩嘩啦地潰散的話，我想總能勉強逃出的。何況除此之外也別無他法了。來吧！打開引擎吧！」

船長說著，便打開引擎的開關。

駭人的響聲籠罩著狹小的救生艇；同時，亦引起了劇烈振動，幾乎使人覺得救生艇就要爆破一般。

而在艇內的船長仍然繼續提高引擎的馬力。

當救生艇再繼續提高馬力，快要承擔不了時，船長已打開調節瓣的槓桿了。

那一瞬間，三個人被驚人的衝勢按壓在座椅之上，只見救生艇以眩目的速度向前飛去。

遇難船隻的廢堆，立即遠離在後。

不久，即將碰撞以太亂流的漩渦牆了；船長緊張地握著調節瓣的槓桿。

剎那間，以太亂流的渦牆，眼看就要把救生艇反彈回來了。

「不行嗎？」

然而，這艘臨時製造的火箭卻拼命地碰撞。

最後終於突破了。

救生艇在逐漸轉弱的以太亂流之中，不知前進了多少時間。

突然，救生艇有如迸開一般地飛向宇宙空間，同時以驚人的速度開始前進。

費賈船長迅速關掉連接在後面原子能引擎的開關，深深吐了一口氣。

瓊閃爍著光亮的眼睛叫道：

「船長！你是第一位逃出宇宙之撒加索海的人呢！」

船長只是沈默地說道：

「轉向木星方向之軌道，然後呼叫費賈人；若不追到塞洛博士絕對不行。」

慧星！

救生艇繼續朝向光亮閃爍的木星前進。

瞪視著前方的船長，突然發出喜悅的叫聲：

「啊！費賈人來了！」

瓊與肯恩博士都立即聚精會神地朝著船長所指的方向看去，可是，那邊僅是一顆小星星靠近來而已。

「除了一顆小星星之外，並沒看到什麼啊！」

肯恩一說，船長便微笑著。

「你知道那叫什麼名字的慧星嗎？」

肯恩有些氣憤似地搖晃著頭。

「若對於慧星的事情，我不可能不知道；但是通過這個軌道的慧星，我想應該不會有才對……。」

船長發出了笑聲。

「那並非慧星呀！慧星是慧星不錯，但它卻是我的太空船呢！費賈人將之偽裝成慧星一般飛行著。」

瓊問道：

「這艘救生艇上並無電視收影機啊！你怎樣使他們知道我們在此呢？」

「只好當作音訊中止來處理啊！噢！抓緊哦！」

船長突然放開調節瓣。

救生艇以駭人的速度，向著慧星號急遽下降。

古拉克和奧特發覺救生艇，正是這個時候！

救生艇與慧星號眼看就要撞上了；費賈船長突然用力揮著手，同時把艇首用力提起，避免相撞。

船長說：

「西蒙應該發覺到了！不管怎麼說，畢竟他們是不會放過任何線索的費賈人啊！」

正如所料，慧星號急忙煞住了。

之後不久，慧星號與救生艇並列地停止下來。

船長、瓊及肯恩博士三人均穿上太空衣，然後換乘在旁邊的慧星號。
機器人古拉克，叫出宛如人家是耳聾一般的聲音，跑了過來。
「船長！你平安無事吧！我就知道船長絕對是平安的。唉！都怪那傢伙失敗才會如此。」
被稱做傢伙的人型機器人奧特也熱心地問道：
「怎麼逃出來呢？那些廢物殺死幾個了？」
船長笑著說：
「你們爲什麼那麼喜歡殺人呢？由於打算不殺死人而逃脫，所以才那麼辛苦呀！最危險的還是從宇宙的撤加索海逃出來的時候！」
西蒙似乎非常震驚，將透鏡眼睛轉向船長。
「你是說撤加索海？眞不簡單的逃脫者！」
於是船長便詳細地把經過說給他們聽。
而且最後又說：
「總而言之，塞洛博士非早一日消滅不可，再過二、三天之後，整個太陽系將引起甚大的騷擾；我估計塞洛博士的基地，不是天王星便是冥王星。」

西蒙說：
「卡茲斯，是冥王星呀！」
西蒙將滿身毛髮之奇怪屍體的調查結果，向船長報告。
「好！立刻發動慧星號吧！古拉克，目標冥王星！」
船長一說完，古拉克便很高興似地，隨著喀打喀打的響亮脚步聲，走進操縱室。
金星天文台長肯恩博士，從旁問道：
「我也去冥王星嗎？」
「是的。爲了早日除去塞洛博士，實在不得已。到了冥王星之後，請你再搭乘金星的太空船回去吧！」
肯恩嘀嘀咕咕地發著牢騷。
這個時間裏，古拉克已經發動引擎，慧星號以驚人的速度朝向冥王星突進。
船長點點頭，望著西蒙那邊。
「黑暗星幫我觀測好了嗎？」
活腦很不自在似地回答道：

「觀測倒觀測過了，就是不完全了解；的確黑暗星是大得驚人；再說，不管怎麼計算，其質量卻輕得無法與龐大的外形相提並論。」

「爲什麼呢？必須使用更大的觀測器嗎？」

「嗯。我想到了冥王星之後，再借用塔魯塔魯斯天文台的器材，重新調查一次看看。對我來說，這件事是我唯一不了解的事情呢！」

船長沈思著。

「如果，照其大小一般的質量的話，那的確是非同小可之事呀！」

之後不久，慧星號裏開始吃飯了。

對費賈人而言，是理所當然的飯食了；可是對瓊及肯恩博士來說，卻是從未有過而又奇怪的一餐。

在費賈船長、瓊及肯恩博士面前，所排列著的是從眞空冷藏室拿出來的食物：有地球的冷凍牛肉、火星的沙漠蘋果、木星的太空麵包，以及金星的葡萄酒等。

然而，其他的食物便完全不同。

奧特機器人，只要咕嚕地喝完一杯化學藥水便算完畢了。

西蒙由於沒有軀體，因此不需要營養補給；只須利用小型放射器發生振動，以消除疲勞便可以了。

將慧星號轉換爲自動操縱的機器人古拉克，打開附着在其胸部的蓋子，然後放進小銅塊，如此，就足夠了。

之後，古拉克關上蓋子，將剩餘的銅片拿給月狗依依庫，依依庫立即將那些銅片吃完，露出飽食一頓的滿足眼神。

瓊驚訝地向古拉克問道：

「依依庫是否任何金屬都吃呢？」

古拉克爲了自己所喜愛的心愛物，被瓊所注意，因此非常愉快地說：

「不管什麼金屬都吃。不過我的身體是用超硬質金屬做成，所以咬不下。它所喜愛吃的是銅，其次便是金和銀。」

這時候，奧特似乎很討厭似地插口道：

「這傢伙一來，便把我化裝用的銀筒吃掉了，尤其趁我不注意的時候。好在……。」

瓊摘下金手鐲，拿到依依庫面前。



「這個給你吃。」

瓊說著。

「這傢伙聽不到聲音，必須在心裏那樣想著，這樣的話，牠就知道了。」

於是，瓊照古拉克所說的方法，依依庫果眞高興地跑過來吃了。

然而，當依依庫吃完手鐲時，突然以奇異的步伐，在那邊搖搖晃晃地繞著走。

古拉克擔心地說：

「依依庫吃了過多的金子，是會生病的。」

奧特說：

「生病？大概是醉了吧！」

大家均哈哈大笑。

這隻月狗—依依庫，後來建立大功勳，拯救了船長等人，這在當時是無人料想得到的。

用完奇妙的餐食，船長一面彈著金星出品的二十弦吉他，一面凝神注視著窗外。

瓊看到那種情形，心想：船長一定是計畫著此後在冥王星上所等待的一戰。

魔術師

慧星號逐漸地接近覆蓋著冥王星之首都—塔魯塔魯斯的大圓頂。

圓屋頂稍北有一太空港。此地，在僅是黃昏的燈光下，燈塔已閃爍著光芒。

圓屋頂的對面，廣佈一片刺目的雪原；在那一邊，有如虎牙相對的山脈高聳著。

最後，終於着地了。

不覺得冷也不覺得熱的古拉克，似乎若無其事一般，至於討厭寒冷的奧特，則好像興味索然似地看著外面的景色。

瓊及肯恩博士也進入狹窄的操縱室裏，擔心似地遠眺著外面。

太空船一著地，船長便打開慧星號的艙門。

刺骨的冰冷空氣，呼呼地吹進裏面。

船長說：

「古拉克跟我去，這麼冷，其他人留在裏面。」

「到那裏呀？」

瓊問道。

「我想先到此地的行星警察本部，以探聽一下種種消息；之後，西蒙他們再到圓屋頂西側的塔魯塔魯斯天文台，我則尾追塞洛博士。」

船長說完，瓊便說：

「那麼，帶我去吧！此地的行星警察司令是耶茲拉加尼啊！你還記得嗎？」

「當然記得。若是耶茲拉老伯的話，你也來吧！」

耶茲拉加尼乃是行星警察中的頭號幹員，亦曾與船長有過共同工作的關係。

費賈船長、瓊以及扛著那具屍體的古拉克機器人，下到冰寒徹骨，有如黃昏一般微暗的冥王星上，月狗依依庫仍然摟住古拉克的頭部。

在冥王星的上空，靠近天頂的最大月亮凱以隆，冰冷地發出光芒；其餘的兩個月亮—克貝路斯及史基庫斯，則剛剛爬上地平線的彼方。

在凱以隆上，住有能做為最上品質之毛皮的野獸，因此也是地球上獵人們所蜂擁的獵場。

克貝路斯則以流刑衛星之名而聞名，並設有監禁太陽系之惡徒兇犯的監獄。

祇有史基庫斯因表面完全被冰所覆蓋，所以沒有一個地球人在此登陸或設置基地。

不久，三個人穿過電子眼的自動門，走進塔魯塔魯斯市的圓屋頂。裏面稍微暖和一些，街燈並排齊列著照耀整個城市。

比起其他的行星都市，居民人數要少得多，僅有爲數甚少的地球人和冥王星人而已。

所謂的冥王星人，長得與地球人非常相似，只是在他們那高大的軀體上，從頭到脚，甚至整個臉都長滿了黑色體毛；而兩隻眼睛有如兩個深邃洞穴，在深處散發螢光一般。

由於被長毛覆蓋著軀體，冥王星人在這個圓頂屋之中，似乎有點悶熱而嘖嘖喘氣著，所以，自古以來，他們便把身上所穿的冥王星的皮背心前面，大大地敞開了。

不久，他們走到掛有行星警察徽章的二層樓建築物前面。

三人正想走進裏面時，被站在入口處的警察叫住了。

「請等一等！」

警察尤其奇怪地注視著古拉克。

船長舉起手顯示那只戒指。他是利用到此地來的那一段空間，裝上原子能將戒指修理好的。

「費賈船長！」

看到那只戒指的警察，大吃一驚地大叫起來。

隨著那個叫聲，一個戴著司令徽誌的斑白老人，快步地從裏面走出來。

「費賈船長！古拉克和瓊也來了！到底爲了什麼到此地來呢？」

耶茲拉由衷興奮似地緊握著船長的手。

「你的來臨，一定有什麼重大案件吧？」

耶茲拉如此說道，船長便一面笑，一面說：

「耶茲拉老伯也老了呀！現在若談到大案件，你想是什麼呢？」

耶茲拉轉動著眼珠說：

「嗯……大案件嘛……大概不會是塞洛博士的案子吧！」

「不，正是爲了捕捉塞洛博士而來的。」

耶茲拉直視著船長的表情；船長的眼神顯現出無比的決心。

「你大概不致于認爲，這個冥王星上有塞洛博士的基地呢？」

「不管怎麼說，反正在這座冥王星的附近，有那傢伙的基地，乃是千眞萬確的。」

接著，船長便把那個自衞團團員，在死去的刹那間變成滿身毛髮之生物的經過，告訴了耶茲拉。

「調查屍體的結果，我們認爲它一定在冥王星附近；這便是那具屍體。」

古拉克打開屍體的包袱。

上了年紀的耶茲拉司令官，謹愼地察看那具滿身披覆著白毛的屍體。

「在這裏我不曾看過這種生物呢！當然，我也並非了解整個冥王星的各個角落，但……。」

耶茲拉喃喃地說著。

船長問道：

「最詳細了解冥王星的人是誰呢？」

耶茲拉沈思地說：

「對了！那個行星地理學家，現在擔任冥王星調查團團長的寇魯洛瑪最清楚。洛瑪現在正在塔魯塔魯斯市；立刻叫他來吧！」

沒有幾分鐘，寇魯洛瑪便來了。

寇魯洛瑪是個年紀四十左右的地球人，一看就像個學者，臉上流露出智慧的神采。由於好幾次到氣候凜冽的冥王星來調查，所以肌膚也變得紅黑而乾燥。

洛瑪愈調查那具體物屍體，愈逐漸顯出極端困惑的表情。

「這種生物在冥王星一事，我倒不曾聽過，也不曾看過。當然，活動冰河對面的冰原，尚未有人去過，所以也很難說；不過，若是如此富於靈性的生物，我想我們應該會聽說過才對。」

船長一直沈思著，然後說：

「那麼其他三個月球，是否有可能呢？」

「很難說。當然，爲冰域所覆蓋的史基庫斯是不成問題；而流刑星克貝路斯的大部分及凱以隆的相當地方，因爲尚未調查完，所以……。不過，我想若是克貝路斯的話，監獄長南多魯雷恩最清楚，而凱以隆的話，則是毛皮商比克達庫利姆最了解。」

耶茲拉插口道：

「庫利姆和雷恩都因爲有事，現在正來到塔魯塔魯斯呢！把他們叫來看看。」

船長點點頭。一來監獄長雷恩他們與此案本毫無關係，而只想見見面而已；再者，從那

號稱絕對無法逃脫的監獄裏出來，並加入自衛團的羅吉和卡拉庫，他們是如何逃出來的呢？實在令人費解。

首先到的是毛皮商庫利姆。

庫利姆體型矮胖，一付勢利現實的表情，船長一看便覺得討厭。

庫利姆看到那具屍體，高聲叫道：

「百忙中要我來，就是看這種東西呀！這種東西決不會在凱以隆，應該在冥王星之中才對。」

船長問：

「你怎麼能夠如此肯定呢？」

「當然可以呀！我們這邊的獵師們，所到的地方是他們那些調查團的人員沒到過的。」

洛瑪抗議說：

「若要談到這點的話，即使你的部下們，也該有尚未到過的地方吧！」

庫利姆嗤笑道：

「哎呀—難道你要說你們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嗎？好了，好了！大爺忙得很，無暇陪伴這

種奇怪的屍體。」

說完庫利姆便匆忙地走出總部。

其次進來的便是克貝路斯的監獄長南多魯雷恩。

雷恩是一個怎樣也無法令人相信他是監禁最兇惡犯人的監獄獄長，似乎有點神經質，且不斷緊張兮兮地環視四周。

雷恩說：

「費賈船長，久仰大名；承蒙送來許多惡徒到我那所監獄……。」

「請等一等。我送進去的犯人之中，我想有兩個人已經不在了；一個是矮小的生物學家羅吉，另一個則是高大的卡拉庫。」

雷恩坦率地說：

「羅吉和卡拉庫在近幾個月前已逃走了。在我的監獄裏，他們是第一個逃脫者。他們到底怎樣脫逃的，直到現在仍然不知原因。」

船長覺得他的話裏頭有點奇怪。

雷恩看著怪物的屍體，搖搖頭說：

「像這種樣子的生物，我想不會在克貝路斯的；除了監獄中的事情外，我是不太清楚；然看守人員時刻都在調查，何況，我也沒收到看守人員送來這種生物的報告。」

船長目不轉睛地凝視著雷恩，卻看不出他有說謊的跡象。

等監獄長雷恩一回去之後，船長便問耶茲拉司令：

「我想讓冥王星人看看這具屍體；有人帶路嗎？」

耶茲拉邊笑邊說：

「剛好有個適當人選在這裏；他叫做薩布，若有事情到冰原時，就讓他帶路。」

薩布的確是個標準的冥王星人。從尖尖的頭頂直至沒有腳尖的足邊，都被黑茸茸的長毛覆蓋著。

散發著螢光的又大又圓的眼睛，驚訝似地望著機器人古拉克。

薩布操著不太清楚的地球語說：

「到冰原去嗎？」

「不，你以前看過這種東西嗎？」

老司令指著被白毛覆蓋的怪物屍體。



就在那一剎那，薩布驚嚇地後退一步，大聲叫道：

「『魔術師』！」

船長不由得挺向前去，說：

「你以前見過這種生物嗎？」

薩布很驚訝似的，一面注視著那具屍體，一面說：

「我，以前不曾看過，不過，倒曾聽基里爺爺說過魔術師的故事。」

船長於是以冥王星語與之交談。

「你爺爺跟你說過有關這種生物的故事嗎？」

薩布一知道船長會說冥王星語，便滔滔地說了。

「在地球人未來之前，聽說魔術師經常出現，那是在年紀已相當大的爺爺的年輕時代。聽說那些傢伙，富有相當恐怖的力量。」

船長熱心地詢問道：

「你爺爺曾經說過那些魔術師來自何處嗎？」

「不，我沒聽說過。」

船長有點失望，但仍不死心地繼續問道：

「你爺爺尚在人世嗎？」

「唔嗯，和大家一起住在冰塔上啊！」

「你說的那座冰塔，在那裏呢？」

「在你們所謂活動山，或地獄海之冰海的更北方。」

船長向耶茲拉說：

「我等會兒去見在薩布的爺爺。」

耶茲拉說：

「等等！活動山的對面，是個地球人從未生還的地方啊！」

「卽使如此也要去。能借用一下警察的輕型火箭嗎？同時我想帶薩布當嚮導。」

「這些沒問題，只是……」

耶茲拉擔心似的說：

船長堅決地帶著瓊，古拉克、薩布三人走出圓頂屋，急忙登上慧星號。

一進入慧星號，船長便把剛才的經過說給西蒙聽，接著又說：

「我和古拉克由這位薩布先生帶路，然後前往冰塔。」

「萬歲！到底非帶我去不可呢！」

古拉克一說，船長便責備著：

「不過，依-依庫可要留下來。」

「這隻依-依庫嗎？沒辦法，只好麻煩奧特看一下吧！」

這時候，被留下來的奧特，生氣地說：

「那種吃得醉薰薰的瘋狗要我照料呀？」

兩人於是又開始爭吵起來。

西蒙斥責道：

「不要吵了！卡茲斯，那麼我們到塔魯塔魯斯天文台去觀察黑暗星吧！」

「好；讓瓊和奧特當你的助手，我希望得到黑暗星的眞面目。」

「知道了。小心行事吧！」

十分鐘之後，船長、古拉克以及薩布，從太空機場乘上輕盈的輕型火箭，一路往北前進。

瞬間，形如泡沫般的塔魯塔魯斯市已未見踪跡了。

冰原的正中央，有一處寬度相當廣的急流，正流向正北方。

薩布說：

「那是條死河流呢！鹽水雖然流著，但是其下游則流向冰海。」

船長點點頭，指著高聳在前方的白銀色山脈。

「薩布，那是活動山吧？」

薩布說：

「我們冰塔上的住民都害怕那東西；因爲它已好幾次葬送我們種族的城市與村莊了。」

不久，活動山在輕型火箭的正下方清晰可見。

這座所謂的活動山，是座高度約有三百公尺左右的冰塊，略微往西南方向緩慢流動；其大小是地球的冰河所難以比較，速度亦是地球冰河的數倍。

那時，古拉克高聲喊道：

「船長，上面！」

船長抬頭一看，懸有『末日自衛團』之標幟的黑色太空船，正向著這邊急遽下降。

船長咬牙切齒地說：

「早已設下埋伏了呀！」

船長立即將輕型火箭往旁邊滑入。

然而，那個時候，太空船的原子砲已經發射了。

輕型火箭的尾部與噴射管一被擊中，便朝向數百公尺下的冰塊墜落。

滿塗黑色的太空船，一攻擊完便立即緊急上昇，同時消失得無影無蹤。

薩布大聲地吵嚷道：

「糟糕了！落在活動山前進的前方了呀！」

活動山

直至大難當前，轉動腦筋並付諸行動的仍舊是費賈船長。

當薩布急得團團轉，而古拉克爲了不使其身體被拋出火箭外而緊緊摟住支柱，船長已掙扎地走到機體的機尾部分。

噴射管雖被打中，但是此艘火箭之原子能引擎，卻絲毫未受傷害；船長迅速取下中間被

切斷的馬力導管，並且立刻帶回操縱席。

僅是頃俄之間的行動！

古拉克發出悲叫聲：

「船長！已經完了！」

火箭雖然劇烈地上下左右旋轉，可是後來僅僅猛撞到冰原上。

船長使勁地緊握住主翼後緣的小翼，以使機體安定；然後靜靜地等待著逐漸旋轉下降的機體尾部，朝下的那一瞬間。

「就是現在！」

船長一把小翼完全放開，從原子能引擎所發出的驚人原子能火焰，便向著下面颳起來。

那種猛烈的力量於是對著眼看就要墜地的機體，產生驚人的制動效果。

接著的一剎那間，機體做了一百八十度的旋轉；制動的效果亦隨即消失，但墜落的速度已被緩和下來了。

雖然如此，可是由於過分急劇的速度，因而撞到了冰原，致使船長也搖晃了一下。

船長對著仍舊迷迷糊糊站立著的古拉克以及薩布說：

「自衛團的太空船，好像認爲我們已經死去，而安心地回去了！」

薩布說：

「那種情形呀！簡直也跟死差不多！」

正當互相在談論一些事情時，雷聲一般的聲響漸漸往這邊靠近來。

船長叫道：

「活動山呀！」

約有三百公尺高的冰山脈——活動山，正朝著這邊滾滾而來！已距離不到一百公尺了，而且更以一分鐘好幾公尺的速度直逼而來。

「逃啊！再不快跑就來不及了！」

「雖然那麼說，但能夠逃過活動山嗎？」

薩布發出絕望的聲音，仍然跟在已經跑出去的船長及古拉克的後面。

船長雖然在此種窮途末路的情況下跑著，但仍然像平常一樣，繼續想著爲什麼會被自衛團襲擊。

知道自己到冥王星去找尋塞洛博士之基地的，僅是少數幾個人而已。警察本部的耶茲拉

司令，接著是行星地理學家寇魯洛瑪、克貝路斯的監獄長南多魯雷恩，以及凱以隆的毛皮商比克達庫利姆四人。

除耶茲拉之外，其餘三人中大概有一個是塞洛博士吧！雖然那三個人確實與塞洛博士完全不像；不過那個滿身白髮的生物既然能化裝成人類的模樣！那三人之中的一位，一定是塞洛博士所偽裝的吧！

古拉克在冰山的輾軋聲中，高聲叫道：

「被冰揪住了呀！」

「再快一點！」

過了一會兒，薩布喊道：

「不行呀！你看前面嘛！」

正如其所言；在月光下看著去路的船長，一時愕然。

在前方，死河正發出激烈的小聲流動著。

河水捲成漩渦，並以驚人的速度流著，一看就知道無法游泳通過河流了。

薩布似乎已認定無望地說：

「這是神明的主意！到此已是盡頭了！」

船長的眼睛又閃爍著光芒。

「對我們而言，是沒有絕望的！古拉克，你把那邊的冰塊推到河流裏面！當它一泛出水面，便立即跳到冰塊上。若以那河流的速度看來，在冰山靠近來之前，我們應該能到下游的！」

的確不愧是船長。無論遇上任何困難，總不屈服地掙扎到最後的一秒鐘。

受了鼓勵的薩布也用力推著一塊突入河流一半的流冰。

在這種情形下，便可看出古拉克力氣的驚人；不久，冰塊慢慢地向水流方向移動了。

「跳上去！趁它尚未浮出水面！」

三人急忙地朝著順當滑入水中的冰塊跳。

船長和薩布首先順利地跳上去。

古拉克則稍慢了一點，差一點兒從冰塊邊緣滑下去。

船長迅速抓住古拉克的手，使盡全身所有力氣，把古拉克拉上來。

之後，船長向兩人叫道：

「在冰上掘個能當把手的洞！」
薩布發出近乎悲鳴的叫聲：
「已經靠近了！在我們逃到下游之前……」
船長鼓勵道：
「雖已千鈞一髮，但沒關係的！」
不管怎麼說，就像做了惡夢似的；冰山山脈已逼臨數十公尺之前了，三人緊緊地伏貼在冰塊上面，任其漂盪於漩渦四起，巨浪襲擊的冰河上。
穿上質厚防寒衣的船長，全身的鋼鐵被月光照射得銀白的古拉克，以及滿身毛髮茸茸的薩布等三人，拚命地不使自己掉落下去。
現在冰山之絕壁已逼臨幾公尺之後了；從冰壁的上方不停地崩下冰塊。
「已稍快一點了。」
急流宛如察覺出三人之危機似的，水流更加快了。
接著，冰山山脈崩潰而掉落水流之中，正當千鈞一髮之際，三人所乘的冰塊已逃掉了。
船長大聲叫道：

「得救了呀！」
回頭一看，冰山山脈已沈入河中，一點也不改變方向，好像要橫越河流一般地繼續前進。不久，活動山已在那遙遠的上游彼方，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三人放心似地鬆了一口大氣。
然而，流水不僅逐漸地加快速度，而且一刻也不緩慢下來。
船長說：
「照此情形的話，我們可能無法從冰上下來了。」
這時候，薩布大聲地叫嚷道：
「流水慢不下來的呀！在流入冰海之前，還會一直加快速度！」
「什麼！你所謂的冰海，不就是地獄海嗎？對了，死河是注入地獄海的；在那地獄海的對面，你們的族人就住在那裏吧？」
船長一說，薩布便好像害怕似的說：
「話是沒錯；可是，怕伙伴們不敢來……。」
不久，前路好像完全被切斷似的，什麼也看不見。

「瀑布！用力抓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今又是一個難關。

船長絲毫不懼地，僅露出笑容。

「噢，走吧！對面大概就是海了。」

瀑布邊緣，流水濺起飛沫，冰塊已開始令人目眩地旋轉起來。

接著，以足以令人感覺將掉到地獄深處一般的驚人速度落下去。

拼死命地緊緊抓住浮冰的三人，不久便感到冰塊的搖晃程度，已逐漸緩和下來。

被水淋透了的船長，嘆了一口氣抬起頭來。

一看，冰塊已漂浮在被月光照射著的海上了。

「得救了！」

古拉克叫喊著。

薩布卻擔心地說：

「如果不趕快爬上岸的話，海裏可是有食人的怪物閧閧地蠕動著！」

三個人伸出手代替槳以划著水，河中的水像結冰般地冷，如此雖然慢了一點，卻也逐漸靠近岸邊。

船長一想到待會兒即能見到薩布的爺爺時，便覺得這般程度的冷水並沒什麼。只要見到基里，就能知道魔術師住在那裏了。而塞洛博士的基地，也必定是在那裏才對。

突然，古拉克停止划水，指著一處說：

「那是什麼？船長。」

在其所指的方向，有著令人生懼而一直緊靠過來的微波。

薩布叫吶道：

「彼布魯啊！最大的危險怪物！」

怪物突然現出巨大的軀體。

一看，那是種與古老以前在地球上出現的恐龍，布隆薩魯斯很像的動物，全身覆蓋著長毛。

附著在蛇一般長頸前端的紅眼睛，發出貪婪的光芒，而且張著大牙向這邊襲擊過來。

船長不知不覺地發射握在手中的質子手槍。

青白色的煙霧，對著頭頸根處便立刻飛散去，毛皮上休地一聲聲響產生一團小煙。

不用說，對於彼布魯這是無關痛癢的一擊。雖然如此，卻反引起彼布魯的生氣；它發出

非常駭人的吼聲，並衝了過來。

薩布哀叫道：

「那怪物的皮太厚了，任何武器都會被反彈回來的！」

船長再次瞄準它的右眼，發射出第二發子彈。

閃閃發光的右眼，準確地被打中了。

彼布魯發出駭人的叫聲；用長有腳蹼的前腳，瘋狂似地搗著臉。

那時候，薩布又叫吶道：

「我的同伴前來救助了！」

船長一看，在遙遠的對面，一群帶有火把的小船，正靠近這邊而來。

這次是古拉克叫喊了。

「船長，怪物！」

急忙回頭一看。彼布魯因劇痛而瘋狂地朝向著這邊突擊而來。

船長急忙又瞄準彼布魯右眼之後所裂開的傷痕，發射一槍。

又是完全命中。那煙霧正好打在彼布魯的腦袋上。

彼布魯好像痛苦似地站立著，忽又立即向前傾斜倒了下去。就在倒下的那一剎那，怪物粗壯的前足，正好鈎到三人所乘的冰塊，冰塊因而翻轉過來。

於是，三個人被拋進幾將結凍的冰寒水中。

冰城

落進深水中的船長，把質子手槍放入匣子裏之後，便拚命地划開水，並浮海面。

抬頭一看，薩布也一面划開水，一面向著靠近來的小船大聲叫喊著。然而，以鋼鐵做成的古拉克機器人，卻到處看不見他的影子；大概像石頭兒一般地沈落海底了。

逐漸靠近來的小船裏，伸出毛茸茸的手，把船長和薩布拉到船上。

薩布對著一個坐在船上，體形矮胖的大人，快速地不知說些什麼；然後又向船長說：

「這個人是我們這一族的族長哥魯魯；大家原是來捕魚的，因爲發覺彼布魯不知在襲擊誰，因此便趕來了。」

哥魯魯滿懷尊敬地說：

「你能除掉彼布魯，眞是勇敢！」

船長說：

「我有一個同伴沈下去了；爲要救他起來，我想借用你們的力量。」

薩布驚訝地說：

「也許已淹死了呀！」

船長笑著說：

「古拉克是淹不死的！你們所用的錨索借我好嗎？」

一借來皮錨索，便兩條兩條地合併起來。

乘坐六艘銅體小船聚集而來的冥王星人，一直看著船長的工作樣子；哥魯魯不安地說：

「不祥的風已吹來了，我們不能在此久留。」

「快好了。這麼長大概能達到底處吧？」

船長如此說著，又從腰帶取出一座小型的原子能燈罩，將之綁在繩索前端。

之後，閃亮著使人晃眼的燈罩，慢慢地被放入海裏。

在海底的古拉克，若發現那座燈罩，他便會走向這邊來。

船長一直等待。

一會兒薩布抬頭看著天空說：

「再徘徊下去的話，便要遇上暴風雪了呀！」

正好在那時候，繩索被用力地往下拉。

「古拉克已抓住繩索了！請幫幫忙！」

船長和冥王星人開始用力拉起繩索。

由於對象是古拉克，因此若不用盡全力是拉不動的。繩索二十公分、三十公分地被拉上來，不多時，古拉克的頭和肩膀已露出海面了。

船長伸出手將古拉克拉到船上；正當這個當兒，船長哈哈地大笑起來。

因爲古拉克已變成一個確實好笑的樣子了。

古拉克一上來，宛如新娘子帶著花飾似地，海草捲住整個身體，而且被海底的汚泥沾得滿身斑紋。

古拉克覺得很尷尬。

哥魯魯立刻張帆，朝向東北方向前進。

費賈船長身上那已濕透的衣服，一碰到冰冷的北風便嘩啦嘩啦地結起冰來。儘管如此，船長卻毫不在乎似的。最主要的，乃是克服了許多次危機而產生的滿足感，充斥全身之故。

不久，哥魯魯高聲叫著。

「庫倫港到了！」

小船轉了一個大彎，掠過高聳的岬角，進入狹小的海灣。

薩布說：

「我的故鄉庫倫城，就在那裏啊！」

登陸之後的船長和古拉克，跟著走在環繞小冰山麓似的道路上。

不久，一行人走進小峽谷。

那裏便是薩布他們的冰城。

城裏的建築物全部用冰蓋成。

由於水流流入適當的框子裏便立即結冰，因此，蓋成房屋是輕而易舉的事。

哥魯魯又把船長、古拉克以及薩布帶進一間更大的四方形建築物。

哥魯魯說：

「這裏是我的家。因爲你們是我的貴客，所以才帶來這裏的。」

船長對薩布低聲說：

「我想儘早見到你的爺爺基里。」

薩布得意洋洋地說：

「爺爺就在這裏啊！哥魯魯是我的家人之一呢！」

所通過的廣大房間，也全都是用冰製造的，椅子上則鋪蓋毛皮。

房間裏約有十個男女。

哥魯魯命令下人拿出食物；薩布則拉著船長的衣袖，帶他到房間的一隅，說：

「這位就是我的爺爺基里。」

基里全身覆著彼布魯的厚毛皮坐在那邊；他抬起滿是皺紋的臉，軟弱地看著他們。

「我是薩布；我帶來一位想見你的地球人，他想問你有關魔術師的事情。」

基里反問道：

「你是說魔術師嗎？他們在地球人到此之後，便不再出現了。」

船長說：

「這點我明白。我想問的是，那些魔術師住在那裏？就在這附近嗎？」

「不，他們不住在附近。他們是乘船來的，擁有驚人的智慧與力量；同時能使對方產生錯覺，並把自己改變成任何形狀；但其眞正的本來面目，則是全身長滿白毛。」

船長暗忖：的確就是這樣；然而，自從那麼早以前，便能隨意改變自己的樣子，那定是很進步的生物。

船長問：

「那些魔術師究竟來自何處呢？」

「他們是從月球來的，乘著飛在空中的船呢！」

「從那個月球？」

「這個嘛！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一定是住在那三個月球中的一個。」

這麼說，到底是那個月球呢？除了被冰淹蓋的史基庫斯之外，到底是克貝路斯或是凱以隆呢？

船長又問道：

「還能想出其他的事？」

基里意猶未盡地說：

「我還記得他們並不吃我們所吃的食物。不管怎樣，他們只吃適於他們口味的鈷。」

船長不由得凝神傾聽著。

「你是說鈷？這麼說，那些傢伙或許就是來自充分含有鈷鹽的天體了；那怪物的骨頭帶有特別的綠色；對了，一定是鈷鹽的緣故。」

船長對於這個發現，高興得幾乎要跳起來，自己嘟嘟喃喃不斷地說著：

「如此說來，只要證實克貝路斯和凱以隆兩個月球中，那個含有充分的鈷鹽便可以明白。」

古拉克從旁插嘴說：

「可是，毛皮商庫利姆以及監獄長雷恩，不是都說沒有那種生物嗎？」

「一定是其中一個說了謊。」

船長意味深長地說。

船長立即拿出袖珍電視收影機，叫喚奧特。

奧特一出現，船長便說：

「立刻乘慧星號來接我，我們的輕型火箭已經墜毀了。請暫且不要切掉誘導電波呀！」

「馬上就去！」

奧特如此說著，似乎特別興奮似的。

「到底怎麼了？奧特的樣子有點奇怪呢！」

「他怎麼不說依-依-庫平安無事呢！」

古拉克就是古拉克，好像擔心自己似的。

之後，船長和古拉克接受了冥王星人的盛大歡迎。

用餐完畢後，船長和古拉克便走到下著暴風雪的大街上。

不久，逐漸聽到微微的響聲。

慧星號到達了。

慧星號一著陸，船長便告別哥魯魯他們，然後帶著古拉克和薩布乘上慧星號。

奧特立即從操縱席上跳下來。

奧特的眼睛露出激動的怒氣，發出尖銳地叫聲：

「西蒙，西蒙被自衛團的人抓走了！」

原來如此！難怪映在收影機上時，奧特才慌慌張張地。

「你是說西蒙被抓走了？什麼時候？」

「在你連絡前的一利那；西蒙和崁斯肯恩博士一起在天文台上，利用反射鏡觀察黑暗星；而我則和瓊在隔壁房間等著。

結果，響起一陣奇怪的咻—咻—聲，大家便跌倒在地面上了；眼睛看得見，耳朵也聽得見，並且什麼事也都非常清楚；但是，軀體卻好像結冰似的動彈不得。

那些人經過我們旁邊，走進放置反射鏡的房間裏；由於我是俯倒地上，所以也不知道那些人是誰。

其中有一個人，好像向西蒙說了些什麼，內容聽不太清楚；不久，他們便全部走出外面了。

過了好一會兒，軀體已能動彈；這一定是氣體由房門的間隙洩露出去，我們才能動的；然而，在那個當兒，西蒙已失去蹤跡了。」

「返回塔魯塔魯斯市。全速前進！」

船長命令道。臉上充滿了怒氣，因為自雙親去逝後，代替父親養育他的就是西蒙呀！

船長緊咬著嘴唇。慧星號則全速向南推進。

殺掉船長

慧星號不停在塔魯塔魯斯市，而在天文台的近旁著地。

回程的航行，僅是短短的數十分鐘，然而船長卻覺得有如經過幾小時一般。

船長在內心裏祈禱著：

『西蒙！你可不要死！』

船長從慧星號一跳出來，便對薩布說：

「你可以回去了；都虧你，幫了我的大忙。」

接著便衝進天文台的入口。

瓊從裏面跑過來，後面跟著耶茲拉司令和肯恩。瓊鐵青著臉。

船長氣勢洶洶地問：

「走進這裏的，是塞洛博士吧！」

這時，金星的天文台台長崁斯肯恩博士嘴快地回答說：

「是的。沒錯，是塞洛博士。因爲我躺臥在他的近旁，所以全部都聽見了。那傢伙想打聽出船長對自衞團了解多少；西蒙不回答，他便以關閉活腦的循環唧筒刑訊著；結果，西蒙並不回答，於是他就把西蒙帶走了，羅吉和卡拉庫也在一起。」

船長滿臉通紅地說：

「塞洛這傢伙，竟敢刑訊西蒙！他命其黨羽偷襲我所乘坐的輕型火箭，而自己則到此抓走西蒙！」

至此船長似乎恍然大悟似的閉口不言，然後又喃喃說道：

「爲什麼他必須禁止西蒙觀察黑暗星呢？是否由此可以了解塞洛的困擾呢？……」

崁斯肯恩說：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塞洛博士不再把我抓走……。」

「因爲已沒那個必要了啊！他誘捕你，主要是爲了讓人誤解你因害怕太陽系的危機而躲藏起來，但是被誤認怯逃的你卻在此出現，再說你現在對他而言，也已毫無利用價值了。」

接著，船長開始詳細調查天文台裏面。

船長尖銳的眼光，立即發現到黏在地板上那好像白泥巴似的東西。

船長問耶茲拉說：

「在這附近有含有這種白色硝酸鹽的土地嗎？」

「沒聽說過呢！」

「那麼，到慧星號上把這個分析看看；大家都來吧！」

一進入慧星號的小實驗室裏，船長便立即着手分析硝酸鹽；太陽系最高科學家費買船長的手腕，是最爽捷俐落的。

不久，眼睛離開大型電子顯微鏡的船長，大聲地說道：

「這種白色的硝酸鹽，畢竟不是冥王星上的東西，而是從月球帶來的！」

肯恩不可思議地說：

「你怎麼知道呢？」

「這種土裏面，含有某種黴菌在氣溫甚低的冥王星上是無法生存的；設若在稍為溫暖的月球上，則能繁殖的呀！耶茲拉老伯，請你叫雷恩、庫利姆以及行星地理學者洛瑪來好嗎？」

耶茲拉的眼睛閃閃發出光芒。

「如此說來，你是認為塞洛博士的基地，是在月球的其中之一了；好！我就去叫。」

耶茲拉回來的時候，只帶來有學者風範的寇魯洛瑪。

耶茲拉說：

「雷恩就僅差一步，已回到克貝路斯了。而庫利姆則不知去處。」

船長咬住嘴唇，之後轉變過心情，把硝酸鹽的標本拿給洛瑪看。

「你曾在克貝路斯或凱以隆上看過這種東西嗎？」

洛瑪懷疑似地皺起眉頭。

「我覺得好像在克貝路斯的附近見過，不過不太有把握；那個地方我僅去過幾天，而且監獄之長雷恩，不喜歡人家登陸克貝路斯。」

耶茲拉也插口說：

「是啊！雷恩也不喜歡行星警察去那邊呀！」

船長站立起來，兩手交叉胸前，好像沈思著什麼。

塞洛博士一定是像魔術師一樣，化裝成某一個人；但那個人是誰呢？船長心想，他一定是現在以前所見到的某一個地球人。

船長對著大家說：

「我等會兒將前往流刑衛星克貝路斯，我有必須問問雷恩的事情；古拉克和奧特跟我來；瓊，你留在這裏，和耶茲拉老伯一起找尋庫利姆的住處。」

瓊點點頭說：

「我知道。」

這時候，金星人崁斯肯恩熱心地請求說：

「西蒙是個卓越的科學家，爲了救出他，也請讓我幫點忙吧！」

肯恩說要早點返回金星的事，似乎已完全忘掉了。

船長向那金星人的天文學家說：

「我要你做件重要的工作；我希望你觀察看看，當那顆黑暗星出現之後，四周的行星位置有什麼變化。」

「好的，我答應你。」

四個人立即走下慧星號。接著肯恩又回到天文台；瓊、耶茲拉和洛瑪，則走進嚴厲暴風雪之中，前往塔魯塔魯斯市的圓屋頂。

慧星號這邊也打開全部調節瓣的槓桿緊急上昇，不到幾秒鐘時間已來到宇宙空間。抬頭一望，克貝路斯像白色鐵餅似地浮掛著。凱以隆和史基庫斯則躲在冥王星背後而看不見。

慧星號朝向克貝路斯全速前進。

奧特問著坐在操縱席，以銳利眼神注視前方的船長說：

「你覺得雷恩和庫利姆之中，那個才是塞洛博士呢？」

船長沒有回答，奧特又繼續說：

「一定是雷恩吧！如果天文台的泥土是克貝路斯上之東西的話……。」

古拉克的電光眼也生氣得露出令人害怕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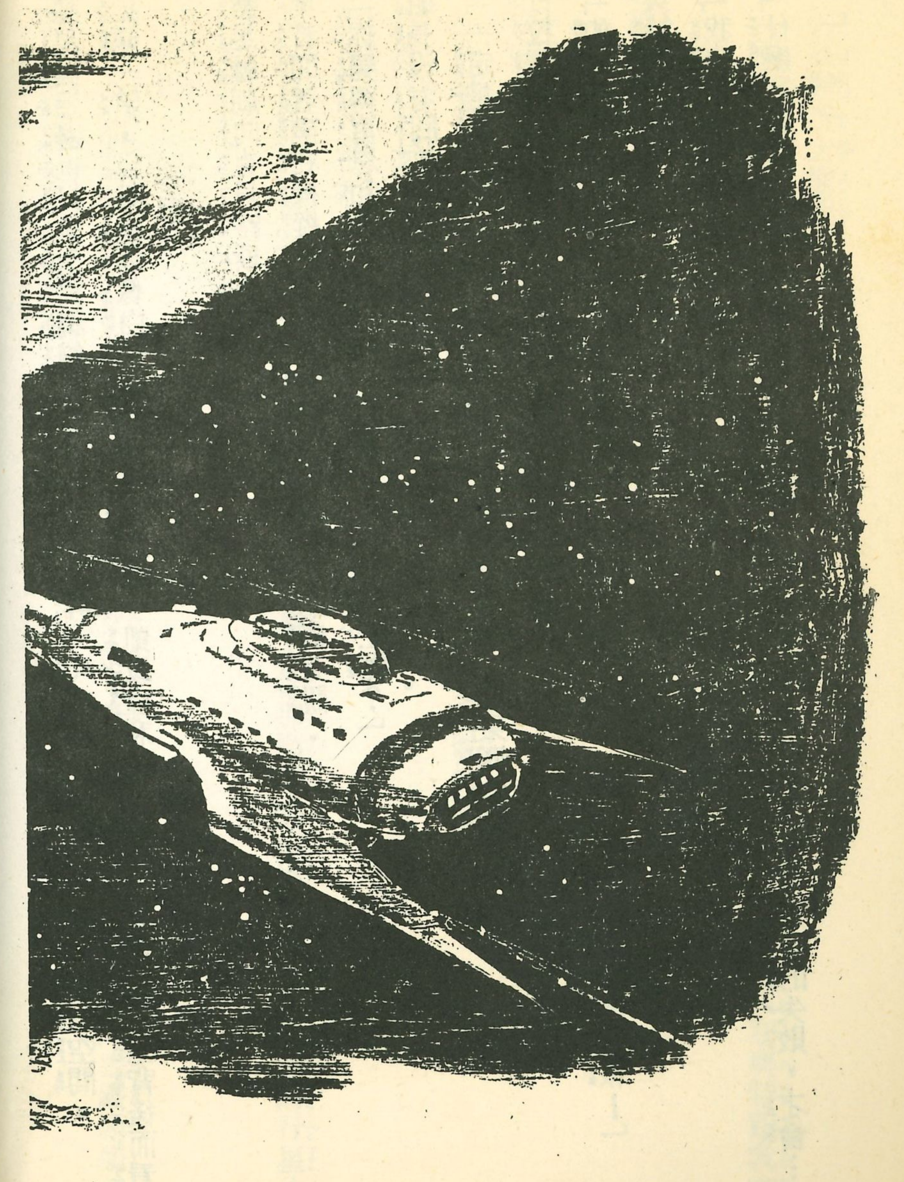
「如果我知道雷恩眞對西蒙施以刑拷，或加以誘拐的話，本大爺定將嚴厲地酬報！」

奧特立即說：

「我先好好整他一頓吧！」

「什麼？在你之後！西蒙會落得如此地步都是你的不是啊！上次也是你的失敗，才會……

……。」



「你說什麼！庸俗的機器人還說什麼！」

平日的爭吵又開始了，船長於是斥責道：

「不要吵了！該不是爭吵的時候吧。不知道西蒙是死是活，還有整個太陽系幾乎顛倒過來的騷擾，你們……」

奧特和古拉克便立即停止爭議。

克貝路斯漸漸變大起來了。

船長以前曾經來過此地，還送了幾十個壞人到這裏來，尤其是船長所抓來的犯人，都是判了無期徒刑而終身監禁於此。

不久，慧星號在距離監獄約七、八百公尺的地方着陸。

「古拉克留在此地，以代替奧特。」

船長一說，古拉克大發牢騷地說：

「你帶奧特去，卻把我……」

「不，奧特馬上會回來。不管怎麼說，總不能把慧星號空置於此呀！」

船長如此說完，便帶著奧特步向黯然聳立的監獄；背在身上的重力機，由於已經調整了

，所以行走頗爲方便。

船長一面走，一面小心翼翼地環視四周的情形。

來到監獄漆黑的門旁時，終於發現了一塊白色的軟岩石；船長拾起那脆弱的硝酸鹽岩石碎片。

「這和塔魯塔魯斯天文台所遺留下來的是同樣的；但卻非到處都有啊！」

接著，船長更加注意地環視四周；若說顯眼之生物的話，則只有在岩石中間敏捷跳躍的月球蜥蜴了。

「奧特，抓一隻月球蜥蜴，帶回慧星去。」

奧特撅起嘴說：

「你帶我來就爲了抓月球蜥蜴嗎？」

「雖說是蜥蜴，但也並非那麼容易抓到呀！何況另外還有重大的意味。」

留下奧特，來到監獄的正門旁邊時，突然間，耀眼的探照燈已灑照亮在船長身上。

看守人叫道：

「站住！誰！這裏禁止任何人進入。」

船長靜靜地舉起左手說：
「我是費賈船長。我要見監獄長南多魯雷恩。」
「費賈船長？」
守衛大概是發覺船長左手上閃閃發亮的戒指，大吃一驚，連聲調也走了樣。
因為太陽系政府曾下令所有政府機關，必須協助費賈船長之故。
守衛說：
「我立刻連絡監獄長。」
船長厲聲說：
「我要現在立刻進入！」
守衛或許是被船長那嚴厲的聲音所壓制，巨大的獄門便立即隨著原子能引擎之吼聲而打開了。
船長一走進裏面，大門便又緊緊地關住了。如此的話，並非一點也無法逃出，只是……
船長隨著守衛逕自走進獄長室。
南多魯雷恩好像被彈開似的站立起來。

「費賈船長！怎沒按照規定來……。」
雷恩非常不安地說道。
「什麼規定！這種情形不是怎樣都可以嗎？我乃是尾隨塞洛博士之後而來的。」
雷恩顯得目瞪口呆的樣子。
「你說塞洛博士？難道你是說這裏有自衛團的基地嗎？」
「倒還不清楚，但是冥王星人說，那毛茸茸的生物是從月球飛到這裏的。」
「如此說來，一定是在凱以隆；因為守衛的每個人都說從未見過那種生物！」
雷恩大聲說著。
船長冷冷地說：
「如此的話，我倒想直接問問守衛了；不過，首先我有更重要的話要問，羅吉和卡拉庫是怎樣逃出這裏呢？」
「那是，那個，有天早上脫逃出……」
船長皺著眉頭說：
「拿他們兩人的記錄給我看看。」

「記錄？」

雷恩扳著面孔很不痛快似地，勉強走向大書櫥。

書櫥裏面收藏了數以千計的金屬盒子，每個盒子的蓋子上面，檔案號碼均閃閃發光。

每個囚犯都有一個不同的號碼，而且，在囚犯之監禁期間裏，還設計了以特殊之放射線，使文件盒子上散出光芒的裝置。

雷恩取出二張不發光的文件來說：

「這是羅吉和卡拉庫的部分；你看，到底怎麼逃走的，上面已寫上不明了吧！」

的確如其所言。

然而，船長卻發現到在文件盒子裏，其他尚有十幾張不發光的文夾。

雷恩慌慌張張地說：

「那些不發光文件之號碼的囚犯，全都逃走了嗎？」

「是，是的。」

「我曾聽說有一種裝置，只要囚犯逃出監獄一步，那文件盒子的亮光便會消失，而且會發出警報；此種戒備那麼森嚴，為什麼能夠逃掉呢？」

「那，我完全不知道啊！」

「你向政府報告過了吧？」

雷恩為難地說：

「不，要是報告政府我將會被革職；不如盡力設法捉回來。難道你會報告嗎？」

費賈船長實在太驚訝了。最為危險的惡徒被逃走，而為了自己的職位竟然不向政府報告。

船長說：

「我當然會報告。像你這種沒有責任的人所說的話，再也不能相信了，請你把其他的看守人員叫來，我要問他們看看。」

雷恩愁眉苦臉，可憐兮兮地說：

「沒辦法，我就去叫吧！請等一等。」

雷恩出去之後，船長又重新調查櫥櫃裏的文件。

裏面全是聲名狼籍的壞蛋；其中有幾十個並非同一時候，而是接二連三地隱蔽其踪跡，實在愈想愈覺得奇怪。

「這一定是雷恩放走的不會錯！可是，那些惡徒到那裏去了呢？」

那個時候，外面響起尖銳的叫喊聲。

船長急忙跑近窗邊看看。

守衛人員從監禁囚犯的大建築物裏跑出來，並大聲叫嚷道：

「囚犯發生暴動呀！」

在守衛人員之後，大群囚犯倏地蜂擁而至；也許是從看守人員身上所搶走的吧！每個人手上均握著原子槍，而且立即將監視塔上的守衛打下來。

一位似乎是領頭的囚犯叫道：

「辦公室！船長就在那裏！」

接著是囚犯們齊聲叫道：

「殺掉費賈船長！」

船長迅即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這裏面，有很多是船長所捉來的壞蛋。

若告訴他們船長來此，並再稍加引誘的話，他們爲了消除憤恨必定會前來攻擊的。

包括地球人、火星人、土星人、以及其他行星的壞蛋們，仍然異口同聲地繼續叫嚷著：

「幹掉費賈船長！」

何謂鈷？

船長咬著嘴唇說：

「南多魯雷恩的傑作！」

船長立刻鎖上門鎖，放下窗子上金屬製的百葉窗。

然而取出袖珍收影機，打開開關，以便呼叫奧特和古拉克。如果他們兩人前來幫助，而以質子手槍的話……。

囚犯們敲著門，厲聲斥責說：

「乖乖出來，費賈船長！」

然而，收影機上慧星號毫無回訊。

船長立刻想到其理由；監獄的建築物遮蔽了放射線，而使所有的電波不通暢。

眞是窮途末路！

船長仍以平時的冷靜，立刻動腦筋以期想出逃脫的方法。

他想出一個使用帶在腰帶上的機器，而使自己看不見的方法；然而，如此衆多的人一下子擁入房間裏，縱然對方看不見自己，卻也無法輕易地走出房間。

囚犯們開始使用原子槍破壞房門了。

再也不能有片刻的猶豫。

可是，有什麼方法呢？

船長以其銳利的雙眼，環視著自己所處的房間。

在其中的一面牆壁上，有一扇厚金屬製房門，上面寫著械彈庫。

對了。那間械彈庫裏一定有鎗有子彈，甚至連原子彈也有。

船長跑近那扇房門。

超硬質金屬物所作的房門就是原子火焰也融化不了。

數學家們所精心思慮再裝配而成的鎖上，裝有二十個分別塗上四種顏色的按鈕。要打開開鎖的話，必須依照顏色組合與號碼之組合順序按下按鈕。唯按鈕的組合卻有數百萬之多。

如何才能找到那其中的一組呢！

然而，費賈船長卻比那些製造這把鎖的數學家們，更精於數學。船長從腰帶上取出金屬製小鋸子的刀刃；然後將它弄彎成兩隻，輕輕地敲著鎖。

船長側耳傾聽，從其回聲中立卽畫出某些圖形。

外面，囚犯們的吵嚷聲愈來愈大。

裏面，船長心中靜如止水，一個接一個地畫出圖形，並繼續著複雜的計算。

此時，房門的一部分壞了。

帶頭的男人喧嚷道：

「只差一把勁！」

船長突然站起身子，終於找出鑰鎖的組合。

船長立卽依其複雜的順序按下二十個按鈕，臉上洋溢出信心十足的表情。

不到一秒鐘，鎖頭發出卡啦一聲。

船長用力推開械彈庫的房門。

那時候，入口的房門也嘎喳嘎喳地倒坍，喪心病狂的囚犯們，被一長相凶惡的地球人率

領著，蜂擁似地衝進裏面。

可是囚犯們卻不由得嚇得呆立不動了。

因爲船長微笑地站在械彈庫的入口處，而且，船長的質子手槍並非指向他們，而是指著械彈庫的方向。

領頭似的那個凶惡的地球人，忘形地發出興奮的叫聲：

「終於找到了吧！那傢伙就是費賈船長！任何人都可以插手的呀！本大爺可要盡情地處置他。」

「哎，幹掉他吧！」

囚犯們挑唆道。

領頭者手拿著原子槍，向前一步。

船長一點也沒把質子手槍轉向他那邊。

領頭著叫嚷道：

「你還記得大爺嗎？費賈船長！」

「當然呀！因爲你是我捉來的啊！你就是魯加斯，專門偷偷地販賣武器給木星人，以唆

使引發戰爭的惡徒。」

船長冷冷地說。

魯加斯冷笑著：

「說得好！在你死之前，還有什麼遺言嗎？」

船長正顏厲色地說：

「你沒看到嗎？我將質子手槍瞄向械彈庫的呀！」

「這又怎樣？」

「如果我扣動槍機，定將命中裏面的原子彈或子彈；如此一來，這間監獄便瞬間變成廢墟了！」

魯加斯和其他囚犯不由得倒抽一口氣。

魯加斯逞强地說：

「那，那種事情你敢做嗎？果眞如此的話，就是你也將消失淨盡呀！大爺們可不會受你恐嚇的！」

船長微微地笑著說：

「絕對敢做；你們該知道我是說得出做得到的人吧！」

確是如其所說。只要是太陽系的人，全都知道船長是言行一致的人。

船長又說：

「像你們這些不把殺人，幹壞事情當做一回事的傢伙，若不再次給以教訓的話，簡直是目無王法，現在限你們十秒鐘內放下武器！不然，我就要扣引槍機了，我什麼都幹得出來，卽使陪上自己的性命。」

好似停頓般的戰爭。

當其中一個囚犯咯噹地將手中的武器丟到地上時，大家便一齊丟下武器了。

卽使是船長，本身也沒把握這個賭注是否成功；但他決心不讓這些惡徒們再度消遙於世界上。

船長仍然不敢大意，厲聲說道：

「把守衛人員叫來，並說你們已投降了！」

完全被對方所懾伏的犯人們，按照船長所言，乖乖地被帶進獄舍裏。

船長安下心似的喃喃說道：

「哎呀呀！眞是瞬間的變化；接下來該輪到雷恩了。」

船長走出房間找尋雷恩。

雷恩在寬廣的獄舍走廊暗處徘徊著。

船長厲聲說：

「雷恩！你幹什麼！竟敢唆使犯人想幹掉我呀！你的計劃已失敗了！」

雷恩蠕動嘴說：

「不是我煽動的……。犯人們任意……。」

「是不是說謊！守衛人員一來立刻就能明白；我看還是坦白招供出來爲上策。如再繼續隱瞞，只好請君入甕，到那種地步，囚犯將會如何處置你呢？」

雷恩實在害怕極了。

「我招供。的確是我唆使的，可是……。」

「可是個屁！另外一點我想問你；那些逃走的犯人，是你放跑的吧？」

「是的；我在半夜偷偷放跑的。在外面有帶他們到凱以隆的太空船等著。」

的確是雷恩的傑作。因此謎題已逐漸解開了。

「那麼說就是毛皮商庫利姆的地方啦？」

「是的。是庫利姆託我的；庫利姆需要獵師，但那種危險的地方是沒人要去，他說若把囚犯當做獵師釋放的話，便付我大筆金錢。」

雷恩戰戰兢兢地說完，又立刻補充說：

「我覺得這和他們關在此地並沒什麼改變，他們不會離開凱以隆，倘若他們在塔魯塔魯斯市或任何地方出現的話，就會立刻被捉到啊！」

「這些理由都不足以辯白，羅吉和卡拉庫現在不是到處做壞事嗎？」

船長集合守衛人員，並且命令守衛長說：

「立刻將雷恩逮捕；在新任獄長未來之前，你暫時代行其職。」

之後又向守衛人員問道：

「你們大概很了解克貝路斯吧？如此，你們應該知道這種生物吧！」

船長把那全身長滿白毛的奇怪生物，詳詳細細地告訴守衛人員。

守衛人員只是搖搖頭而已。

「此地沒有那種生物。」

如此看來，雷恩所說的事情中，這點是確實的。然這樣也並不是說，此地真的沒有這種生物；船長並不太失望，因爲他另有一樣線索之故。

船長急忙回到慧星號。

奧特和古拉克一聽船長說完，都大發雷霆。

古拉克互撞著兩隻鋼鐵的拳頭說：

「想殺掉船長啊！馬上到監獄去，把雷恩甩掉。」

「沒那種空閒了，古拉克。更重要的，奧特，月球蜥蜴抓到了嗎？」

「嗯！。你遭遇那樣危險的情況，而我卻到處捉捕月球蜥蜴，爲什麼需要這種蜥蜴呢？」

船長把小月球蜥蜴放在自己所發明的分析裝置上，說道：

「我想知道這種蜥蜴的骨頭裏，是否含有鈷的成分。」

奧特叫喊著說：

「原來是這樣呀！船長。由於魔術師的骨頭裏含有那種鈷成分，所以，同個行星的生物

也應該含有鈷才對。」

船長一面從分析裝置之機器上站起身子，一面搖頭說：

「正如你所說沒錯。可是這隻蜥蜴身上沒有鈷成分；換句話說。魔術師並不住在克貝路斯之上。」

奧特仍固執地說：

「可是，雷恩該是塞洛博士啊？腳印的白色硝酸鹽不是已經證實了嗎？」

船長搖搖頭，說：

「那些白色硝酸鹽正可證明雷恩並非塞洛博士。這件事在來此地之前，已大致瞭解了。」

「我完全不明白啊！」

奧特這麼說，船長才加以說明。

「留在那天文台上的痕跡，乃是太空衣鞋子的痕跡。塞洛博士爲了不吸入毒氣，一定會穿上它的；可是這座克貝路斯上有大氣層，應該可以不穿太空衣；換句話說，塞洛博士故意穿上它，好讓我們誤認他是來自克貝路斯的詭計呀！」

「這麼說，他們的基地就是在凱以隆了。」

Toru.

「大概是吧！」

奧特說：

「那已經很明顯了呀！雷恩引渡羅吉和卡拉庫，乃是爲了庫利姆，所以，塞洛博士的眞面目一定是庫利姆啊！」

「耶茲拉老伯和瓊，現在正找尋著他的住處；立刻回冥王星吧！」

不久，慧星號在即將天亮的塔魯塔魯斯市的圓頂旁邊着陸。

船長開始走向天文台的方向。

「到市內之前，希望能見一見崁斯肯恩。」

一看到三人的影子，肯恩急忙過來。

船長焦急似地向金星天文台長肯恩問道：

「我所拜託你的，在黑暗星四周之恒星的位置，知道了嗎？」

肯恩點點頭，說：

「嗯！全部瞭解了。任何恒星都與從前的位置相同，一點也毫無改變。」

船長呻吟道：

「你說什麼！沒有改變……！這麼說，那顆黑暗星和以前的不同……。」

船長立即返回塔魯塔魯斯市；由於船長太過於思慮這個道理，因此古拉克擔心地問道：

「肯恩的觀察那麼重要嗎？」

「噢！他說得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船長如此說完，便閉口不語了。

船長一到行星警察冥王星總部時，耶茲拉司令焦急的站立起來。

耶茲拉極其憔悴的樣子。

船長問道：

「毛皮商庫利姆的住所找到了嗎？」

「本署所有人員均已派出調查，唯尚未察明；也許已回到凱以隆月球上了。另外，又發生嚴重的問題了，船長。」

「發生什麼事？」

「地理學家寇魯洛瑪失蹤了，而且好像被謀殺了似的。」

接著，耶茲拉便將經過說明了。

原來洛瑪一發現庫利姆的住所，便以收影機和警方連絡；然而在報告途中，銀幕上好像被切斷似的亮光一閃，便什麼也看不見了。

「不僅如此，竟連出去追尋庫利姆之行蹤的瓊，也沒有回來。」

「那個混蛋呀！」

正當船長如此喊叫時，大群的警察們蜂擁地闖進來；背上背了一個滿身傷痕，體毛茸茸的冥王星人。

船長一看更加吃驚。

「這不是薩布嗎！」

「是的。他匍匐在獵師休息場的某道路上！」

船長急忙跑近薩布的旁邊。

薩布已是奄奄一息了。

船長非常憤怒地抖動聲音說：

「振作一點！被誰殺的，薩布？」

薩布模糊地睜開螢光眼睛，喃喃說道：

「塞洛博士的……黨羽。那傢伙……抓走……你的……女朋友……而殺了我……，在倉……庫裏；他們……以爲……我已斷氣……便帶……走女的……，於是……我……爬向……道路……。」

耶茲拉叫著說：

「塞洛這個混蛋，繼西蒙之後，竟又綁架瓊呀！立刻潛進那倉庫搜索！」

隨著耶茲拉的叫聲，船長吩咐古拉克說：

「請醫治薩布，古拉克！」

戴著耶茲拉他們的火箭車，急忙開往薩布被發現之附近的倉庫。

警察說：

「就在這裏；這個倉庫就是前些日子，庫利姆的公司所借用的。」

衝進裏面，結果發現一具好像地球人的屍體橫臥在那邊。那是一具變得黑焦的駭人屍體。

船長立即調查這具被原子槍射中的屍體；好像發現什麼似的，卻假裝沒發現什麼。

耶茲拉說：

「寇魯洛瑪的屍體吧！找到庫利姆是好，卻因而……。」

船長察看了四周，又發現到地上的秘密通道。

立刻跳進裏面的船長，很快又返回原地，臉上顯得很痛苦。

「這下面的隧道只通到圓頂外面，就毫無踪跡了。」

耶茲拉點點頭，說：

「這麼說，塞洛這傢伙是把西蒙和瓊帶到基地去了呀！如果庫利姆就是塞洛的話，他的基地就是在凱以隆了。」

船長他們又急忙返回警署。

古拉克蹲在薩布身旁，一發覺船長回來，便淚汪汪地說：

「已經不行了！」

薩布微微睜開眼睛注視著船長，喃喃說道：

「我……喜歡……你，在地球人之中……。」

至此，薩布已閉上眼睛了。

船長一面抑住湧上心頭的悲慟，一面注視著薩布的遺體。

接著，像要拂掉心中的悲傷似的，問耶茲拉問道：

「有關冥王星之月球的詳細資料，到那裏才能拿到呢？」

「冥王星調查團應該找得到才對；可是，團長洛瑪已經去逝了。」

這時候，以收影機連絡的警官，發出驚惶的聲音說：

「塞洛博士的廣播擠進來了。」

船長他們急忙跑近收影機旁。

銀幕上映出塞洛博士那滿身黑色、修長恐怖的樣子。

塞洛博士瞪著眼睛說道：

「警告太陽系的所有居民，這是最後的機會；你們可以往銀河方向注意看看；黑暗星現在將逼近那裏；如再拖延一、兩天，即使我的力量也無法拯救太陽系的毀滅；你們不能委託毫無能力的政府，要是你們不團結起來，向政府施予壓力，並將全權轉讓於我的話，你們只好迎接太陽系的末日了！」

塞洛博士一說完這些話，便和出現時同樣，出其不意地消失了。

耶茲拉頓足搥胸地懊恨道：

「什麼東西嘛！這樣做的話，太陽系的人們將會因害怕而瘋狂的呀！政府在以後的二十四小時裏，是否……。」

中計了

船長急忙帶著古拉克和奧特，趕往冥王星調查團的辦公室；因爲再也不能拖延了。

船長借來全部有關於第二月球凱以隆的資料，並加以詳閱；記錄上曾說，寇魯洛瑪曾經二次單獨探險凱以隆。

毛皮商庫利姆在四、五年前，向太陽系政府租借凱以隆，以捕捉野獸販賣高價毛皮。

總之，船長所需要的資時並不太充足。

奧特不安地說：

「在這裏浪費什麼工夫呢！既已知道塞洛博士的本人就是庫利姆，我們就馬上開往凱以隆去吧！」

古拉克也說：

「是啊！在這些日子裏，西蒙不知會遭到什麼待遇呢！……」

雖然船長擔心西蒙的事情，可是也沒有辦法；最主要是儘量收集有關的資料。當開始把資料擺回原來的櫃子時，外面已吵嚷得好厲害了。

「什麼事？」

船長說罷，跑近窗邊的奧特便叫嚷道：

「群衆又聚集在冥王星政府大樓前的公園了。」

三人走出外面一看，對面的公園已被群衆擠得滿滿了。幾乎都是地球人，但也參雜一些滿身是毛的冥王星人，及其他星球的人。

帶頭似的男人叫道：

「我們希望將太陽系政府的所有權，立刻轉讓給塞洛博士，以拯救這個太陽系的危機。」

衆人也隨聲附和地吵嚷著：

「是呀！」

「贊成！」

「再拖拖拉拉的話，就來不及了呀！」

「把星長強拖出來！要他將政府的全權交給塞洛博士！」

群衆擁向政府大樓。

耶茲拉和其五個部下，立刻擋在群衆的前面。耶茲拉以冷靜，而毫不畏懼的態度叫道：

「星長不在這裏，他到距離一千六百公里外的耶利西亞市去了。」

帶頭的人叫喊著說：

「若是這樣，我們就佔領冥王星的政府大樓，然後再交給塞洛博士！」

耶茲拉手握原子槍，使勁地瞪著眼說：

「只要我在，絕不允許你們那麼做！你們當眞相信塞洛博士的廣播，實在也太無知了。」

人們又開始吵嚷起來。

「是欺騙嗎？那顆黑暗星不正如其所說，逐漸地靠近來嗎？」

然而，他們似乎也沒有反抗耶茲拉，或佔領政府大樓的勇氣。

船長說：

「這裏交給耶茲拉沒關係，我們立刻回返慧星號。」

雖在白天，但呈鐵餅形狀的黑色黑暗星，確實隔著圓頂屋清晰可見。如果眞與黑暗星相

撞的話，也確實是件不得了的事情。

當再次見到那個日益變大的黑暗星時，自己的想法是否眞正正確，便會逐漸沒有把握。

船長自言自語地說：

「除了『那個』之外，再沒有解開黑暗星之謎的答案了！任何人可能都不會相信，但是黑暗星四周的恒星位置完全沒有改變，卻是最好的證據！」

回到慧星號，船長下令道：

「直往凱以隆！」

跳進操縱席的奧特特別興奮地說：

「有好戲可瞧了呀！」

大約一個多鐘頭，凱以隆逐漸變大地迫近眼前；慧星號在其附近轉了個大圈，然後駛進光亮的地方。

將高度下降三百公尺，以偵察下面的情況。

地面上雖然荒涼，卻住有生物；凱以隆上的鹿群，被慧星號的轟隆聲，嚇得四處鼠竄，那是長有六隻腳而呈灰色的動物。

鹿旁邊有一種也是長出六隻腳，並帶有獠牙的生物。」

奧特喃喃說著；船長命令道：

「駛向西北方，依照寇魯洛瑪的地圖，距離北極大約一百六十公里的南邊，應該有庫利姆的毛皮倉庫才對。」

奧特將航向駛向西北不久，古拉克大聲叫道：

「是柯魯拉特呀！」

所謂柯魯拉特，乃是與產於地球落磯山脈的灰熊非常相似的動物；此地生物大都長有六隻腳，最前面的一雙，則用來抓東西或撕碎東西。它和灰熊之差別，最重要的乃是其猙獰在太陽系之中最爲馳名。

柯魯拉特抬起牠的大頭，向著慧星號露出獠牙，張牙舞爪地大聲吼著。

奧特說：

「看到那種生物，也難怪庫利姆要雇用監獄的犯人爲獵師；要是普通的獵人，一定會嚇跑的。」

不久，發現在遙遠的彼方，有矮小的建築物排列著。

「那就是庫利姆的倉庫吧！奧特。」

倉庫的附近，看不見太空船的影子。

慧星號一著陸，船長便命令奧特說：

「在我和古拉克闖入裏面時，你先抓一隻月球的野豬；等會兒我要做鈷成分的測驗。」

「上次是蜥蜴，這次是野豬呀？」

奧特嘟噥地說。

船長和機器人古拉克，走向被牆壁所圍繞之庫利姆的基地大門。

依-依庫則貼伏在古拉克的肩上跟來。

這裏的空氣稀薄，內部則和其他兩個衞星同樣不會變冷，因此並不像冥王星那樣寒冷。

門是打開著。

船長和古拉克通過大門，走進中央的建築物，再進入堆積毛皮的房間。

房子裏有一個木星人、兩個火星人、三個地球人。

六個人一看到船長他們進來，急忙抓起原子槍。

船長一面把質子手槍瞄準目標，一面大聲喊道：「把槍放下！」

那六個人立即放下手槍。
「古拉克，把那些傢伙的槍破壞掉。」
古拉克立即很輕易地將狩獵用的原子槍折彎，並扭成一團。
船長厲聲說道：
「庫利姆在那裏？」
有魚鰭一般之手腕的木星人，發覺船長所戴的戒指，臉色大爲轉變。
「你是費賈船長！」
「正是。庫利姆在那裏？」
船長瞪著眼說。
「老闆……老闆在辦公室；這邊。」
木星人把船長和古拉克帶到房門的地方；並未打開門地說著：
「老闆，費賈船長想見你呀！」
船長和古拉克不疑有他，便打開門。
當走進裏面的那一霎那，船長不覺暗吃一驚；房子四周以水泥壁包圍著，天花板上安

置一根粗鐵棒。
船長迅速回顧背後；然而就在那一瞬間，背後的房門已被關閉起來，接著又響起上鎖的聲音。
「糟了！中計了！古拉克毀掉那扇門！」
如果古拉克使出力量，那扇門是不致毀不了的。
當古拉克把依依庫放在地上，以肩頂住房門時，依依庫好像害怕什麼似的，又緊張地爬到古拉克的肩上。
船長緊張地說：
「依依庫的精神感應似乎感覺出什麼危險……。」
話尚未講完，船長已看見水泥壁的一面突然很快地昇起來，而嚇了一大跳。
接著，一隻六脚的怪物，行動緩慢地從昇起的水泥壁下面，向著這邊走進來。
船長大聲喊道：
「古拉克，他們的陷阱就是這個嗎？」
這隻柯魯拉特，一定是爲了轉賣給其他行星之動物園，而活捉起來的。


Toru.

柯魯拉特一發覺有人類及機器人，便站立不前了；接著發出幾乎使整棟房子震撼的大吼聲，開始向船長這邊侵襲過來。

船長把質子手槍的馬力提至頂點，然後瞄準怪物發射出去。

船長彈不虛發射中柯魯拉特的側腹，牠卻毫不畏懼。

相反地，氣瘋了的柯魯拉特，以快得令人不敢相信的速度撲向船長，並以最前面的雙腳抓住船長的身體。

柯魯拉特那可怕的下巴張得大大地，口內的熱氣不斷侵襲著船長。

實在是千鈞一髮之際了。

剩下的月球

船長以任何人都無法相像的速度，敏捷地躲開柯魯拉特的前爪。

不過，船長的衣袖仍被柯魯拉特的腳爪所抓破。

船長發射質子手槍。

那怪物仍然無動於衷，而且又再次叫出恐怖的怒聲，向船長襲擊。

就在那個時候，古拉克從背後撲到柯魯拉特的身上。

古拉克以其強壯的手腕，緊緊地扼住柯魯拉特粗大的頸子。

古拉克原已夠大了，可是與柯魯拉特比起來，卻是小巫見大巫；古拉克緊緊地摟住那不斷扭轉身體企圖脫身的柯魯拉特，並且使盡全身力氣，勒緊怪物的脖子。

由於古拉克和柯魯拉特扭成一團，船長便不敢發射質子手槍怕誤中古拉克。

依-依庫害怕之餘，捲屈在地上，牙齒不住喀嗒喀嗒地響。

古拉克又更加用力地扼住柯魯拉特；柯魯拉特痛苦得在地上猛烈打滾。

突然，響起一聲巨大的折裂聲，同時滿身毛茸茸巨大的柯魯拉特癱瘓了。古拉克居然把柯魯拉特的頸子折斷。

古拉克的眼睛紅紅激動地注視著船長。船長也以慰藉的眼神凝視著古拉克。

他們彼此之間已不用言語了；打從養育失卻父母的船長以來，船長和費賈人之間，已完全連成一體了，是不用言語或其他方式來表達彼此的心意。

船長跑進入口的房門，向古拉克說：

「用鑿子把這扇門打開看看吧！」

古拉克從附在胴體上的小櫥櫃裏，拿出一隻尖銳的鑿子，然後摘下自己的手指頭，裝上鑿子。這實在是機器人的卓越處。

古拉克立刻在門框四周的水泥牆壁上鑿了一個大洞；然後伸手打開房門的鎖。

古拉克說：

「那些傢伙得好好教訓一頓；喂，走吧！」

船長和古拉克又闖進那六個獵師所在的房間裏。

六個人慌忙地想從那邊逃走。

「站住！」

船長射出一發質子手槍，掠過六個人的頭上。

那六個人立即停止逃走，提心吊膽地走回來。

船長瞪視著設下陷阱的木星人。

「你竟敢設計謀害我們啊！誰命令的？庫利姆嗎？」

木星人蜷曲身子回答說：

「沒有人命令我，因爲我們以爲你又要來抓我們回去。老闆不在，到冥王星去還沒回來

。」

船長又瞪眼環視其他五人，那些話似乎不假似的；五個人也害怕地望著船長點頭。

接著船長又說：

「經監獄長雷恩的斡旋，而一起逃獄的人在那裏？」

「其他的人出去打獵，我們幾個則輪到留守。」

惶恐至極的木星人如此回答道；而其他五人仍然點頭示意。

船長又追問道：

「羅吉和卡拉庫也和你們一起逃獄吧？」

「是的。可是羅吉和卡拉庫來到這裏之後，便立即隱蔽其行踪了。」

「你們到此地來的時候，一位叫做寇魯洛瑪的學者，爲了調查而住在這裏，難道他沒發現嗎？」

「洛瑪先生在此地的那段時間裏，老闆很巧妙地不讓他發現我們。」

謎底已逐漸解開了。

船長嚴厲地說：

「我們就要離開這裏，附近未見有太空船的踪跡，你們大概也無法逃走；在行星警察未來之前，你們必須乖乖地站立別動！」六個人哆嗦著頻頻點頭。

一回到慧星號，奧特已等累了。

在奧特前面，躺著一隻被質子手槍所麻醉的月球野豬。

奧特問船長說：

「遇到什麼嗎？袖子怎麼被撕開了？」

「差點兒被殺掉。」

船長說出經過情形。

奧特叫著說：

「這麼說在我追趕月球野豬的當兒，古拉克便以其超乎常人的力量和柯魯拉特一對一地撕殺啊！」

古拉克原想說些什麼，但是看到奧特那種讚賞的眼神，便默默不言了。

船長立即對月球野豬施以愛克斯光檢查。

奧特說：

「那東西的骨頭裏，一定含有許多鈷成分才對。他們的巢穴在凱以隆的某處已經證實了。」

船長也點點頭表示同意；唯等檢查一結束卻大聲叫喊道：

「這傢伙沒有鈷成分呀！換句話說，也就是魔術師並不住在凱以隆呀！」

「實在混蛋透頂。」

奧特說著，古拉克也說：

「冥王星人基里老伯不是說來自冥王星的月球嗎？不是克貝路斯，就是凱以隆啊！」

然而，船長已聽不進他們兩人的談話，他覺得腦袋好像被敲了一記似的。

答案只有一個。

「有了！魔術師不在克貝路斯，也不在凱以隆；可是冥王星卻有三個月球呀！」

奧特好像不相信地問道：

「難道會是住在史基庫斯嗎？那邊整片被水所淹沒，應該沒有生物存在的道理啊！」

船長不加理會地說：

「奧特！使慧星號上昇！並開往史基庫斯。」

「奧特！使慧星號上昇！並開往史基庫斯。」

「你想幹那種愚蠢事？」

奧特一說，古拉克便擺起架子說：

「聽從船長的命令吧！」

奧特目瞪口呆似地發動慧星號。

當慧星號一路向著史基庫斯前進之間，船長拼命地加以推理判斷。

總而言之，除了史基庫斯之外，再也沒有住著長滿白毛怪獸的地方。

不久，船長忽然想起某件事情；便走到櫥櫃，拿出許多壞得亂七八糟的裝置來。

那就是和奧特揪在一起，而墜落在火星上的那隻白毛怪物所帶在皮帶上的東西。相信那東西一定是能使它僞裝成地球人的裝置。

東西已七零八亂而不甚了解，只知道那似乎有放射某種特別力線的作用。

船長利用慧星號上的種種測定器，集中精神，開始分析那具亂糟糟的機器，以尋求它原本所放射的是何種力線。

同個時間裏，史基庫斯也逐漸增大起來。

古拉克把依依庫抱在腰間，目不轉睛地看著那個冥王星的月球—史基庫斯；奧特則露出一付不相信的臉色，握著調節瓣的槓桿。

船長終於造成能探知那機器所放射之力線的小型裝置了，其大小約能放進口袋那麼大。

船長喃喃地說：

「這東西一定能證實我的推理才對。」

船長來到旁邊時，坐在操縱席上的奧特說：

「到那邊也是白費心機；從來就沒有太空船在那邊降落啊！從北極到南極全都被水所淹沒呢！」

船長肯定地說：

「所以等會兒我想證實看看。」

慧星號已逐漸靠近第三個月球—史基庫斯了。

由於全部被水所淹沒，因此這個月球上有很明顯的大氣層。慧星號一開始下降，空氣便發出咻咻的響聲。

不久，眼前已可看到數百公尺以下，無邊無際的廣濶海面，白色波浪捲起層層的浪花。

奧特生氣似地問道：

「等會兒怎麼辦？到處都看不到陸地呀！」

「是否眞的如此，馬上就能明白。」

船長說著，從口袋裏拿出剛才所完成的探測器；然後打開開關。

這時候，從那探測器迸出小小的紅色光線。

船長的眼睛閃閃發出光芒。

「果然在這裏射出強烈的力線！如此一來謎底可揭穿了！塞洛博士秘密基地之謎，以及過去所有的秘密，現在都已得到答案了！」

「你說什麼呀！船長！」

奧特這麼問道，船長好像沒有聽到似的，仍然全神貫注地沈思著。

船長對於剛才自己所揭穿的謎底中，能否粉碎塞洛博士的大陰謀，甚覺困惑。

然而，船長終於決定救出西蒙才是自己最重要的工作。

船長毅然地說：

「奧特，鑽進海裏！」

奧特似乎嚇了一跳，大聲地反問：

「你是說到海裏呀？要是如此的話，縱然是慧星號也會被激浪掀翻，或碰上暗礁而撞得亂七八糟啊！」

「什麼時候開始，我所說的話變得不能相信呢？奧特！」

船長笑著說：

奧特蹶起嘴，說：

「我嗎？要是說船長想幹，即使是太陽裏面，我也會鑽入的。」

於是奧特使勁地打開調節瓣，向著巨浪洶湧的海面，作緊急下降。

當慧星號對準張開白色獠牙的巨濤駭浪闖進時，古拉克也擔心似地微微看著船長。

慧星號飛快地鑽進海裏了。

就在那個當兒。

瞬息之間，四周的海已完全消失了！

不僅如此，慧星號是飛在距離地面數百公尺的廣濶天空。

奧特急忙把慧星號返回水平飛行，以免闖入地面。

陸地上，一直到地平線的彼方，整片都爲巨大的蔓草原始林所覆蓋。

奧特似乎被妖魔附身般地叫喊道：

「這，到底怎麼回事？」

古拉克也驚訝得呆住了。

「海到底到那裏去了，船長？」

船長說：

「那個海啊，一開始就沒有的呀！」

「可是，船長，就是你也看到了呀！」

奧特吶喊著說：

「我們所看到的都是錯覺呀！就像魔術師把自己化裝成地球人一般，利用某種力線，而使我們看成海。」

古拉克和奧特都顯得茫然若失的樣子，船長於是加以說明。

「當我知道魔術師不住在凱以隆和克貝路斯之時，便覺得除去史基庫斯之外再也沒有了；可是，史基庫斯卻被海所淹沒啊！」

古拉克和奧特點點頭。

船長又繼續說：

「冥王星人的基里老伯，曾說過那種全身長滿白毛的生物，擁有讓對方產生錯覺的魔術；而且，奧特也曾經有過自己確信是個地球人，但對方卻是滿身白毛茸茸生物的經驗；因此，我覺得他們會不會為了掩護自己所住的地方，而讓我們產生錯覺而認為有海呢？」

船長再次拿出力線探測器讓奧特他們看。

「我調查那架壞得一塌糊塗的機器是放出何種力線，而訂定了大致的目標，然後急忙組成能收取那種力線的探測器；接著在這個上空打開開關，正如我所料地顯示出那種力線正被放射著，換句話說，那個海面只不過是幻影罷了！」

奧特反駁說：

「這個月球從地球人第一次到達時，就已被海水所淹埋了呀！」

船長點頭道：

「正是那樣的。基里老爺不是說過了嗎？他說魔術師們在地球人到達冥王星之後，便不再出現了，是吧！由於魔術師聽說地球人已來了，所以，才將自己的月球掩飾起來啊！」

奧特和古拉克不由得抬頭望著天空。

的確有一些薄窗簾似半透明的東西，覆蓋在天空中。

奧特用力地點著頭說：

「這麼說，完全沒有人到過這個月球呀！」

船長意味深長地說：

「不，不能說完全沒有，至少還有一人識破那種錯覺。」

奧特叫喊道：

「庫利姆吧！對了，一定是化裝成塞洛博士的庫利姆，以後再也不會受騙了！」

船長專心地注視著探測器，並迅速計算出來。然後命令奧特：

「把航向稍轉向西方，力線放射的源流在那個方向；那邊一定有魔術師的都市以及塞洛博士的秘密基地。」

古拉克問道：

「西蒙被抓到那裏嗎？」

船長點點頭；並且擔心地說：

「希望他能平安無事才好。不管怎樣，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找出西蒙，立刻救出他。……把高度降至極限，並且減低速度。」

大約過了三十分鐘，發現在森林的對面有許多白色石頭砌成的尖塔。

尖塔的四周聚集著許多纖細的金屬柱子，在其頂端裝有巨大的球散發出白光。

船長說：

「著陸！太靠近的話危險。」

慧星號着陸在蔓草的原始森林中。

四周寂靜得鴉雀無聲。

船長說：

「來，偵察那個部分看看！在這種地方，可以不必留人看守，我們一起走。」

奧特和古拉克跟在船長的後面；古拉克的肩上則有依依庫緊緊地抱住著。

奧特向古拉克嘮叨說：

「我們是要去救西蒙，在如此重要的時刻裏，你還帶月狗去嗎？」

古拉克分辯說：

「依依庫在凱以隆受到柯魯拉特的驚嚇之後，有點兒膽小，我總不能置之不理呀；再說，依依庫絕對不會礙事的。」

「不會礙事嗎？像你那種金屬硬塊當然不用說，可是它就會妨礙我呀！還說什麼！」

兩人又將開始爭吵，船長急忙說：

「讓古拉克帶去吧！奧特。萬一依依庫把整架慧星號吃掉才麻煩呀！」

船長他們開始走在白色的森林中，白色森林大約高到頭上三公尺，實在非常奇怪。偶而有深色體毛的小動物，突然橫越前方。

趴在古拉克肩上的依依庫，嗅著尚還青嫩的小枝，一下子便開始咬。

古拉克大為驚訝地喃喃說道：

「依依庫吃植物，這還是第一次呢！」

船長說：

「因為那樹枝上含有鈷成分之故啊！你看，樹枝的斷口處閃閃發光吧！如此看來，魔術師住在這裏已逐漸明顯了。」

愈靠近高聳的尖塔，船長他們愈加提高警覺。

船長望著裝在纖細金屬柱上，濛濛地散發出白光的球說：

「我想那一定是使我們產生錯覺之力線的發源地吧！」

那時候，奧特低聲地說：

「有人來了！」

「躲進草叢裏！」

船長一面跳進白色草叢裏，一面說道。古拉克和奧特也跟著跳進去。

船長偷偷地伸出頭，窺探著脚步聲那邊。

不久，出現了十九個人影。那些確實是全身長滿白毛的魔術師。

那些魔術師仍然披覆著白毛，騎在好像地球的袋鼠一般，用兩隻脚跳躍的動物上面。

這一定是史基庫斯人。一種毫不爲人所知的種族。

在史基庫斯人所坐的鞍上，帶有金屬製彈弓似的東西。

船長說：

「大概去打獵吧！想必是去抓他們現在所騎的那種動物來馴養吧！」

史基庫斯人經過船長他們面前，並漸漸遠離而去。

船長他們又繼續前進。

不久來到隔著蔓草樹幹，便可以清楚地看見史基庫斯人的都市了。

那個都市並不怎麼寬大，到處儘是古色古香的石造建築物；全身長滿白毛的史基庫斯人，穿梭在那些建築物之間，其中有些人則騎在雙腳跳躍的動物背上。

船長伸手按住腰際的皮帶，似乎下定決心地說：

「使用隱身裝置潛進那邊；在救出西蒙他們之後，你們兩人就在這裏等我。」

奧特立卽反對：

「那機器的有效時間只有十分鐘而已呀！到不了一半路，身子就顯現出來了。」

「不用擔心吧！我有一個想法……。」

船長說到這裏便閉口不語。因爲緊抱在古拉克肩上的依依庫，好像很驚惶似地回顧後面，大概感覺到某種東西吧！

船長迅卽轉頭回顧後方。

原來是剛才騎著那些動物的十個史基庫斯人，已一聲不響地悄悄潛近來。

「是史基庫斯人！小心！」

船長如此叫喊道，拔出質子手槍。

那個時候史基庫斯人已哇地攻擊過來，並且對準船長他們投出羅網。

船長把質子手槍調至僅使對方昏迷的強度，同時立刻擊倒兩人。

可是羅網在那個時候，已在空中擴大了。

接著在船長，古拉克和奧特三人頭上，迅速地覆蓋下來。

而且，重重羅網也接二連三地落下來。

船長和塞洛博士

無論怎麼掙扎也沒有用。

奧特氣極敗壞地叫喊道：

「你們這些長滿白毛的混蛋傢伙！想用網子把我們像撈魚似地逮捕嗎！等會兒我們從網子出來的時候，就讓你們嚐嚐那些魚是什麼味道！」

船長問奧特說：

「把心情鎮靜下來，奧特！這種網子怎麼弄也破不了的；咱們已被覆蓋二、三層了啊！

等待機會吧！」

船長雖然這麼平靜的說，可是，對於被對方如此輕而易舉地生擒活拿，卻覺得遺憾之至。

古拉克擔憂地說：

「船長，你看見依-依庫逃到那裏嗎？」

原來，依-依庫在史基庫斯人出現的剎那，便一躍跳進草叢裏消失了。

奧特怒喝道：

「這個時候你還擔心那隻月狗嗎！西蒙到底是生是死還不清楚，太陽系政府快被打垮，而你竟開口閉口都是依-依庫，依-依庫！」

船長苦笑地安慰古拉克說：

「依-依庫沒有被抓，自己設法逃走了，現在它可是比我們強多了。」

船長他們被史基庫斯人押到一棟矮小堅固的建築物，然後又被帶入一間圓形房間。

在裏面有三個如所預料的人等待著。

當然就是塞洛博士，以及從堅獄裏逃脫的矮個子羅吉和大個兒卡拉庫。

船長他們一被帶到博士面前，塞洛博士首先便讚賞那些史基庫斯人。

「能捉到這些人實在功勞不小！幹得好！這幾個人對你們來說，可謂是最危險的敵人。好了，你們可以回去了，剩下的由我來吧！」

史基庫斯人紛紛離去了。船長環視著寬廣的房子裏，突然他發現了排著一整列的玻璃製透明箱子裏，那些行踪不明的科學家們，好像被冷凍起來似的，始終站立在那兒。其中一個箱子裏是站著瓊．蘭多露，瓊雙眼一直望著船長這邊，身體被凍得硬綳綳。

船長不由得咬住嘴唇。

在那些箱子旁邊，還有活腦西蒙被放在那裏。

奧特也立刻發現到，便高聲喊道：

「西蒙！他們說要拷問你，是真的嗎？」

西蒙什麼也沒回答。

他那透鏡眼睛，似乎意味深長地望著發音裝置，一定是塞洛博士他們使他叫不出聲音的。

全身穿著黑色衣服的塞洛博士，以令船長感到刺耳的響聲說道：

「費買船長！好不容易才和你碰頭啊！」

船長非常氣憤地瞪著塞洛博士，冷冷地說：

「面對面碰頭，這已不是第一次了，只是上次見面時，你並不像現在這樣，利用錯覺加以變裝或假造聲音。」

奧特和古拉克，以及羅吉和卡拉庫，也互相提心吊膽地凝視對方。

一邊是此刻正想謀奪太陽系政府的怪人塞洛博士，另一邊則是極力拯救太陽系的正義之士費賈船長。

塞洛博士仍以令人刺耳的聲音說道：

「這個時候可以說你的威脅很大，因爲我過去的所作所爲你都非常清楚。」

小矮子羅吉好像喧嚷一般地插嘴說：

「即使此刻亦不能安心呀！這傢伙要是不死，我們是絕對無法安心；博士，現在就幹掉他吧！」

塞洛博士搖著頭說：

「不行！史基庫斯人對於我們已殺死兩人之事非常介意，若再有人被殺，事情可能不妙；不過，羅吉！你擔心什麼呢？把這傢伙也做成『敵人公館』裏的陳列品，你覺得如何？」

船長嘲笑道：

「假若做成那麼簡陋的陳列品，就能令你們安心的話！要幹就幹吧！你大概又想利用像在冥王星的塔魯塔魯斯天文台使奧特他們無法動彈的瓦斯吧！你們的行為眞有點骯髒、卑鄙，而不磊落。」

被船長詆毀一番的塞洛博士，憤然地回答說：

「你把本大爺看成什麼！老子可是指揮太陽系政府者的最適當人選啊！現在所有太陽系的住民，不正逼迫政府要我當指揮官嗎？能夠拯救黑暗星之危機的，唯有本大爺一人呀！」

船長嚴色厲聲地說：

「別再向我吹牛了！那只是皮毛之類的小事呢！我已經知道黑暗星的眞面目了！」

「知道眞面目？」

塞洛博士似乎非常驚訝地叫喊道。

船長鎭靜地點頭說：

「正是如此，我知道黑暗星一事，根本一開始就沒有的。那祇不過是利用大烟火所產生的錯覺罷了。」

塞洛博士吃驚地注視著船長。

羅吉發生驚訝的聲音：

「所以我說不如狠下心把他殺掉不就得了嗎？這傢伙像魔鬼似地，是個腦筋靈活、眼光銳利的人，他已經知道我們的全部計畫了啊！」

甚至奧特也大聲地說：

「眞，眞的嗎？船長。」

「當然是眞的。看起來雖然那麼大，但是實際上什麼也沒有。他將太空船發射至太陽系之外，經過幾個星期之後，再使其慢慢返回；同時他利用與這顆行星被海水所覆蓋之僞裝的同樣裝置，而讓我們產生黑暗星恐怖地逐漸靠近似的錯覺。」

船長一說完，奧特便插嘴道：

「我了解了。難怪無論那個天文學家，在計算那顆黑暗星的質量時，都近於零啊！」

「是的。雖然每個天文學家都不知道，可是我卻囑附金星天文學家崁斯肯恩，觀測黑暗星四周之恒星的位置。那顆黑暗星若眞有質量的話，依據愛因斯坦之學說，通過旁邊的光線會呈稍微彎曲；而光線若有曲折、恒星的位置也會稍微移動。然而，觀測的結果，肯恩說一點也沒改變。如此一來，便是實際上沒有重量，而且僅是幻影而已。由此加以推敲，答案便

只有一個，亦即他將機器安裝在太空船上，而讓我們引起錯覺。」

塞洛博士判若兩人似地，變得格外沈著。

「費賈船長，你比我所想像的要優秀多了，既然你對我的計劃了解得那麼透徹，爲什麼不到黑暗星那邊破壞令人引發錯覺的裝置呢？」

船長咬著嘴唇，非常困惑地說：

「我不能眼看活腦面臨危險而棄之不顧啊！」

塞洛博士嘲笑道：

「爲了對同伴表示義氣，而讓自己置身危險之中嗎？這可不僅是本身危險，在這個時候，好像黑暗星逐漸逼近的太空船，也逐漸地靠近太陽系；如此，那些慌張驚亂的住民，將會要我當統治者的。」

接著，塞洛博士又奇怪地微微笑道：

「如果我當了統治者，只要使太空船遠離太陽系便可以了，如此，也可以說太陽系的危機沒有了。只要我不再使用引起此種錯覺的驚人神力，任何人便不會背叛我。」

船長輕蔑地說：

「你也敢說你擁有引發那種錯覺的神力嗎？眞是一派胡言！那種神力分明是以前史基庫斯人所發明的。」

「連這一點你也知道呀！可是，如何引發錯覺呢？其秘密你大概不知道吧！」

船長沈着地說：

「當然知道。它乃是利用改變物體反射光線之力線所引起的。通常，人類能映出對方人類的樣子，乃是光線照在那個人的身體上，而發生反射作用之故。所以，若以力線將此反射作用，把人類身體所產生的反射，變成從石塊反射出來的話，對方的眼睛所看到的便非人類，而是石頭的樣子了。你能化裝成奇怪的模樣，史基庫斯人會看成地球人，以及這個月球看來像被海水覆蓋一般，這些都是同樣的道理。」

「不愧是費賈船長！」

塞洛博士甚爲驚訝地說：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知道。你是如何與史基庫斯人結夥，並找出那重要秘密呢？」

船長問道。

總而言之，船長是想盡量拖延時間。因爲史基庫斯人爲了塞洛博士殺死兩個人已覺得不

滿，所以，如果有時間而能遇見史基庫斯人之統治者，便可以告訴他，塞洛博士的陰謀是何其可怕呀！

塞洛博士洋洋得意似地說：

「你想知道嗎？反正勝負已定，就告訴你吧！我根據魔術師住在這個月球上的傳說而來到此地，我揭穿海的僞裝而順利着陸；然而卻立刻被史基庫斯人抓到了。史基庫斯人是個非常討厭戰爭與殺人的種族，他們小心翼翼地對待我。總之，不管其是否不讓地球人征服而變成殖民地，反正將月球僞裝成海乃因討厭戰爭之故。

於是我便想利用這點，以支配整個太陽系；我恐嚇他們說，現在地球人已發現這個僞裝，正要來侵略，而且決定將史基庫斯人變成奴隸。爲了逃避這個災禍，史基庫斯人覺得除了讓我成爲這個太陽系的統治者之外，已別無他法了。

因此，他們將引發錯覺的秘密傳授給我，並且幫我建造太空船。而以後的事，便全部如你所想像的了。」

船長裝出一副注意聆聽的樣子，事實上卻注意傾聽別的聲音。

不久那聲音已漸漸聽到了，終於史基庫斯人走進這棟建築物裏來。如果能跟那些人說話

的話……。

然而，羅吉已從那些腳步聲中，窺伺出船長的陰謀。

「博士！這傢伙讓你說那麼多，只是想拖延時間！利莫魯王來了！」

塞洛博士突然緊張地說：

「不能讓這傢伙與利莫魯王說話，趕快把他們裝入玻璃透明箱裏。」

羅吉和卡拉庫扛起無法動彈的船長，簡單地抛進排列著的其中一隻箱子。

船長在箱蓋覆蓋之同時，好像發瘋一般地胡鬧著；好在羅網相當鬆弛，還能隨意地活動。

不過，那時候也已經遲了！咻—地一聲，響起了瓦斯進來的聲音。

好像浸潤似的香味，接著幾乎使人結凍的冷氣，好像沿著脊梁跑動著，一會兒全身的力氣突然消失，而變得無法動彈了。雖然能看得見，亦能聽得清楚，可是身體卻一點也無法抽動一下。

奧特也同樣地在箱子裏動也不動。

羅吉指著古拉克說：

「這個機器人怎麼辦？他是不呼吸的呀！」

「可以讓他不動。這傢伙的電氣神經系統就在這裏。」

塞洛博士握著原子手槍，蹲在古拉克身體上，然後對準古拉克的頸根兒發出一槍。

很快地，古拉克的電光眼便失去光芒。

那時候，配戴著鑲嵌鑽石之皮帶的高個男人，率領幾個史基庫斯人走進來。看來似乎是利莫魯王。

利莫魯王一看此種情形，便以生硬的地球話說道：

「又是俘虜嗎？你還是停手吧！我不喜歡這種做法的！我們僅在治療疾病時才使用這種瓦斯啊！」

塞洛博士以非常認真的口吻說：

「請再稍微忍耐一下，計畫成功之後，我會使這些人恢復自由之身。」

船長心想，塞洛博士是不會讓自己自由的。

利莫魯王不高興地說：

「不僅是俘虜的問題，你各殺了一個地球人及一個冥王星人，我們是不喜歡流血的種族；在你引起殺人事件之後，我便希望你的計畫不能成功。」

「那祇不過是偶然發生罷了；我也是討厭流血的人，除了那二人之外，絕對不會再發生。不過，陛下，如果我這個計畫失敗，可要流更多更多的血啊！地球人除了留下做爲奴隸的人數外，其餘的史基庫斯人將被全部殺掉的。」

塞洛博士一說，利莫魯王便嘆息道：

「早知道了。既是身爲地球人的你親口所說，大概不會錯才對；不過，你的計畫還是早點兒結束吧！」

「再過五、六個小時後，我便能支配太陽系政府；如此一來，我就能夠採取不讓地球人進入這個月球的措施。」

利莫魯王痛心似地向排列的的箱子匆匆一瞥，帶著部下出去了。

船長甚覺遺憾。只要能和利莫魯王交談，便能粉碎塞洛博士的陰謀，同時使史基庫斯人成爲朋友，然而……。

那時候，羅吉從電視收影機那邊，傳來興奮的聲音。

「博士！收到火星的新聞報導了！請聽聽看。」

在銀幕上現出火星人的廣播員，以非常亢昂的聲調，滔滔不絕地說：

「現在無論從那個行星，都能以肉眼清楚地看到黑暗星了，太陽系的末日已逐漸逼近，人們紛紛闖進政府大廈要求將政權轉讓給塞洛博士。

佳舒總統盡力發表聲明，縱然將政府轉讓給塞洛博士，也無法挽救這個危機；現在費賈船長正拼命揭開這個謎底，請大家相信費賈船長，不要驚慌。

然而，即使搬出費賈船長的名字，也無法安撫人們的騷動；金星及水星的行星委員會，已贊成塞洛博士爲總統，天王星也緊接其後；在數小時之內，其他行星亦將可能贊同。」

一關掉收影機的開關，塞洛博士耀武揚威地說：

「大爺終於勝利了啊！羅吉，準備太空船！我們趕上之後再換乘裝有錯覺裝置的太空船，如果所有的行星委員會都決定由我當總統的話，再稍微改變黑暗星的路線，假裝拯救了太陽系的危機。」

塞洛博士、羅吉以及卡拉庫，譏諷似地往船長那邊一看，便快步地走出『敵人公館』。

船長束手無措，祇有動也不動地目送他們；不久，外面傳來太空船昇空的發射聲；一定是塞洛博士他們出發了。

船長覺得非常懊喪，現在塞洛博士的陰謀，已逐漸得逞，然而他卻一點也無法動彈。

追趕黑暗星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

從外面變暗的樣子看來，一定已經過數小時才對。

在天未黑時，便已聽到太空船回來的聲音，大概是把塞洛博士送到黑暗星上又回來了。

全身無法動彈，卻又能夠思考，這簡直是嘗試地獄之痛苦一般。

船長眼前浮現出佳舒總統正拼命拖延時間的情景，而且，大家也一定相信費賈船長會設法解開這個謎底。

然而自己一來……。

船長覺得斷念是不行的；過去，自己不也好幾次從千鈞一髮的危機中殺出重圍嗎？

可是，還有什麼方法呢！

就在此刻，船長覺得好像有什麼小東西，膽怯似地從門縫鑽進來。

是依—依—庫！月狗依—依—庫呀！

依依庫雖然逃掉，但一定是偷偷地跟在我們後面。

依依庫一看到躺在地上的古拉克，便好像非常高興似的跑過來。等一發現古拉克動也不動時，則悲傷地開始舐著古拉克的臉。

這時，船長突然想出一個好主意。

對了！即使自己無法動彈，卻還能思考，還能禱告呀！而且也能以精神感應命令依依庫。

船長集中所有的精神，在心中呼叫著依依庫。

『依依庫，到這裏來！到這裏來！』

於是，依依庫突然停止舐古拉克的臉，抬頭看著船長那邊。

非常順利呢！船長又以精神感應命令依依庫。

『到這邊來！』

依依庫慢慢地走近裝著船長的透明玻璃箱旁邊。

『依依庫，把這個箱子的底部咬看看！裏面裝有許多你所喜歡的重金屬，很好吃呀！吃看看！』

依依庫突然雙眼露出光芒，把鼻子挪近透明玻璃箱的底部。

牠好像不相信似地立刻退回來。

船長又拼命地呼叫著。

『非常好吃啊！你吃看看！』

好不容易地，依依庫才開始張大尖嘴咬著；由於牙齒有如鑿子一般的尖銳，所以能夠輕易地咀嚼。

可是，依依庫突然停止下來，好像生氣似地一直注視著船長。似乎表示你說這麼好吃，卻一點也沒有啊！

船長急忙重覆說：

『再咬深一點！你最喜愛的銀便會出來的！再咬一口！』

似乎半信半疑一般，依依庫又咬了一口。

那時候，咻—的一聲，響起了瓦斯漏出來的聲音。

依依庫好像是說那有這麼難聞的味道似地，一直注視著船長。

好極了！依依庫，謝謝你。

瓦斯一漏出去，船長覺得身體又能恢復活動了。

船長解開網罩恢復自由，接著撬開箱蓋走了出來。

船長立刻跑近裝著奧特的箱子，並撬開蓋子。

奧特一恢復自由，便粗暴地喃喃說道：

「我還以為這輩子將永遠被關在這裏而出不去了呢！這些壞蛋一定要好好修理一番！」

其次被救出來的瓊，一面哭一面說：

「船長！我相信你一定會救我出來的！」

「瓊，幫奧特把其他人救出來好嗎？」

船長如此說著，自己便跑到活腦西蒙的地方，然後彎腰修理西蒙的發聲裝置。很快地，線路便接通了。

西蒙說：

「幹得好呀！卡茲斯。不過，可能來不及了。」

「不，若乘慧星號的話，現在還來得及；但還得先解救古拉克……。」

船長立即解開古拉克頭部的外殼，調整他的電氣神經系統；從腰帶上取出工具，把被切

斷的線路，小心翼翼地再次重新連接起來。

於是，古拉克的電光眼又開始活躍地閃爍著，好像毫無事情似地，搖搖晃晃站立起來。

「船長，發生了什麼嗎？你怎麼從那個箱子出來？」

「托依依庫之福呀！以精神感應拜託牠咬破箱子的。」

依依庫已爬到古拉克肩上，很高興似地纏繞著。古拉克大聲說道：

「原來是你的功勞呀！好，全部讓你吃你所喜愛的銀，以茲獎勵。」

在這段時間中，奧特和瓊也使被關在箱子裏的人，全部恢復自由了。

船長向西蒙說：

「立刻出發！我們必須靠近黑暗星，以破壞引發錯覺的太空船。」

這時，奧特叫喊道：

「史基庫斯人來了！」

「好，一直闖過去，直往慧星號！」

船長如此說完之後，又轉向恢復自由的天文學家們說道：

「請你們在此地等候，史基庫斯人是不會對你們怎樣的；我們把事情辦成之後，會立刻

返回這裏。」

一個史基庫斯人出現在入口處。

看到船長他們從箱子裏逃出來的史基庫斯人，急忙轉向後方大聲喊道：

「博士的囚犯逃走了呀！」

船長立即使用將馬力降至最低的質子手槍，把他擊昏；然後向古拉克和奧特叫道：

「走呀！瓊，妳帶著西蒙。」

瓊迅速提起西蒙的箱子，跟在船長他們背後。

城鎮上警笛的響聲四起，探照燈互相交錯；全身毛茸茸的史基庫斯人，都全部集到這棟建築物來。

船長叫道：

「衝過去吧！沒有別的方法了；不過，質子手槍的馬力要降至最低程度。」

船長和奧特邊向四面八方發射僅使對方昏倒之威力的質子手槍，邊闖進最前面的史基庫斯人群中。

在其後面的是抱住西蒙的瓊。古拉克殿後，依依庫仍緊緊地抱住古拉克的脖子。

船長和費賈人拚命地向不斷增多的史基庫斯人發射質子手槍，對於從背後緊跟而來的人，古拉克則飽以拳頭，將他們攆走。

好不容易跑回到慧星號所在的蔓草森林。能夠從城鎮裏逃出來，大概是由於史基庫斯人厭惡戰爭之故吧！

船長他們一到達慧星號，便有兩個聽到腳步聲而從船內跑出來的守衛史基庫斯人。

船長他們立刻以質子手槍將其擊倒，然後跑進船內。

「請趕快昇空！史基庫斯人又來了！」

一跳進操縱席，船長打開迴旋加速器的起動開關。

奧特催促著，船長微笑著把調節瓣的槓桿全部打開。

慧星號好像被彈上來似地開始昇高了；並且立即一口氣地穿過半透明的僞裝層。

回頭往後一看，看到史基庫斯的表面上，激浪正捲起漩渦。

在令人晃眼之星海的正中央，那顆黑暗星大得幾乎令人不敢相信地，逐漸迫在眼前。

船長把路線正好對準那個方向。

「追擊黑暗星，並把錯覺消除吧！然後還得讓太陽系的所有人知道，根本沒有什麼危險

。」

船長叫喊道。

塞洛博士的眞面目

慧星號發出驚人的速度。冥王星逐漸變成白色的小點。相反地，幻影的黑暗星則逐漸變大。

瓊大聲說：

「那是幻影嗎！看來就像眞的一般呢！」

船長微笑道：

「是否眞的，立刻就能明白；我一直開進去給你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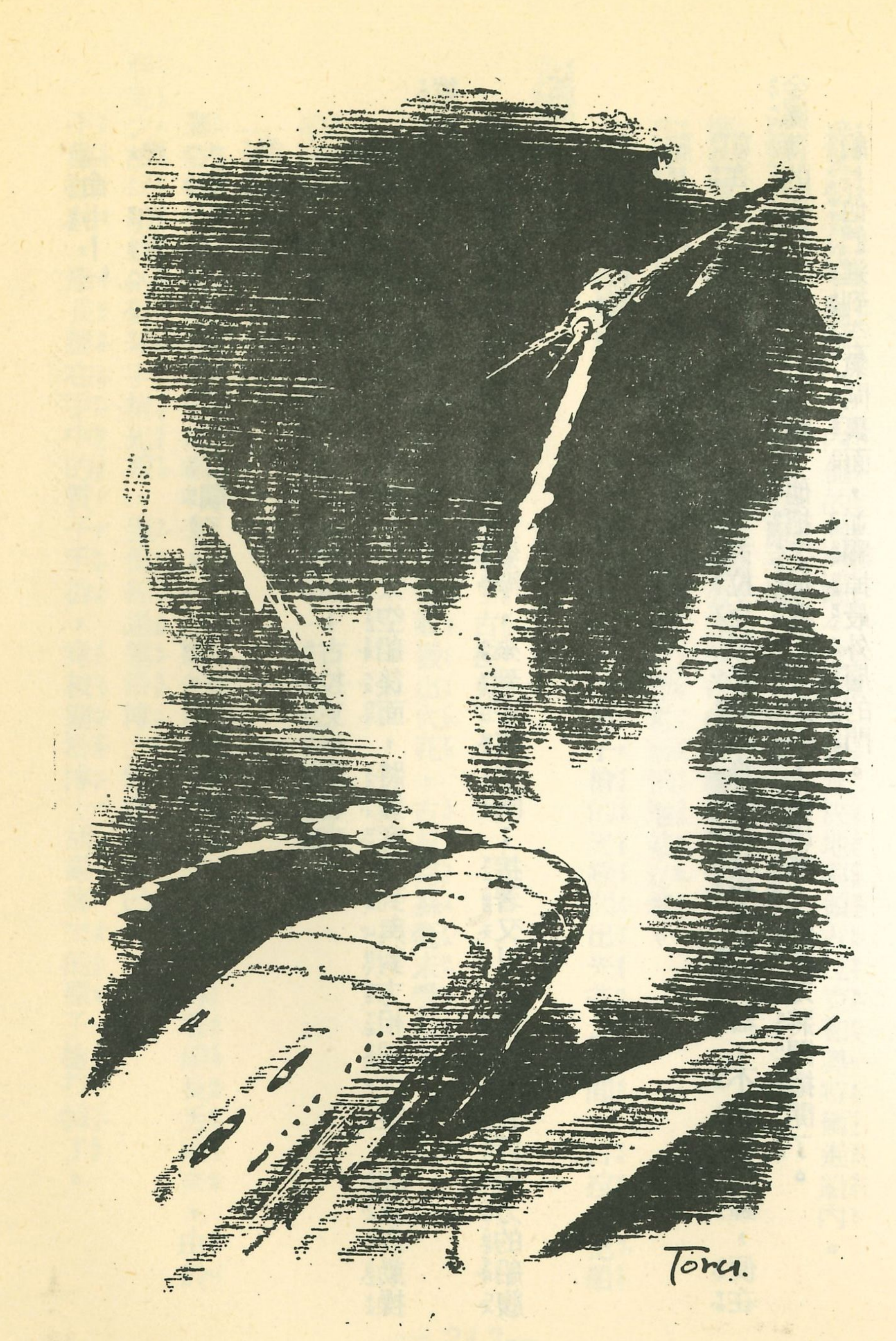
不會有危險吧！

古拉克擔心似地說著；船長卻像自殺似地直向黑暗星提高速度。

黑漆漆的黑暗星，整個正面逐漸擴大。

漆黑而荒蕪的表面已逼在眼前。

相撞了！
瓊發出小聲的哀嚎，閉住眼睛。
然而，慧星號完全撞在那黑漆漆的表面，並且貫穿過去了！
什麼震動也沒有。
黑暗星畢竟衹是幻影！
衹是半透明的僞裝層，在所能看到的範圍下，好像圍住慧星號似地擴展開來。
船長指著在其中心部閃閃發亮的金屬塊，叫喊道：
「那就是引發錯覺之源的太空船！塞洛這個混蛋就在那邊。」
慧星號緊急上昇，瞄準對方的太空船做緊急下降。
「奧特，準備質子火砲！」
奧特眼光閃閃地說：
「把你打到宇宙邊緣吧！」
「等等！史基庫斯人大概在裏面；只要瞄準船尾，使其不能動彈就好。發射！」
一條藍白色的光線，突然從緊急降下的慧星號發出，並且擊中對方太空船的尾部。



「命中！」

奧特拍著手叫道：

大概船尾的噴氣管已被打爛了吧！敵人立刻減低速度。

船長命令奧特說：

「穿上太空衣！換乘對方的太空船；古拉克也跟著來！」

船長把慧星號吻合地接在對方的太空船後面，將速度調到與對方相同之後，改成自動操縱。

然後率領奧特和古拉克穿過空氣閘，來到宇宙空間；接著又以宇宙游泳靠近對方的船腹部位。

「撬開空氣閘的閘門，古拉克。」

船長利用太空衣的無線電呼叫著。

如在冥王星的月球所見一般，古拉克把其中兩隻手指改變成穿孔器，不到幾秒鐘，便在金屬薄的船腹上穿了一個洞；他把手伸進洞穴之中，使出驚人的蠻力將門撬開了。

船長他們進到空氣閘裏面，並關掉最外層的門。

接著船長按下開關，等內側的閘門剛一打開，便飛快地率領古拉克和奧特衝進船內。

就在那當兒，早已準備好了的原子槍光線，已射向船長他們。

塞洛博士、羅吉和卡拉庫，站在數公尺前作出攻擊的樣子。

在他們三人之後，有五、六個史基庫斯人非常害怕地站立著。

這些景象看在眼裏，乃是霎那之間的時刻；原子槍的光線閃出光芒之瞬間，古拉克把船長猛撞到旁邊。

原子光線沒有打中船長，反而射中了古拉克。

還好它是鋼鐵造成的胸膛，因此僅僅散發出火花，古拉克絲毫未受損傷。

「前進！」

船長如此喊著，一面發射質子手槍，一面向前方突進而去。

「這傢伙！」

塞洛博士一面像瘋狂似地喊叫著，一面揮起沒有子彈的原子槍，向著船長丟過來，由於混亂之故，船長的質子手槍光線，僅僅掠過塞洛博士的身體而已。

不僅如此，船長握在手中的質子手槍，竟被塞洛博士胡亂擲來的原子槍打掉了。

沒有辦法之下，船長突然撲到塞洛博士身上，用手扼住對方的咽喉。

塞洛博士用原子槍猛烈地敲打船長的頭。

船長幾度幾乎昏厥過去，但是雙手卻毫不放鬆；如果自己死在這裏，那麼誰能拯救太陽系呢？

正覺得塞洛博士瘋狂似地敲打突然減弱時，忽又停止下來，只見他癱軟的倒地。

終於獲勝了！

環視四周，羅吉已被奧特的質子手槍幹掉，卡拉庫也被古拉克擊倒了。

奧特跑過來說：

「博士死了嗎？」

船長黯然地說：

「死了，除了殺掉他別無他法。因爲他想殺死我。」

即使對方是多麼惡劣的壞人，也不喜歡有流血現象發生的船長，把臉轉到後面去。

等心情好轉過來，才環視太空船裏面；對船長而言，是還有未完的工作的。

一看，在害怕至極的史基庫斯人身邊，有一個大型的圓筒形裝置。

船長裝出讓史基庫斯人安心似的樣子，靠近說：

「我不會對你們怎樣，請你們立刻停止那個裝置；現在立刻著手！」

那就是製造幻影之黑暗星的機器。

史基庫斯人急忙操縱著裝置的槓桿及開關。

船長望著窗外；這時候，可以說是出其不意地，那個半透明的東西竟突然消失了。

船長雖然後悔殺死塞洛博士，但對於戰爭結束卻也略帶喜慰地說：

「由於黑暗星的突然消失，太陽系的人們大概也會安定下來吧！」

這時候，穿著太空衣的瓊抱著西蒙走進來了。

瓊望著皮帶上裝有引發錯覺之裝置而躺在地上的塞洛博士，問道：

「塞洛博士，不，庫利姆死了嗎？」

船長心情沈重地說：

「嗯。不過，這個人不是毛皮商庫利姆啊！」

奧特叫著說：

」

「你說什麼？那麼，是誰呢？不是監獄長雷恩，洛瑪也死了，剩下的不就是庫利姆嗎？

船長伸手扭開帶在塞洛博士腰帶上的裝置，以代替回答。

結果如何呢？那個不像地球人的塞洛博士，轉眼之間不見了，躺在那邊的赫然是一個中年，而帶有學者風味的男人。

奧特叫喊道：

「混，混蛋！寇魯洛瑪已被殺了呀！」

船長終於憂傷似地回答：

「可是他就是洛瑪！洛瑪並沒有被殺，那個焦黑的屍體其實就是庫利姆。」

船長接著又更詳細地向嚇呆了的衆人說明：

「從故意讓我們誤以爲塞洛博士就是雷恩的那些白土足跡來說，反而使我們確信雷恩並非塞洛博士，這在以前已說過了；如此一來，剩下的就只有庫利姆和洛瑪兩人了。當我檢查那具屍體時，屍體四周沒有袖珍收影機似的殘骸，我便覺得奇怪；因爲洛瑪是正以收影機連絡時，被原子槍或其他東西殺死的。

因此，我深覺得這並非洛瑪的屍體，而且那則連絡也是假的。那麼，那具屍體是誰呢？不是洛瑪的話，剩下的不就是庫利姆嗎？於是，我便推定那具屍體一定是庫利姆不會錯。」

瓊瞪大著眼問道：

「爲什麼庫利姆會被殺呢？」

「大概是去調查剛借到的倉庫時，發現那個秘密隧道吧！他一定發現到塞洛博士匿藏在這裏；因此，洛瑪在殺死庫利姆的同時，又想出遲早會被懷疑的自己假裝成死亡的險惡陰謀吧！」

大家都很欽佩船長的卓越推理。

船長又繼續說：

「而且，洛瑪曾經探險過冥王星的月球，因此，能夠取得那些白土以及把羅吉和卡拉庫收爲部下，總而言之，洛瑪可以說是一個幹壞事的天才呢！」

瓊說：

「而能夠阻止那種壞天才之陰謀的人，唯有你啊！」

船長搖搖頭說：

「不，這都是由於費賈人的協助之故。」

還能再見

大約經過一個月後的某天黃昏。

在冥王星塔魯塔魯斯市之太空機場上，慧星號此刻正準備昇空。

船長和費賈人正和耶茲拉司令、瓊及金星天文台台長崁斯肯恩做離別的問候。

船長說：

「肯恩先生，為什麼不和我們一塊兒走呢？若以慧星號之速度的話，是不會繞遠路的。」

「說得也是，我一想能和你共同談論天文學方面的問題，而感到高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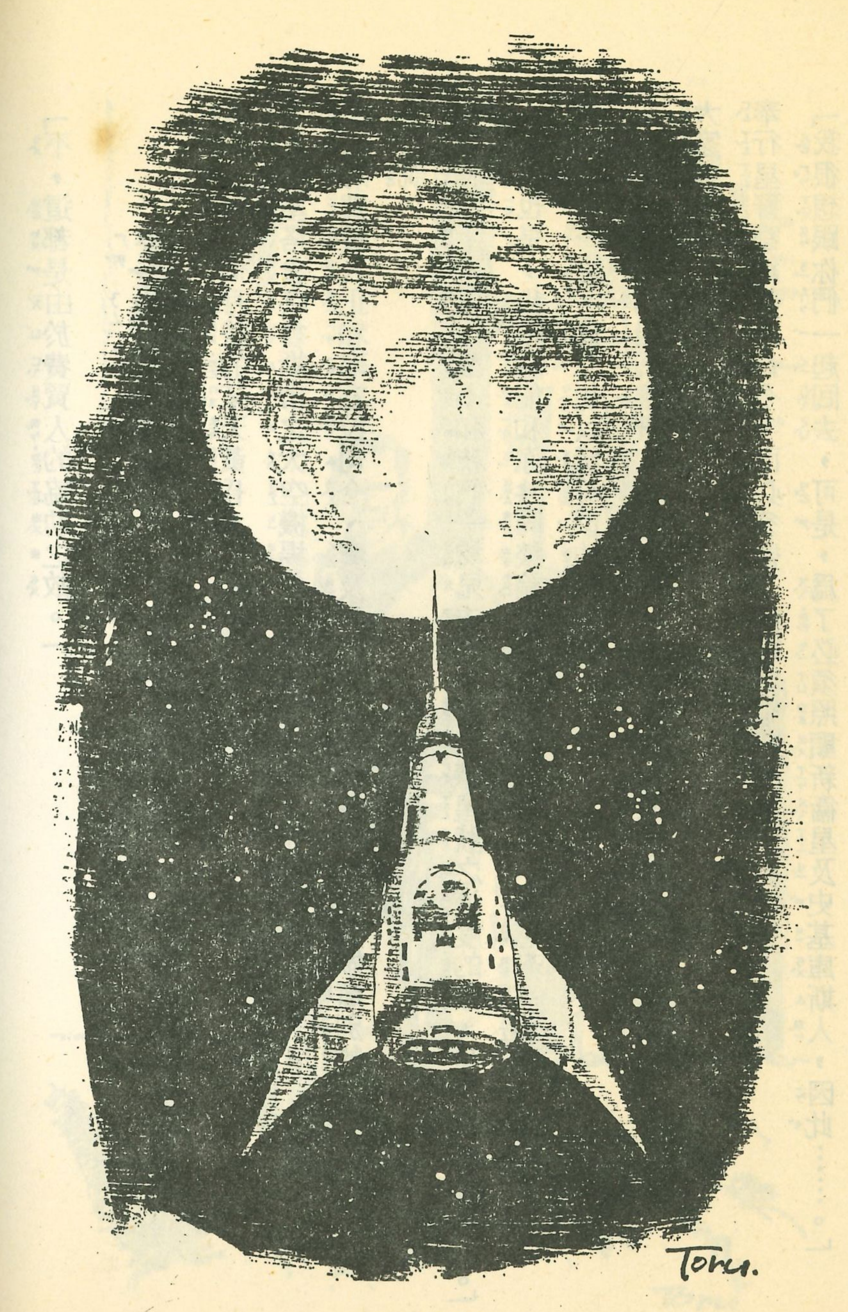
西蒙如此一說，肯恩便以玩笑似的口吻說：

「我可要坐定期船回去呀！如果和你一起，不知又要被捲入什麼案件呢！」

大家都哈哈大笑著。

奉行星警察總部之命令，而必須留下的瓊，似乎很悲傷地說：

「我很想跟你們一起回去，可是，為了必須照顧新衛星及史基庫斯人，因此……。」



船長點頭道：

「就是呀！那些人和其他種族，也實在太過隔離了；我留在這裏一個月，也就是爲此啊！」

由於船長的努力奔波，史基庫斯人才好不容易取消假裝成被海山覆蓋似的僞裝，而決定正式成爲太陽系的一員。

在互相如此交談之時，奧特和古拉克又爲了依依庫的事情，開始吵嘴起來。

船長微笑地說：

「回到地球的月球之後，我和西蒙兩人，打算試驗一下使他們兩人乖巧的方法呢！」

西蒙說：

「船長，我們慢慢出發吧！」

「好的。」

此時，依依不捨的瓊說：

「終於要分手了！最後我想要說的祇有這句話！太陽系的所有人，都在讚揚你的名字呢！」

船長為難似地睜大眼睛說：

「那兒的話—。我祇不過喜歡冒險罷了！那麼，再見了！以後在太空中的某處還會再見的！」

耶茲拉司令說：

「若再發生重大案件時，即使不要也會再相見的啊！」

不久，慧星號留下許多噴射煙霧，逐漸昇上天空。

瓊一直目送到慧星號完全在星海之中，消逝其踪影為止。

耶茲拉安慰地說：

「船長是非離開不可的呀！還有許多非船長去辦不可的事情等著呢！不過，亦如船長所言，立刻又會見面的。」

「這我是知道，可是……。」

即使瓊她也知道，在激烈的宇宙開發競爭下的現在，需要船長處理的重大案件，是接二連三地發生的。

如果自己也參與那些案件，就會與船長再見的。

船長和費賈人若看到北極那巨大的信號呼叫時，絕對會立刻出動；忠心、勇敢地為太陽系的人們出動。

那時候……。

（完）

解說

謎樣的冥王星

◆行星間旅行

聽說到了西元二千年時，人類便能住在地球以外的行星。阿波羅太空船已把人類的足跡留在月球，這或許已不是夢中故事了吧！我覺得行星間的太空船，來往於火星、金星和地球之間是有可能的。

然而，那也祇是針對地球附近的行星而已。若談到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的話，那就無法像本篇小說那樣以簡單地談論下去。不管怎樣，從太陽到冥王星，其實際距離約有五十九億公里；而太陽距離我們所住的地球，則只有一億四仟九百五十萬公里，因此，我們便能非常了解它是距離得多麼遙遠，要到那邊是多麼的費事呀！

事實上，在如此長久的時間裏，環繞太陽的行星中，依照接近太陽的順序，我們只了解

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和土星罷了。

◆第九號行星

一七七二年，德國的天文學家鮑廸，在調查至土星爲止之行星與太陽之間的距離時，發現其中有個簡單的原則。（詳細請閱本叢書『太空船德克塔』之解說。）結果在一八〇一年一月一日，發現了火星與木星之間的小行星凱列斯；然而早在他發現之前，英國的威廉．哈舒魯已於一七八一年三月十三日，首次發現了天王星。若將太陽與地球之間的距離當做一個天文單位，那麼，太陽到天王星的距離應有一九．二單位。

天王星是個直徑約有五萬公里，體積約爲地球的六十倍，環繞太陽一周約需八十四年的大型行星。這顆天王星被發現後的六十年之間，幾乎被認爲它就是太陽系的最後一顆行星。

可是，在繼續觀測天王星當中，引起了一項問題，亦即天王星並不按所預算一般地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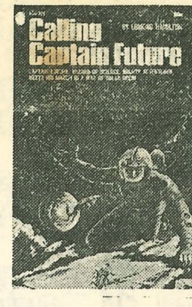
因此，天文學家便覺得，會不會是天王星之外尚有行星，擾亂了天王星的運行呢？以此想法爲基礎，法國人路貝利耶加以詳細計算，而推斷出新行星的位置，然後向柏林天文台的加雷連絡。

一八四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接到路貝利耶之信件的加雷，不耐煩地等待黑夜來臨，當拿起望遠鏡一看，不到三十分鐘便發現了新行星—海王星。

海王星是顆與天王星極其相似的行星，直徑約五萬三〇〇〇公里，體積約有地球的七二倍。海王星和天王星同樣擁有甲烷很厚的大氣層，呈青綠色閃閃發光。其亮度是八級，而天王星是六級，眼力較好的人，能以肉眼看得見；其距離太陽約有三〇個天文單位。

如此，第七號、第八號的行星雖已被發現，然而人們卻覺得還會有第九號的行星嗎？

第八十四年



當天文學更形發達，更能算出複雜的計算時，又發覺天王星軌道的運行難以說明了。換句話說，即使是認為海王星的影響，也尚留下許多不解的地方。

天文學家覺得或許有第九顆行星，受其影響以致使天王星的軌道完全無法說明也說不定，因此便開始計算了。

美國的火星研究家帕西巴爾・羅耶魯等人，費盡苦心著手於精密的計算，以設法算出新行星的位置。然後依其計算，挪威天文台

及威爾遜天文台便努力于新行星的發覺。這是一九〇五年的事情。

可是卻怎樣也無法發現，此乃他們將此新行星算成更大的星球之故。

海王星被發現之後又過了八十年；挪威天文台也安裝了口徑三十二厘米的大型照相眼鏡。

挪威天文台的托恩波，沒有放棄新行星的發覺，並繼續採用羅耶魯他們所算出之位置奇怪的天體照片；而於一九三〇年，亦即海王星被發現之後第八十四年的一月，在前一天晚上所攝得的照片中，發現了新行星—冥王星。

八十餘年無法發現也是難怪，因為冥王星是顆亮度十五等，極其朦朧的星球。

滿是謎底的行星

從地球到冥王星之間的距離，就如剛才所言約有五億公里；亦如四十個天文單位那麼遙不可及的距離。因此，若從冥王星來看太陽的話，其大小約等於靠近地球時的金星一般，同時也可以想像太陽光是極其微弱的。若依某學者之計算，其溫度大約是在零下二〇〇度以下。

再說由於如此遙遠的距離，我們並無法了解得很透徹。有人說它直徑是六〇〇〇公里，也有人說比地球稍大，約一萬四〇〇〇公里，質量上亦有人說約與地球相等，但是這些並非很重要。反正它不像木星或土星那種的大型行星，而是地球型的行星就對了。

在此篇小說中，出現冥王星的三個月球，而做為此篇故事的重要線索；那些月球當然尚未被發現，不，沒有什麼月球已成定論了。這些乃是作者所想像而創作的。依據希臘神話，凱以隆乃是地獄之川的渡船伕，克貝路斯是地獄的守衛犬，史基庫斯則是地獄之川的名字。而冥王星亦即掌管死人之王的星球，所以才取其適當的名稱。

◆冥王星是月球嗎？

然而，若要說月球，亦有冥王星就是月球的說法。

這顆冥王星和其他八顆行星不同，係繞著幅度相當大的橢圓形軌道。

當最接近太陽時，其近日點進入海王星的軌道之內，其距離則約變成四四億四〇〇〇萬公里，亦即比海王星更接近太陽數十萬公里。相反地當最遠離太陽時，則變成七十四億五〇〇〇萬公里。

換句話說，最近與最遠之間，其距離約相差三〇億公里。尤其即使進入海王星之軌道，冥王星的軌道而言，亦傾斜一七度九分；即使對海王星的軌道而言，亦傾斜十五度左右，因此沒有相撞的顧慮。

為什麼只有冥王星有如此不同的軌道呢？基於此點，因而才有『不是月球嗎』之說法出現。也就是說，冥王星就是海王星的衛星，而由於某種偶然的機會脫離軌道，變成環繞太陽的行星。

事實上，海王星之軌道上，有兩顆奇怪的月球環繞著，一顆是直徑約四五〇〇公里的大月球托里頓，另一顆則是直徑僅有三〇〇公里的尼雷度。

尼雷度畫出一個非常細長又大的橢圓形軌道，此為其奇異之處，托里頓則更奇怪，它雖非繞著接近圓圈的小軌道前進，但其方向不知怎地卻和海王星相反；換句話說，它和其他行星的任何一個衛星都不同，而作反方向繞行的逆行衛星。

如此說來，那麼天王星的五個衛星，全都環繞在天王星的赤道上，也是經變動而來的嗎？（圖2）

從海王星及天王星之衛星的變動情形著手，便有人推測更早以前一定有了什麼大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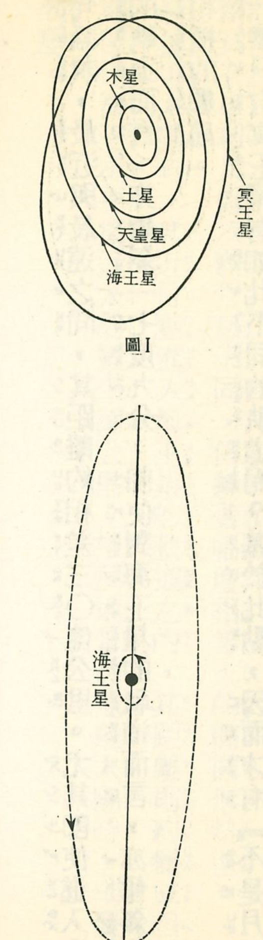
亦即在幾百萬年以前，或是幾億年以前，相當廣大的天體逐漸接近太陽系；那時候，最受影響的是環繞外圈的行星們；冥王星原本爲海王星的月球而環繞著，但卻被那逐漸靠近而來的廣大天體的引力彈開，以致變成環繞太陽的行星。

而對於托里頓和尼雷度的說法，則謂雖未脫離海王星的軌道，但其軌道卻完全改變了；再說天王星的月球，也同樣受到影響，而全部變成環繞在赤道之上。

然而，這到最後也是無法推斷得出的。因爲今天還是個連地球誕生的秘密都尚未十分清楚的時代，所以距離五九億公里的冥王星是如何形成的，更是無法解開的宇宙之謎。

◆ 遙遠的冥王星

如果我們登陸在那個全然不了解的冥王星上，會發現什麼東西呢？



圖I

圖II

由於表面完全像結凍的冰一般，所以大家都會覺得和本篇小說不同，而沒有所謂的死河；因爲我們想像得到，即使接近太陽也在零下二一〇度，而最遠離太陽時，則是在零下二五〇度。

在遙遠的彼方，像金星般的太陽閃爍著光芒；而冥王星的一天是六日又九個小時，因此，它的白天便變得相當長了。

雖然想看我們的地球在那裏，但卻被那微弱的太陽光遮蔽，如果不是在發生日蝕的時候，是不會發現地球的。從地球去的人們，反而會引起思鄉之情呢！

我們若在那邊閒蕩的話可不得了。因爲冥王星要經過二四八年才繞太陽一周，所以要想歷經春夏秋冬，對我們而言，根本不可能。

不管怎樣，冥王星對我們來說，是無法到手而繼續存在的。

◆ 太空歌劇

著作此篇以冥王星爲舞台之太空奇幻小說的耶孟德・哈米頓，是於一九〇四年在美國出生。從一九二三年直至今日爲止，已完成了許多太空奇幻作品，不僅在美國，同時也是全球

性最受歡迎的SF作家。

談到一九二三年，那是在哈米頓十九歲的時候；事實上，哈米頓是個天才少年，十歲時便高中畢業，十五歲則已進入威特明史達·卡列吉研究物理學；但由於過分沉迷于小說，而遭致退學。

提起一九○○年代，在美國可謂是太空奇幻小說，以雷霆萬鈞之勢開始興起的時候。而那時候的太空奇幻小說，叫做太空歌劇（宇宙大鬧劇）。其將以前所有的冒險小說，以及科學性、太空性的趣味聯成一體，而以大太空為舞台，使英雄大為活躍；此種小說甚為風行。

哈米爾頓完成許多此種太空歌劇。

其中，這篇『宇宙怪人塞洛博士之秘密』，乃是他所著之『費賈船長叢書』中的一篇，現在仍是很受歡迎的叢書。

有許多人對於太空歌劇，都視之為鬧劇，而並未當作真實的奇幻小說。其實，從這種小說中，你也可以看出裏面有種種陳腐的地方，以及在科學上怪誕的地方。

然而，那些卻是天文學或科學在最近九年內已如何進展的證據，那個時候的科學，在幾

年之後，或許也會變成陳舊。因此，我們必須認為，這種小說是以當時的科學水準為依據所思考出來的產物。

不過，最重要的乃是希望看到，此種被認為看來荒謬無稽的太空歌劇，從其無條件的趣味中，是如何去開拓多數的太空奇幻小說愛好者？以及，以此為開端，如何產生許許多多真正的太空小說之名作？

為了使讀者，除深受感動之外，最主要的還是來自興趣的情形較多，希望讀者能把它看作一種冒險小說來看。

